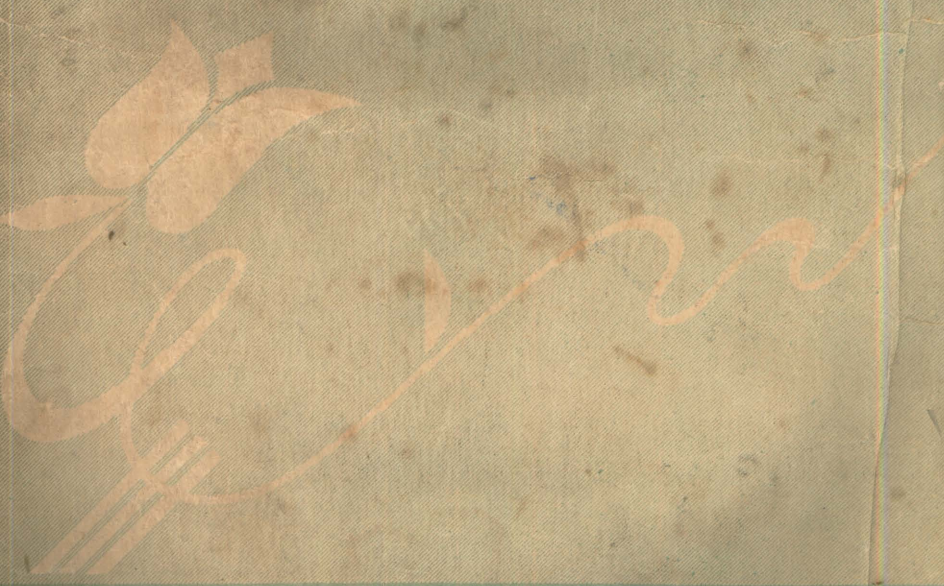


新文叢之一

# 獸宴



新文叢社出版

12495

113

10203

新文叢



1

獸

宴



新文叢社出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1626429~~



# 新文叢之一「獸宴」目錄

## 小說

獸宴……………王西彥……………(一二—四三)

江邊……………姚雪垠……………(六二—七三)

燕爾新婚……………吳岩……………(四四—五二)

陳媽……………方曉白……………(七七—九六)

魔……………羅洪……………(一〇三—一八)

## 論文

活的語言……………李廣田……………(一一—二)

## 雜文

潰羽再記……………風子……………(五三—六一)

走了樣的紀念……………宋揚……………(一一九—一二〇)

詩

生辰.....朱城碧.....(九七—九九)

紅風燈.....白曙(一〇〇—一〇二)

黃昏.....波特萊爾原作(一五五—一五六)

生命的歌頌.....子嬰譯(一五七—一五七)

散文隨筆

浮塵.....柯靈.....(七四—七六)

旅客及其他.....辛勞(一一—一二八)

讀曲小記.....趙景深(一三八—一四二)

談詩小札.....錫金(一二九—一三五)

電花.....石楊(一三六—一三七)

劇本

犧牲.....石楊(一四三—一五四)

中篇連載

寒雪.....林淡秋(一五八—一七五)



# 活的語言

李廣田

語言是文藝作品的主要手段，然而這又是多麼不容易運用的手段啊！曾經從事於寫作過的人，只要他是一個嚴肅的工作者，不感到語言困難的人該是很少的吧！「世界上的痛苦」沒有比語言的痛苦更甚的了。」我們相信這話並不誇張。語言的貧乏，選擇之不易恰當，以致表現得不能恰如其分，不能活潑生動，如聞如見，這不知使認真的作家費了多少苦思，盡力地向腦子裏搜索，搖了多少次筆尖，不敢向紙上落，落下了又抬起來，寫成了又改塗過。然而，這種「在適當地點的最適當語言」，是不是可以從腦子裏硬找出來的呢。是不是從筆尖上可以搖出來的呢？

在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說着一種的語言，——無論是工人，農民、商人、官吏、知識分子，都是在作品中用着作者所慣用的一種語言說話，甚至一個字不識的農民也是滿口的新名詞，舊典故，或極曲折的歐化句法之類的情形，在我們的一般作品中是普遍的現象吧？在這種情形之下，作者所要傳達給讀者的東西，不知已被損傷了若干，假如一篇文學作品的功能是只在於告訴讀者一件事情或一種思想，這樣的作品也許是可以的，然而所謂一件作品的藝術性與真實性豈不就很薄弱了嗎？沒有藝術性，沒有真實性，是不成其為一件文學作品的，然而我們的作者與讀者却大多在一種習而不察的情形中作着、讀着，實在，這也與用死的古文寫活的事情或想由一篇死

文字裏認識活的事實是一樣的不近情理。

在敘述中，在描寫中，作者必須去尋求那最適當的語言去敘述或描寫他們所見所聞或所感到的一切。這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而在對話的語言中，則更爲困難，因爲在對話中必須用語言本身表現出整個人物來，這就是說，不但要把作品中人物所要說的意思傳達出來，而且還藉了對話本身，表現出人物的性格、身分、他的社會階層，言語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甚至他的地方色彩，以及時代精神，而且還須是活顯顯地真實地表現出來。這種活的語言，是最困難的了，因爲它已不是作者所慣用的那一種呆板的單純的語言，而是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語言了。那末，這些語言要向那裏去尋求呢？苦搜你的腦子也得不到，搖落你的筆尖也得不到，就是讀那些優秀的作品也只能告訴你很少的一點點，假使你自己不會到那些活的語言的倉庫裏去過。那倉庫不在書裏，不在腦裏，而是在活着的社會生活中，在現實裏邊。

你要寫一個農民嗎？那末你就去向農民學習吧，你去同農民共同生活吧，你將瞭解他們的生活，你將驚奇於他們的語言之豐富與綺麗，你將用那些活的語言，寫出一個活的農民來。普式庚不單會向他的乳母學習語言而且旅行到奧林堡的郊外，在那裏學習語言，高爾基是從下層生活中生長起來的，他在作品中活用着下層語言。這自然都可以作爲作家們的先例，但我們在這裏還可以假設一下，假如農民有一天也能提筆寫他們自己的生活，那又將是如何的作品呢？童年時候生在農村裏，有機會聽到善於講話的農民講故事，那種言談的魔力，不會在讀任何小說時再感到

過，可惜他們多少世代以來被剝奪掉使用文字的權利了。

x

x

x

x

抗戰三年以來，隨着各部門的進步，文藝也在進步中，而且已經有很多傑作擺在我們面前了，而作品中語言的進步也是很顯著的，尤其是活的語言之運用。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作者大都從書齋裏跑了出來，不但把生活的視野擴大了，而且能夠實際地和作者所要寫的對象共同生活着的關係。

在姚雪垠的小說「差半車麥稽」裏，有這樣的一段：

「……有時候差半車麥稽並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着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地吸了一口烟，然後再把下邊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穩穩地做活，好好的地裏哪會長這麼深的草！』

他拭出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塊垃圾，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地看一看，拿近鼻尖聞一聞，再放一點到舌頭尖上品品味，然後把頭垂下去輕輕地點幾點，喃喃地說道：

『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農民是生在土地裏，靠土地而生存，他懂得土地，愛惜土地，土地簡直是他的生命。惡草是妨礙着禾苗的，他痛恨惡草，無論生在誰家的地裏的惡草他都痛恨，他看見地裏生了荒草，就不

能不嘆息，而且他正如採礦專家之試驗礦質一樣，正如美食家之於食品一樣，用眼睛，用鼻子，用舌頭，試出土壤的肥瘠。這些，都是一個道地的農人所應有的感情與知識。因了這些，『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一句話才說得出來，才極其有力，而深深地表達出了惋惜之情。而且，這是多麼活潑真實而又深刻的一句話呀！這不是從任何書裏可以找得出來的，更不是任何作者可以從腦子裏硬造得出來或偶然從作者筆尖上滑了下來。這是真正的最好的活的語言。這可以說是一句農民的詩。這也不是差半車麥稽一個人的創作。這是農民階級的一句成語，而成語是怎樣造成的呢！它大概是從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千百年以前傳下來的，它在時間的變化中變化着，從這地方傳到那地方，從這個農民的口上傳到另一個農民的口上，它最初不一定是這樣說法，但傳到某個一定時代在某一個地方就完成了這句話的形式，就成了成語，成爲一句農民的詩了，這就像一切殘歌斷曲俚語俗諺一樣，是歷史的、民族的語言成果。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話，然而我們却不妨把它和奧得塞、伊利亞、詩經等一樣看待，是一句極有真實內容的詩章。那麼，是不是真有這種可以一脚踩出油的肥地呢？當然沒有，然而這句話也並不顯得虛張聲勢，它是一句有形象性的，有真實情感的，活的語言，而用在差半車麥稽的場合又是最適當不過的。高明的作家們試想再換一句看看吧，也許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了。

在「七月」第四集第四期中，孔厥寫一個「農民會長」，雖是短短的一篇通訊，然而把一個老農民真寫得活龍活現了。秋收工作團到了柳林子。農民會長去通知窖洞裏的莊稼人。作者寫

道：

「……可是晚上他却到一家家窰洞裏通知了：『公家來幫着收莊稼啦，開會開會！』據說者砂眼望出去，月亮疊有三個，滿天星斗都生角，而他的黑影還曲折地拖上石級，山腰裏張家和李家那兩個瞎眼似的窰洞內也得到了通知。有些莊稼人還被他的髭鬚觸得耳朵癢癢地，聽到低聲的關照：『區上來過人了……』」

『有些莊稼人還被他的髭髮觸得耳朵癢癢地，聽到低聲的關照……』在這短短的言語中，我們看見了那個老農民會長如何地去傳送消息，並聽到了他的耳語。而最要緊的我們還是注意作品中的對話。在文章中間有這麼一段對話：

『地！地！地荒了！有糧無米！我就納了二十幾年空糧，好容易才到府裏去花了幾筆費把地推掉了呢！哦，你說有數了吧？』

『那你沒有地，怎麼過活呢？』

『還種地呀！種城裏李老——』縮了個「爺」字，『嘿，姓李的地！』

於是講到佃租，講到一年四五十塊錢的捐。『米甕底都剖得乾乾淨淨，我們就光着屁股啃南瓜的皮……』……

這些用語都極其簡單而明瞭，同時也極其正確而生動。尤其是最後一句，這是老農人用自己的言語說自己的生活了，在這簡單的二十幾個字裏所包含的內容，不知能不能用另一種描寫或敘

述可以傳達出來，即使是用了幾百字幾千字。

請再看文章的最後一段：

「這半天他硬要我們休息，千方百計去尋些輕工作來給我們做。我們便和他一齊坐在窖洞外的空地上摘豆莢，剝荸薺。窖洞外是土牆圍成的院落。豬在槽裏飲水，發出搭嘴的大聲。豬子把鼻子沒在黑水潭裏，頑皮地拱。一隻毛驢站在一邊。伏在角落的老牛已經睡眼矇矓了，還嚙着嘴。大羣的白鷄來去角逐着，血色鷄冠東倒西歪，有的縮起一隻腳，斜一隻金邊眼睛向我們驚望……牠們的主人，時常歇下手，捧着個在家裏才用的古銅水烟袋，悠閒地抽烟。

『老漢今年六十三了。』他沈思地說，『上三十，好福氣；中三十，真晦氣；如今下三十了，世界已經社會了。』

兒子長壽懂得「社會」兩字的誤用，卸下背上的穀捆，對他白了一眼，對我們笑笑。」

這裏的敘述都能恰到好處。而最後由農民會長的口中說出的這一段則尤妙。第一，我們先感到這裏的特殊語調。我們知道，農民們都是喜歡唱歌的，喜歡把語言說得整齊有韻，凡農民口中一切俚諺俗語也都有着歌謠的形式，而在這短短的言語中，我們也感到了它的節奏或音節。第二，是在這言語中所代表的社會意義。活的藝術語言都應當有着它的社會意義的。高爾基在「和青年們談話中」說：「言語，雖不是蜜，却粘着萬物。言語是一切事實，一切思想的衣服。而事



實裏邊又藏着它的社會意義。」那麼，這裏的社會意義是甚麼呢？這裏表示着社會的改造和「人的改造」，而活了六十三歲的老農民，也由於社會的改造而被改造了，他是正在改造過程中的人物。在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中，還保留着部分的宿命觀，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大概還回憶起他的母親或祖母曾經給他請瞎子算過命，他回顧了一番過去六十年來在無意識中過的快樂或痛苦的生活，但是現在一切都變了，連他自己的生活與思想也都變了，他親眼看見了人的力量、羣衆的力量，而他自己也是貢獻出了力量的一人，他自己也享受了一分鬥爭的成果，因為現在已經「社會」了。是的，是「社會」了。這兩個字的誤用，是這言語中的主要內容，假設換一換其他字眼都不對，譬如，我們可以說「世界已經改變了」，或者說「我們已經實行社會主義了」等等，都不對，因為這些言語都不能說明他是正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不能說明他正在新的社會中學習，他正在進步，正在發展。秋收工作團的人們自然不會這末說，而他的兒子懂得他的誤用而白了他一眼，因為這些青年人比較走到了前邊的。至於我們呢，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就認識了這個老農人，愛上了這個老農人，並認識了這個正在變革中的社會。

但是，如何才能獲得這種語言呢？高爾基在「和青年們談話」中繼續說道：

「文學者們是從日常言語的自然狀態中，嚴選了正確、恰當、適切的語言，把事實中的社會意義，在其一切重要性、完全性和明瞭性上描寫出來，便是藝術作品。」

語言之選擇與應用，誠然是困難的，而活的語言之運用則尤難。但我們也未嘗不可以說它是容易的，因為，只要作家不是永遠把自己關在書齋裏，只要作家肯跑到現實社會中去生活一遭，好的語言也是俯拾即是的。

是春天，我們坐着包車，須用整整一日的時間，從省城趕回我們所住的那個縣城。因為多日不雨，天氣已經非常燥熱，馬路上的塵土為車輪人足所翻揚，令人張不得嘴，開不得眼睛。車夫們滿身是汗，氣喘噓噓地走着，然而在氣喘噓噓之中，他們總不斷地講着笑談，他們熟悉於種種社會，他們懂得各種人物，而他們的肚子裏也滿是好故事。他們談得高興極了。最奇怪的是他們自己對自己的生活之滿意，他們總是說如何吃酒，如何吃肉，「打牙祭」，拉個十天半月，就丟開車子休息幾日，並計劃如何給父母妻子捐多少錢回去，彷彿他們真是過着一種比一切生活都更美麗的生活似的。其中有一個忽然嚷道：

『嚇，委員長嗎？委員長連咱們也不如！咱們過年就過年，吃喝玩耍，安逸！委員長大年五更裏還得辦公事哩，哈哈……』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勞動者的風趣。自然，這裏也表示出了他們的思想與感情，是這樣的樂天知命的勞動者！天色已經晚了，而我們的目的地還看不到影兒，我們以為他們已經很疲乏了，應當少講些話，然而不然，他們的故事是講不完的，我們惟恐不能趕到家，自然是有點不高興。其中一個車夫忽然尖聲叫道：

『媽喲，老子三天不見你，你就跑了嗎？老子要打你！』

這却叫我吃了一驚，「你」，你是誰呢；我倒要看看這個被「老子」罵了而且將要挨打的傢伙了。正在左顧右盼百思不解的當兒，我們那座小城却已是隱隱在望了，原來「你」就是這座城。

你看，這就是我們勞動者的風趣。拉了一天車，太陽下山了，而目的地也到了，前面就是旅店，就是洗腳水，就是大麪酒，肘子肉，而且，就是拉了一天車的報酬，於是對於這座石頭城，——這曾經彷彿跑了的，躲閃着三日不見的城，像責罵自己的老婆孩子似地，親切地在責罵起來了。

是插秧的時候了，駐在當地的軍隊都分班到城外去幫助農民們插秧。「我們軍民要合作……」歌聲，譁笑聲，水車聲，溪流聲，響徹了曠野。當工作完了的時候，一個只穿着短褲的「武裝同志」，從水塘裏拔出了兩條泥腿，豁豁地淌着水，一脚踏在岸上，一脚尚在塘中，嘻開了滿嘴大牙齒喊道：

『嗨，呸稿？我們是自家洗自家的嗎還是呸稿？』

接着是笑聲，罵聲、撥水聲，光腳板在田塍上的拍擊聲。在這短短的一語中傳達了甚末感情呢？這種表示出了我們的軍士的甚末情趣呢？暫時地放下槍桿，跑出了軍營與操場，彷彿一匹脫了繮的野馬一樣雖然是辛苦的工作，然而這又是多末高興的工作呀，自己也曾是農人的，自己也

是熟悉於水田的帶臭的氣息與綠秧的甜絲絲的氣息的，而且這是多麼親切的工作呀，雖然一支洗甸甸的槍桿也像鏟刀一樣的熟手了，而此刻，就彷彿回到了自己家裏一樣的工作，——也許自己還驕矜於既能去打仗，又能種莊稼，從前軍隊欺侮老百姓，如今抗戰了，軍隊幫助老百姓，努力生產，一旦工作完了，於是快樂的衝激使他發出這樣的歡呼：怎麼幹？咱們是自己洗自己的腿呢還是怎末樣？這話的回答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媽賣屁的龜兒子啲，不自己洗自己的還有誰抱着你的腿給洗洗嗎？』是啊，是那樣粗壯硬朗的小伙子啊，你看那腿，那腿上的肉疙瘡，像一串串蛤蟆一樣跳蹦着，腿上的毛像樹根一樣滋長着，誰還去抱着你的腿給洗呢？或者有人肯洗的，那大概是你的……

雖說像這樣的活的語言是俯拾即是的，却又不見得樣樣都可拾，正如高爾基所說，是必須經過「嚴選」的，尤須特別注意其完全性與明瞭性。潘菲洛夫在其「論革命的語言」中說：『……我們明明知道，民衆的語言中有許多好的，如果把貴族語與民衆語放在天平秤上，在價值上，美麗上，民衆語要優勝得多。但民衆語中也有許多必須丟棄的渣滓和垃圾。……』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在稻田間散步，由於我們的面目服裝及體格等，一個本地人認定我們是從北國的風砂中來的了，於是善意地向我們說道：

『兩個月後，這個，就是，吃乾飯啊。』他指着田裏的稻苗。很顯然，他斷定我們是不認識稻苗的，也不知道我們天天所吃乾飯就是稻苗生成的，於是這樣告訴我們。然而我必須咀咒我的記憶，我沒有方法把他當時所說的話照樣一字不變地記下來，他當時說的話是更破碎，更不明瞭

的，這樣的話就不是我們所應選取的了。

×

×

×

×

曾經有一個朋友向我嘆息道：『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我丟掉了我的故鄉，也丟掉了故鄉的言語，我幾乎不能夠說一句純粹的鄉土話了！』言下頗表現出無限哀愁。我們從事於寫作的朋友們，該有不少是來自鄉間的吧，我們都曾經說着自己的語言，聽着自己鄉土語言所編織的那些極豐富而美麗的謠曲與故事，而那些語言中都是充滿着我們人民的特色，人民的生活經驗與智慧，但我們的所謂「文化」却是在少數城市中，我們拋棄了鄉村，而走向城市，於是我們和人民大眾隔離起來，我們忘記了他們的語言，也隔離了他們的生活，於是我們所寫的，是我們這個小世界，而一些能讀的，也只是少數人，於是文學成了少數人的私產，落後的鄉村廣大的羣衆，就根本沒有份兒了。爲了教育大眾，爲了呼喚大眾起來參加鬥爭，尤其是爲了動員民衆起來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通俗文藝」，「文藝大眾化」等運動，以及民族形式的討論等等，已經有了相當的時日了，所謂「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氣派」，應當怎樣去努力發揚並造成呢？這自然是多方面的困難的工作，而我們的作者，要深入現實社會中，要和老百姓們親近，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要瞭解他們，教育他們，並向他們學習，應該是很重要的吧，而向大眾去學習活的語言，也該是重要課程之一吧。更進一步，不知還須經過多少艱難痛苦的曲折道路，使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提高起來，使工人、農民、士兵……也可以產生他們自己的作家，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寫出他們自己的生活，那才真正是「大眾文學」，那才可以成爲他們自己的鬥爭武器。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是多麼悠長的啊……

# 獸宴

王西彥

一

在總辦公室一邊靠牆的椅子上，靜靜地坐着戴深度的短視眼鏡的史地教育廖淑宇先生。這是一個中年男子，有着一張瘦削的長臉孔和兩個過於高凸的顴骨。這會，他像一隻巨大的蟾蜍似的袖着手，縮攏着肩膀，以一種深究遠思的神情注視着懸在半空的那盞 *Ni-Ni* 地放射着強烈的白光的煤氣燈，喃喃自語道：

「怎麼還不來呢？」

牆壁上尷尬的影子晃動了一下，他舉起右手習熟地按了按鼻際的眼鏡架，然後，隨手從腳下的筐子里掏了一個黃橙橙的福橘，剝開皮，仔仔細細的去了橘絡，拿一瓣肉特意地耍魔術似的老遠擲進自己青魚一般張開着的嘴——但馬上突然覺醒似的向四下張望了一下，提防有個什麼工役之類的人躲在門邊窺視，有失尊嚴和體統。很幸運，張望的結果是毫無所得，這才放心大胆的嚼着，吐出一顆顆的橘核。

像負氣似的，他一連吃了三個大橘子。滿足地咂咂嘴，站起身來，在齊備着水菓同冷盤菜的圓桌邊踱着步。



「她娘的！這犯『七出』的雌老虎……」

他在心裏暗自作着愉快的詛咒。在一刻鐘以前，他從家裏動身時，那個胖女人還在他面前摔碎了一隻新從城裏帶來的精緻可愛的瑞士錶，撕脫了他大褂上的一個紐子。雖然事前他委屈求全地把餞宴的帖子給她看了，詳細地解釋給她聽，但她却一直不相信。人家都說他愛上那個姓陸的女體育教員，學生公然地在各處牆壁上把這件事情作諷刺畫的好材料。不過按照廖淑宇先生自己的邏輯講起來，却實在是幾分冤枉的。在同事面前，他幾次三番的這樣宣布過，陸不過是自己的受業弟子，她對自己的恭誠，完全是一種師生的關係：因為廖淑宇先生在上海一隻有名的私立大學裏担任幾點鐘中國近代史的時候，他是他熱心聽講的一個。可是有一次，高中部的國文教員老章，在大家吃中飯時當着陸的面竟提出這話來要她證實，幾乎鬧得不能下台。自此之後，廖淑宇先生只得改變自己的邏輯：「她自己是有的確確沒有直接聽過我的講，不過她的朋友有很多是我的學生，她一向就把我當作老師看待，對我很恭敬，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女孩子……」。

自從這驚人的消息傳播到家裏去後，家庭間幾十年來的平靜就頓告破產。不分晝夜地，那胖女人用着指桑罵槐的嘮叨跟他廝鬧，簡直使他坐不安席。無論他置辦一點什麼應用的新物件，即使是一張風景畫或是一個小鬧鐘吧，不是給她藏過，就是無顧惜地被毀壞掉。

——唉，封建的遺毒啊！

正當廖淑宇先生這樣憤憤不平着，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一隻精瘦的黑貓，這會正大胆地銜起

一塊冷鴉片從桌子上跳下地來。他趕快蹣蹣腳噓着時，那獵食者業已一個影子似的消逝在天井外的濃黑里。

「這可惡的東西——這混蛋！」

他罵着，但連自己也分不清罵的對象是剛才偷吃冷鴉片的瘦黑貓呢，還是家裏那個胖女人？隨即他踱到簷下的天井邊，心想出門去看看初冬的夜景，可是又提防那不知足的瘦黑貓會驀地捲土重來，稍稍躊躇了一下之後，便提高沙啞的嗓子喊道：

「阿祿！阿祿！」

一個矮矮的戴鴨嘴帽的聽差出現在走廊裏，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

「喂，阿祿，你在這裏照顧一下，唔，不要讓貓……」

於是這位廖淑宇先生假咳了一聲，袖起手，穿過天井，擺着方步跨出大門去了。

## 一一

當聽差阿祿剛剛剝開一個碩大潤澤的福橘的時候，手杖着地聲自遠而近。他連忙胡亂地嚼了幾口，咽下那一團橘瓣，手掌心擦擦褲子，起身迎接。

進來的是體育教員黎自雄先生和童軍教練程戎先生。

一看見辦公室裏還是空空如也，黎先生把手杖往牆邊一丟，大聲嚷了起來：

「操他的！怎麼連鬼也沒有一個。——阿祿，他們人呢？」

阿祿慌亂地囁囁地咽着喉嚨，回答道：

「嗯，剛才——嗯，那個廖先生剛才出去——別的先生，嗯，他們都沒有見來」。

黎自雄先生順口罵了一句，便在程戎先生旁邊坐下。他的體格非常魁梧，粗脚大手的有如一隻大猩猩，但他自己卻常以此自豪，跟同事們講些過去的英武的事蹟和風流故事。只是背部微微作僕，活像一隻大龍蝦，因之學生都管他叫「蝦公先生」。他今天穿着褐色的假麂皮短衫同黃卡其馬褲。他說話時總愛吐沫水，彷彿不這樣做時話源也就會乾枯了一般，操的是一口帶有濃重的徽州腔的北方話。這會他瞥了一眼站在旁邊的聽差阿祿，問道：

「你在這兒幹嗎？」

「嗯，剛才，剛才廖先生叫我在這裏看貓」。

一邊答話，一邊轉過身暗自做了一個滑稽的表情，便悄悄的脫身走了。

跟黎先生不同，童軍教練程先生却是矮小個子，坐在黎先生身旁簡直像一個可笑的侏儒，學生都管他叫「松鼠」。他看見聽差阿祿業已不在眼前，便整了整身上的一套過於窄小的童子軍制服，慣常地撇了一下嘴巴，又復繼續着適才一路談來的話端：

「那倒是真的，老黎，你不能讓到口的肉給那馬兒臉銜去」。

「那何消說！」蝦公先生吐了一口唾沫，「操他的，她倒說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那麼那

個馬兒臉難道便是童男？她倒還要窰姐兒賣俏，裝假正經，請問她在上海游泳池裏她那寸肉沒有我老黎的手印！」

「老黎，她的眼睛只看到法幣，據說那馬兒臉下學期要到雲南去當什麼秘書……」

「操他的！當秘書！瞧他那付瘦勁兒還經得起到雲南去！」

童軍教練却更緊地撲近黎先生的身子，一個祈求什麼的小孩子般的抬起臉，輕輕的說道：

「不過，老黎，聽說新近他又到城裏去給她買了一個瑞士錶……」

「操他的！」這句話彷彿觸着了蝦公先生的痛處，他霍的站起身來，壁上的巨影直折映到樓板上，「這不要臉的窰姐兒！上次那馬兒臉送給她一匣手絹和兩本聖經，她當人家的面說絕對不接受。可是昨天我上她房裏，却看見它恭恭敬敬整整齊齊的擺在桌子上——這不要臉的騷貨，幹嗎不掛招牌做買賣呢？」

童軍教練小心翼翼地左右顧盼了一下，也跟着站起身。

「所以，老黎，他更把聲音壓低，「所以我說，先下手為強，下次你就把她拉到城裏去開她一個旅館，那就成功了，那就生米煮成熟飯……」

「哼」，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兩隻手威武地插到腰際，「她在乎這個！你知道她來過多少個男子？你知道她打過幾次胎了？……」

「那麼，老黎，我說……」

可是大門外有脚步聲，廖淑宇先生業已幽靈一般的走進來，他一看見巍然地站在汽油燈下向自己示威一樣的點着頭的黎自雄先生，便陡的飛紅起臉，但還是馬上擺擺手訥訥地打着招呼道：

「黎先生，程先生……你們兩位……請坐……」

### 三

三個人隔桌而坐，却無話可談，空氣非常生硬，時間變成了刑罰。謝地謝地，五分鐘後，師範部的國文教員孔志德先生，音樂教員胡先生，勞作教員戴先生，以及被邀請的部主任華大容先生，一行四人，魚貫而入。

孔志德先生是個絡腮鬍子，大大方方的國字臉，闊鼻子，走起路來跨八字步，以善唱崑曲聞名。他一進來，向大家打過招呼，便急口問道：

「嗨，老貓呢？這傢伙還沒有來？」

他所問的是算學教員毛立章先生。在善唱崑曲這一點，他們兩人是老對手。這位毛先生有着一付貓兒臉，爲人極饒興味，整天東跑西走，他到那裏，哄笑便到那裏。他非但崑曲唱得好，並且吹得一手「梅花三弄」。爲孔志德先生所深表不滿的，他還染有一種要命的嗜好——借用這裏的流行術語說來，叫做吃方條子糕。

這一會，廖淑宇先生像得救一般的馬上接待着華大容先生，跟他絮絮不休的攀談起來。華先

生是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籍生，可是從外表上簡直看不出半點洋氣。一張滿擠着酒刺的臉，正中安放着一個紫色的過熟的楊梅一般的酒糟鼻子，上嘴稍稍有幾根短短的黃髭，滿口的江西土語。但這種不調和的地方並不會影響到他在這裏的尊嚴和地位。他回國後曾經在上海一家私立大學裏當過講師，「八一三」後學校西遷，於是他才屈就現在的職位，因為——照他自己的話講起來，救國工作不分職位高低。今天大概是由於赴宴會的緣故，特意地穿上一套黑嗶嘰的中山裝；只是從那領子的過於狹短上，可以知道那套衣服的壽命業已相當的長，跟主人也顯得生疏不合。或許是那過於狹短的領子妨礙着他的呼吸，在說話的時候總不忘記舉手去摸一摸那實際上業已失掉效用的領釦。

現在他儼然地坐在正中的座位上，向左右前後不住的點着頭。但當他一看見作為主人的校長和教務主任都還沒有到座，心里很有幾分不滿意。他皺一皺眉，不滿足地搖搖頭。好在廖淑字先生馬上湊過去打了招呼：

「華先生你這次是——呃，那邊是——那邊的朋友是——」

他按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鏡，感到難以措辭的痛苦。他偷眼瞟了瞟坐在走廊柱子邊的那兩個「一二三的朋友」，發現童軍教練正在賊忒忒的瞅着自己，於是馬上做出一個自以為是華先生的知己的態度，提高聲音說道：

「呃，華先生那邊的朋友——呃，是從前美國的同學還是——」？



但是華大容先生並沒有理會他的問話。華大容先生的心思正被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所牽引，他在計算着這筆可觀的旅費。現在溫滬已經不通航了，勢必出甯波到上海。走這樣一條長航線，每個人至少也得三百元——而且，他必須作兩人的預算而且還應該是蜜月旅行哩。

——是的是的，這一趟的確是蜜月旅行。

兩個月前，在華大容先生平靜而尊嚴的生活裏闖進一個美麗的誘惑，在這沙漠一般的鄉間來了一朵鮮花：初中部的女英文教員林薇先生。美國好萊塢式的熱情使得華大容先生對她一見鐘情，千方百計的設法親近她，找機會和她談話，請她給師範部的學生補習英文，甚至曾經跟校長商量過要更改師範部的課程，加添英文鐘點。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林薇先生最近變成師範部的熟客。幾乎是每一天，師範部的聽差總要送一封厚實的英文信到初中部的女宿舍，那裏面照例是一大堆的讚美辭和一首英文情詩。他把她稱作「惹事的海倫」，稱作「殘忍的莎樂美」，稱作「上帝的傑作」，並且向她許下其實是萬萬不可能的誓願——他答應她把家裏那個業已有着五個孩子的黃臉婆離掉。

——唉，那是的確的，至少也總得五百塊……

他又摸一摸那肥頸子下的領扣，咳了一聲。然後，目不斜視地支支吾吾地答應了廖淑宇先生幾聲。剛好在這時候又進來了一個人，他抬頭一望，原來是連姓名也不知道的初中部的圖畫教員。

——怎麼她還不來呢？

於是他站將起來，踱到筐子邊去順手掏了一個福橘。

地上狼藉着不完整的橘皮同細小的橘核。空氣里騰着烟氤。一條毛色花白的狼種狗，不知道什麼時候進屋來，嗅着地，尋覓着食物。這時，給體育教師黎自雄先生的釘子皮鞋着着實實的踢了一腳，夾着尾巴吱吱地不甘願地連叫帶跑的出去了。看到牠這種狼狽不堪的情景，大家都哄笑了起來。

「踢得好！踢得有道理」！

得到對方的冷淡，廖淑宇先生獨自踱到移置在一邊的辦公桌上，讀起一張半個月前的舊報紙來了。由於光線的黑暗，心緒的欠寧，雖然他把它拏在手裏坐到圓桌邊去湊燈光，翻了幾個面，但依然沒有讀出什麼結果。他放下報紙，很有幾分憤憤不平的感慨。覺得華大容先生掛着一個酒糟鼻子，不過比自己多吃了幾年英國麵包，可是還不到三個月工夫，便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跟着他跑；而自己呢，却還在受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二三的朋友」的鳥氣。這種的事情實在欠公平。不過這樣一想時，陸的那張圓得過了分的笑臉也就馬上浮現上來，自覺雖說受夠閒氣，但安慰却也是有的……

「——操他的，真不要臉」！

被這突然而起的一聲所驚嚇，廖淑宇的胸口便別別的跳將起來。一抬眼，看見那隻大龍蝦揚

着眉，彷彿適才踢出狼種狗的餘威未盡，正在手掌拍大腿的高聲談論什麼，所有的人都附和着他呵呵哄笑。

正在這時，孔志德先生正那裏扭動着肥胖的身肢，模仿鄉下女人走路的姿勢，壓細嗓子沙啞地做着女音：

「妮要來的噓——妮這個殺千刀的短命鬼！」

大家又復呵呵的笑將起來。

這笑聲在廖淑宇先生的耳朵裏殘酷地撞擠着，作着擲揄，使他不自禁地飛紅起臉來。他明明知道這時他們所談論着的是鎮上一個綽號叫做「一打半」的小寡婦，可是像缺了門牙的小孩子怕人家提起狗洞口一樣，他感到渾身的不自在，彷彿屋子裏的空氣都長着細細的煩人的絨毛一般。但當他發覺有幾個人的眼睛落到自己身上來時，便只好不自然的裝起了笑臉。

華大容先生大大的打了一個呵欠，用不耐煩的神色噤咕道：

「怎麼還不來呢？」

這句話立刻得到了應和。童軍教練接口道：「不錯的，這班傢伙一定是四圈之後又四圈，下不得台哩」。

「操他的！」大龍蝦也就暴躁起來了，他破口大罵道，「請客請客，客人來了，主人卻還不見影——這些要命的牌鬼，一定是有誰輸得像樣了」。

「聽說昨天校長輸脫三百四，老章也輸到兩百多……」

「那一個好運道的贏了呢？」

「那一個」，孔志德彷彿不耐這多餘的問話似的，「那還不是牌精老貓，這幾天來幾乎統統給老貓一掃而光了」。

但他這句話還是得到了反駁，這會是素來不愛講話的勞作教員戴先生，他冷冷的插嘴：

「你這是什麼話，掃得光的嗎？會計處里上千上萬的錢都是校長的賭本，那裏掃得光！」於是，連廖淑宇先生也趁機歎息起來：

「唉，真是，真是……」

這陣牢騷給出現在走廊裏的廚房老闆所打斷。這是一個瘦得可怕的癆病鬼，過早地戴着小氈帽，一張鐵青的貧血的臉是永遠沒有表情的。這時他抹了一把尖小的鼻子，吃吃地說：

「先生，好開來了沒有……」

這更引起大龍蝦的急躁，一連吐了三口唾沫水，一個巨大的影子滿屋搖幌。

「操他的——阿祿！阿祿！」

適才會經出現過的那聽差應聲而出。

「嗯，阿祿，你馬上打燈籠去喊一聲校長先生他們，說這邊的菜要冷了，大家等得太久，請他們趕快來！」

阿祿剛剛回轉身，一陣嬌笑聲近來。

華大容先生的一雙手連忙慌慌亂亂的往頸頸下整理領釦。而廖淑宇先生，則站起身急遽地踱步着。

#### 四

進來的是女英文教員林薇先生跟女生體育指導員陸一萍先生。

林薇先生是上海一個教會大學里的校花，在學校里的時候，人家都管她叫「白芙蓉」，而現在，同事及學生都在背後稱她為「白蛇精」。她是瘦長臉，有着一雙三角形的眼，瞳珠出奇地細小。在眺望什麼時往往露出一大片眼白。鼻子很細小，並且有幾分掀起；在那兩邊散佈着密密的雀斑，被厚厚的粉同紅所掩蓋着。人家都稱讚她的長睫毛，但華大容先生却說她那微翹的闊而厚的大嘴唇很像好萊塢的紅星菊痕·克羅馥。她担任初中部四班一年級的英文，第一個鐘點她向那些連字母也還沒有認識的小孩子來一個下馬威——她淘淘地對他們啃了一篇華盛頓的 Address to Miss Troops。因此，學生便都極其信服她，上課的時候如同看外國電影，只知道好，可不明白好在那裏。她業已有五年的中學聘書，但她對人家說自己才二十四歲。無論對學生或聽差，說話總愛夾上一些洋文；而當她發現對方木然地不解所以時便笑着給自己辯解道：「唉，這真叫做三句不離本行……」——這會，她向大家微微地矜持地彎了一彎腰，回頭拉拉同伴陸一萍先生的

手，說道：

「地愛陸，我們坐這裡」。

陸一萍先生挨着她坐下，昂然地向人叢裏瞥了一眼，挺了挺腰，舉起右手摸弄了一把燙得蓬鬆的長髮，整整別在那上面的一朵鵝黃色的小絨花。

在童軍教練的慫恿之下，大龍蝦吐了幾口唾沫，先是躊躇了一下，但隨即被逼於一種突然而來的力量，大步跨到陸一萍先生的面前，歪着臉，做出一付嘻笑的模樣問道：

「操你的……昨兒我向你借那本聖經看一看爲什麼要不肯？」

從那種慌亂窘急的態度上，可以看出陸一萍先生對這舉動是完全没有防備的。「什麼肯不肯」？她立刻飛紅了臉，帶着明顯的厭惡回答道，「我說過的自己要看嘛——我自己看過之後再借給你也總不算晚呀！」

「那麼那封信呢？」

她愕然地問道：「什麼信」？

「噓噓噓」，大龍蝦裝出跟她有什麼神祕的特殊關係般的神情，兩隻手插在腰際，吐着口唾沫說道，「操你的……你倒忘記了？就是那封從南京寄出來的，你母親的信——你不是答應給我看的嗎」？

陸一萍先生的臉孔漲得通紅，渾身侷促不安，眼睛窘迫地環顧着四周忽然變得靜悄悄的人



們，但還是力持鎮靜，很宛轉的說：

「總是黎先生，你看你有多麼的不講理呀，人家的家信你也要看……」

「操你的，不是你自己答應我的，說你母親的信可以證明你並沒有結過——」

「笑話，我什麼時候答應你的呀？」

正當大龍蝦吐着唾沫水準備再開口的時候，一塊橘子皮却解了陸一萍先生的圍，它冷不防地憑空飛在她水紋式的頭髮上，嚇得她一大跳。馬上，本來是靜悄悄的周圍爆出一陣哄笑。

在這陣哄笑中，尾音拖得最長的要算華大容先生。他笑着，好像意大利種的洋鴨叫。人家都說他這種笑法是美國式，於是他便變得特別愛笑了，笑起來也總往往延長到四五分鐘之久。這一會，他好容易止住了笑，把自己的椅子移近他的菊痕·克羅馥，兩人進行着相當流利的英語會話。林薇先生不時突然地尖聲笑了起來，又突然地斂住，身肢左右搖擺着，彷彿她現在正置身在一隻激浪中的小船裏面。她掣出一方粉紅色的小手絹，攔住那張因為笑的緣故顯得更加闊大的嘴，她這種姿態引住了大多數人的欣賞。

勞作教員戴先生，他還在讀書的時候曾經進過英文夜校，所以張大着一張青蛙嘴，努力想捉住那些悅耳但却不甚明瞭的字眼，不時苦悶他抓着自己的頭髮，使之落下一些白色的頭皮。

孔志德先生則在應廖淑宇先生的邀約，懶懶地輕聲哼唱着崑曲。

大龍蝦業已坐回自己的櫈子。大概是因為遭受了意外的冷淡吧，這時正從童軍教練的手裏接

過幾個福橘，他把剝下的橘皮撕成碎片，作爲報復，他把它一片一片的擲向坐在林薇先生身旁的那塊幾乎到口的，但今天卻又顯得很渺茫的「肉」，完全忽略了對方的雲眼同擄嘴——老實講，他很有幾分怨恨她：

——好，操你的，你這不要臉的東洋參！

他自己也很奇怪，爲什麼竟又會想到這個惡毒的名字。陸一萍先生在上海一個私立體育專門學校讀書的時候，他正是名重一時的出席遠東的田徑賽選手。他帶她上游泳池，上跑馬場和咖啡館，他是他的一個熱烈的崇拜者。當時的一家銷路最廣，印刷也最精美的圖畫雜誌上曾經登過他們兩人的合照，受過人們的嫉妒同愛慕。但是終於互相離開了。她出學校後便到南京一個女子中學裏去教書，因爲她原籍雖是杭州，父親在南京開綢緞鋪，如今是業已入了南京籍了。她在南京是一個出名浪漫的交際花，照片掛在每一家大照相館的玻璃櫃裏，每天都有很多關於她的新聞在一班年青男人的嘴上流傳着。也是因爲這，那女子中學把她解了聘，卻把她趕入所謂上流婦人的社會裏，她長得更豐滿多姿了。「八一三」的戰事起來了，南京淪陷時她並沒有跟着國軍退出來，她躲在一個教堂裏。一直到半年前，才帶了一本聖經跟隨金陵大學的教友經上海到溫州上岸。不過不知怎樣一來，人家都說她曾經進過日本皇軍的慰勞所——這就成了那惡毒名字「東洋參」的來源。

她並不怎樣美麗，但身體很豐滿。臉是圓的，有着一雙大眼睛，笑起來時左頰上還隱隱地浮

着一個笑靨。她對自己的美貌卻很富確信，常常對女學生訴說自己的羅蔓斯，也常常在房裏對鏡子做各種動人的姿態，最喜歡人家把她比作胡蝶。她非常之痛恨這次抗戰，因為在「八一三」前，上海某電影公司曾經有意請她在一張片子裏充當配角。可是這個美夢竟給炮火打破了，這對她真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因此，要不是怕日本兵無理她說她真不願意離開南京市。

她到這裏來教書，大龍蝦黎先生便是她的介紹人。她曾經對廖淑宇先生說過，自己的確曾經一度愛過那個莽撞漢，不過那已經是過去了，她現在再不會喜歡那種人了，因為她現在忽然敬重起學問來了——她很想研究研究中國近代史。

於是她在人家不注意時瞅了一眼那個百無聊賴着的馬兒臉，正好碰到他那一付從玻璃片裏放射過來的冷冷的眼光，她很有幾分可憐他的意思。

——唉，這老頭兒也未免太胆小如鼠了！

突然地又憑空飛來了一塊橘子皮，正好打在她的面頰上。她恨恨地瞪了一眼大龍蝦，別過了臉。

可是不巧得好，這情形業已被孔志德先生看見了，他拍拍指尖聲響了起來：

「陸先生可真是基督上帝的好信徒——人家打你的左頰，你就把右頰也送將過去，哈哈

哈！」

「黎先生再來「標槍」。

「頭等射擊手——頭等的，哈哈！」

大龍蝦吐着唾沫水，躊躇滿志地微笑着，一邊果然在準備着來第二下。童軍教練程戎先生急忙在旁邊暗下扯了一下他袖子，低聲警告他：

「莫再來了，莫再來了，你看她……」

「操她的」，大龍蝦却不以為然地大聲說道，「那有什麼關係？她的那一寸肉我沒有……真是，你去問問她……」

陸一萍漲紅着臉，張大眼睛正待發作時，聽差阿祿冒冒失失的突然出現在走廊裏，沙啞着喉嚨向大家報告道：

「校長先生到」。

## 五

校長金其駿先生是一個高個子，背部微微駝着，彷彿不勝頭部的重量似的。由於缺少睡眠的緣故，臉色永遠非常蒼白。他的鼻樑很高，那上面架着一個黑玳瑁的眼鏡架。看相的說他終身福祿就在這個難得的鼻樑上，他自己也時常引以自豪。他有着一付濃得刀一般的眉，他的上唇本來是蓄有八字形的日本鬍子的，不過八一三後業已把它剃去。他曾經在東京一個醫藥專門學校讀過兩年書，回國後當過軍醫官，開過小規模的醫院。在開醫院的時候，他請了兩個年輕的女看護；

日子一久，却給太太發現她們跟院長兼內科主任有着什麼曖昧，於是一場劇烈的爭吵開始了，女看護先後離開，醫院也就隨着關了門。這之後，他便去經營茶葉生意，發了一筆小財。抗戰前一年，仗了他一位在教育廳裏做科長的妻舅的力量，得到這個——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叫做「清寒差使」。在接任後第一次向學生訓話時，他就用慷慨激昂的語調揭舉了三章約法：第一不反對資本主義，第二不反對做舊體詩，第三不反對消費——他這樣解釋自己獨特的意見道：「中國太窮，所以一切事都沒有辦法，就連現在跟日本大和民族抗戰，也要向歐美資本主義借錢買軍火，資本主義是中國的一劑對症下藥，反對不得；其次，你們可以看到當今黨國要人，沒有一個不會吟詠舊詩章的，不會做舊體詩的人就不配做黨國要人，這異常重要；至於消費，當然的，有生產就應該有消費，生產就是爲了消費，如同一個人必須有正當的娛樂，飲鍾把酒，打打籃球，來四圍衛生麻雀……」不過他在學校裏最被人家所稱道的，却是他的博學。無論什麼教員沒有來到或是缺着課，只要他有興趣，除在軍訓同音樂，都可以一一代庖。尤其是生理衛生同看護常識，是他的專門拿手。但如果沒有興趣呢，那就對不起，他進城奉陪專員縣長們從事「消費去了」，兩個星期不出席紀念週也是常事。

他一進門，一邊脫帽子，一邊平伸出兩隻手臂：

「對不起，對不起……剛才，唔，剛才有一點點子小事情……請坐，請坐……」

走在他後面的是教導主任周健生先生，國文教員老章跟算學教員老毛。

「嗚嗚——老貓，你才來，你這真叫是豈有此理！」

孔志德先生一隻獵食的餓蛙似的直撲過去，把他拉到身邊的椅子上——老毛裝作出一付一無所知的神氣，隨他擺佈，死黃魚般的張着嘴，愕然地問：

「老兄，慢點，幹什麼呀？……」

「阿祿，阿祿」，孔志德先生嚷着，「快拿簫子來——阿祿，人呢？他娘的——阿祿！阿祿！」

很多人附和着：「好，唱崑曲，唱崑曲！」

老章向大家做了一個滑稽的表情，打起京腔報告：

「百代公司，特請孔志德老板，唱玉簪記——上尺工尺，尺工五六上……」

在一陣哄笑聲，那個癆病鬼廚房老闆又復幽靈似的出現在走廊下。這會是取下小氈帽，露出一個小孩子般小的腦袋，咳了兩聲，然後賊忒忒的向大家鞠了一個躬，說道：

「先生，好開來了沒有……？」

大龍蝦黎自雄先生吐了口唾沫水，在操場裏喊口令般的吆喝：「操你的……沒有眼睛不是——快開來！」

小腦袋隨即不見了。呼喚聽差阿祿的聲音又繼之而起，還雜着漫罵，更有人憤憤地主張把他開掉。校長金其駿先生一行四人一到，辦公室裏的空氣馬上充實了許多，且也緊張熱鬧了許多。

不一會，阿祿慌慌亂亂的來了，他的手裏業已拿着兩根橫簫——它們得到了空前熱烈的接待。於是，隨着簫聲的顫動，孔志德先生立刻開始崑曲表演。

「呀……彩雲飛哼嚶腸斷啊……害殺我，好哼嚶難……捱——我爲她魂靈兒飛上了楚陽台……」

「好——好好！」

教導主任周健生先生的心境却完全不同，他此刻很不開心。他的綽號叫做小鬍子，跟金其駿先生是南京優級師範學校的老同學，並且還早他一年畢業。可是近來十年總是悒鬱不得志，英雄無用武之地。他讀的是史地系，曾經化了整整一年的工夫著了一本中國古代文化史，託系主任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却被退了回來，到如今還壓在箱子底裏，彷彿永遠沒有出見天日的機遇。因此在開各課討論會時，他竭力反對採用商務課本——理由是「不合時代潮流」。他時常喟歎自己的懷才不遇，引屈原賈誼爲知己，讀離騷經同屈原賦。他曾經做過一些懷感詩，用來發洩自己的鬱悒。自喻爲籠中鳥與離山虎，跟人家談話不上三句便會不自禁地發起牢騷來。但有什麼用呢？命運之神始終不肯憐惜他，甚至於可以說是饒恕他。比方今天的牌吧，一付聽六九索的清三番，聽得那麼早，偏偏會碰到老毛扣下一張傷心的九索。

——唉，老貓這個鬼！

他仇視的瞥了一眼那正在爲孔志德先生吹簫的老毛，那個歪眉弄眼的做着一付異樣的表情，

充分表現出心胸裏壓着滿腔發不盡的滿足。他簡直有點討厭起他來了。在略一躊躇之後，他便跑過去參加校長金其駿先生跟華大容先生的談話。

華大容先生正在跟校長談話籌劃旅費的事情。

「那倒的確也是一個辦法」，金其駿先生沈思地說，「不過需要仔細考慮一下，省得將來多話……」

華大容先生看見周健生先生來了，連忙起身讓坐：

「喂喂，有一個問題要請周先生出點意見」。

於是，他就彎彎曲曲的說出，師範部全體學生要發起公餞，高中部一部分學生也有這種意思。他現在正因旅費不足，打算請校長跟教導主任在紀念週的時候公開報告一聲，叫學生把公餞的錢捐集起來送禮金——他拍拍周健生先生的肩：

「周先生你說是不是呢？現在是國難期間，前方的將士在西北風裏跟敵人拚命，我們在後方却要花天酒地，於良心上也講不過去。錢拿來吃掉何不節省下來一舉兩得？」

周健生先生迷惑的搓搓手掌：

「好的，我總歸是贊成的……你華先生的事情，我總歸是……」

「只不過」，校長金其駿先生却還在疑慮，他摸摸業已光滑如洗的上唇，「健生你要知道，學生都是一批惡棍，上次鬧膳食問題簡直像強盜一像，竟然說出教員吃得這樣好是揩他們學生的



油。他們不想從前學生要替先生倒尿壺，子路就替孔子趕馬車。如今是不同了，先生倒要措學生的油了。所以對那班目無師長的人倒要事先鄭重考慮考慮……」

在他這種遲疑黏澀的態度，在華大容先生的臉上很明顯地劃過一個不滿的表情。他用力地把一個烟蒂擯到桌子下面去。順手整整領釦，大聲說道：

「周先生你說奇不奇，這又是我硬要他們送禮，這是他們自己的意思呀」。

「那麼」，金其駿先生覺得不大好意思，馬上追口問道，「華先生這次大約需要多少款」？

華大容先生瞟了一眼正在靜聽談話的林薇先生，爽爽快快的答道，「我想兩個人至少也總得五六百……」

周健生先生一時沒有懂到同行的人是誰，一想到了隨即回身問林薇先生道：

「怎麼，林先生跟華先生一道走嗎」？

林薇先生扁了扁那菊痕·克羅馥式的大嘴巴，但馬上用小手絹按上了，矜持地點點下巴：

「走倒是想走走的，不過也不一定。我有一個雪思特在新加坡，她也有信來……」

可是不待這句過於明顯的謊話說出口，臉上立即飛起了紅。她連忙轉過臉去跟陸一萍先生搭

訕：

「地愛陸，你喜歡聽崑曲不是」？

那一個正在欣賞孔志德先生的宛轉細軟的子喉，這時恰好最精彩的玉簪記琴挑一段：

「仙姑呀……只唸怕唸啞……露唸冷……霜唸凝……衾兒噤枕唸啞兒……誰愛唸啞共……温……」

「好——好好！」

陸一萍先生興奮地拍着手，隨着叫好。冷不防迎面飛來一大把碎碎的橘子皮，撒滿她一頭。「看天女散花」！不知誰叫了一聲，一陣哄笑，彷彿要把她整個看掉，要把這狹窄的民房擠裂一般。適才會經進來過的那隻花白的狼種狗，夾着尾巴悄悄地逃將出去。

## 六

酒菜業已齊備。按照着中國人的禮節，你你我我地推讓了一番位子，大家圍着圓桌坐下。兩邊牆壁上凝止着一排矮矮的影子。有兩個聽差在旁邊忙碌。

剛剛坐好，走廊上突然地發出一個響亮的聲音，「——報告」！一個學生走進辦公室來，木然地站着鞠了一躬，然後雙手把一張條子交給坐在下席主人位子上的校長金其駿先生。於是，又復一個鞠躬，向後轉，用跑步的姿勢跑掉了。屋子裏暫時靜了一會，接着大家異口同聲的問道：

「什麼事情」？

金其駿先生詭譎地笑了起來，默默地把那個條子擲給毛立章先生。

「我就曉得老華不會來的」，老毛拍着手，「他們今天晚上做通宵戲——沒有二十四圈下不

得台」！

這真是一個誘惑。金其駿先生不禁有幾分心動了，他驀地感到這場餞宴是一種多餘的舉動，心想趕快結束它。於是，他就站起身，舉起杯子向上座的華大容先生敬酒：

「大容，吶，咱們來乾一杯」。

華大容先生仍在跟周健生談關於學生送禮金的事情，他正用一個絕妙的譬喻來解釋自己的主張。他說教員與學生只是商品跟買主的關係，真正的感情是不能存在兩種年齡生活不相同的人們中間的。所以自己既然要離開這學校，如像商品業已脫手——他把這叫作出門不認貨主義。

「大容，喂，大容，咱們來乾一杯」。

這才發現對面的主人在給自己敬酒，華大容先生慌慌亂亂地整了一下領釦，擎起杯子喝了一鍾。許是因爲太急忙了，立即嗆咳了起來。

童軍教練程戎先生依然挨坐在黎自雄先生的旁邊。他的眼睛幾乎不停留地覷着對面跟林薇先生並坐着的陸一萍先生，留心着她每一個小動作。他看見廖淑宇先生把一盤冷雞雜往她面前稍稍一移動，便在桌子下面扯扯大龍蝦的衣襟。

「喂喂……老黎」！

黎自雄先生其實自己也是看見的。他滿肚子的氣恨，胸口微微酸痛着。在這一剎，他的感性有着從未經驗過的細膩。他默不作聲，不住的吐着唾沫水——彷彿這樣做便可以發洩氣恨一般。

——好傢伙，瞧你這不要臉的東洋參！

汽油燈 Ni—Ni 的響着。白花狼種狗又悄悄的進來了，在檯桌脚下進出着，啃着美味的零碎的殘骨。

一隻貓在簷頭粗壯的叫了幾聲……

等到陸一萍先生給客人敬過酒以後，孔志德先生便提議大家輪迴猜拳。校長金其駿先生首先向華大容先生挑戰——金其駿在猜拳的時候有着一付跟他那魁梧的身材完全不相稱的女人的尖嗓子，使得林薇先生幾乎笑裂了她那菊痕·克羅馥式的嘴。

周健生先生偷空在桌上專心一志地用紙烟擺着九索跟六索：擺好了又弄散，弄散了又擺。混淆在他腦子裏的儘是些倒錯不齊的索子，他愛它們却又痛恨着它們。

——唉，老貓那一張九索！

甜菜來了。十幾個瓢子一齊奔向它，盤子發出細小的 Tin Tin 的聲響。很快地盤子空了，於是七口八嘴地評論起來。有的說刁廚房偷了料，名爲「八寶」，怕還不到「五寶」。有的說蓮子太少有的說糯米太多。有的則怪紅棗太陳了，有着敗味。但也有的說現在是抗戰時期，百物騰貴，將就點吃吃算了。由此引却起了華大容先生的議論。他整整領釦，嚥着嘴唇說道：

「外國人都稱讚中國菜好吃——算是人生三大樂事之一。洋房有 Steam，日本女人講服從，都不錯；不過中國菜却實在比不上西餐，乾淨，衛生，科學化！記得我在紐約的時候，呃，那個

時候」，他搖搖頭，無限慨歎的說下去，「唉，真是沒有說的，那個時候別人都在找中國的下等料理鋪，我總是不肯盲從。這不是我的醉心洋化，實在是他們的貪小便宜！」

勞作教員戴先生呈顯着極其佩服的神情，長頸鹿一般的伸着腦袋，留心不給聽漏一個字眼。

猜拳輪迴到黎自雄先生的時候，他輸了一個「直達十」，一連喝了九杯，一杯算是由童軍教練程戎先生代替了。他的酒量原來不大，所以最後竟連數目也喊錯了，舌根逐漸發硬，眼睛逐漸發花，身子彷彿有幾分浮動，滿嘴角垂着涎水……。

「黎自雄不愧拳場拿破侖！」國文教員老章喝起采來，並且特意地把「拳」字含糊糊地唸作「情」字。

一陣哄笑爆發開來。

酒量最宏的要算是算學教員老毛，他的牌藝，橫簫和酒量是被稱爲「毛公三絕」的。並且一到酒足的時候便會開腔唱「孟姜女哭夫」，極其悽怨動人。所以每次筵席間總是由他啼啼哭哭下場。

現在他通紅着一雙眼睛，強勸周健生先生乾杯三次。

「喂喂，大主任，咱們來這麼小小三杯！」

周健生先生雖然不是一個唇不沾滴的人，但爲了那張傷心的九索，對老毛本來就有着七分不愉快。他堅決地拒絕了他的邀請，把一隻手掌緊緊地攔住杯子口。

「怎麼」？那個歪歪倒倒的起身來，「大主任不肯償這個臉嗎？你這不是看輕我老毛……」

「我有點頭暈，我有點不舒服……」

但老毛不管，他業已端着一杯酒走過來了。他的臉孔漲紅得像一塊生牛肉，流着垂涎，嘴裏嚙譚一般的喃喃着：

「你大主任瞧不起我老毛？……好的，你不喝我灌也要灌你下去……」

大家拍着手，期待着一幕小喜劇的演出。

很快地，老毛的一隻手攀住了教導主任的肩膀，把一杯酒湊上他的嘴。周健生先生推諉着，一邊企圖起身實行逃避——可是一隻袖子早已被老毛緊緊扯住。

「好，關雲長醉酒賺魯肅！」

一陣熱烈的掌聲……

周健生先生按住杯子，彎着身肢躲避那濺出杯口來的酒星，裝出一付不自然的笑容，連聲說道：

「對不起，我已經下決心戒酒，我的腸胃有毛病，有點頭暈，實在不能喝……」

但是老毛却並不因之放鬆，他幾乎把整個身子都壓到對方的肩膀上去，大聲地放肆地笑道：

「Ho—Ho—Ho……你說得好，戒酒戒酒，你忘記了昨天晚上在橋頭小寡婦「一打半」家裏

……Ho—Ho—Ho，那個小寡婦的丹鳳眼一橫，怕你不……Ho—Ho—Ho……」

「你，你，你」，周健生先生尷尬地紅了臉，「你不要發酒瘋……」

「什麼發酒瘋」？老毛的一隻手依然扯着他袖子，學着那小寡婦壓低了嗓門，「喝一杯噎，我的小鬍子噁——」

大家剛剛發出一陣哄笑聲，老毛手上那酒杯業已照着周健生先生的臉激過去。碰——杯子活東西般的臨空飛起，墮在一丈外的士敏土地上打得粉碎。

「——你這混蛋！」

「什麼」！一聲肉與肉的脆響，老毛的手掌往周健生先生濕淋淋的臉上擊過去，「你這不要臉的色鬼」！

周健生先生在很多條手臂的包圍之中像一隻受着傷害的螳螂似的蹦跳着，他的眼鏡業已落掉了，一邊面頰上塗滿着酒醬，隨着肌肉的抽動緩緩下墜。

「你這混蛋！你這醉鬼！你扣了我的九索……」

他企圖衝出手臂的包圍，到桌上去抓一隻碗來當武器，但被孔志德先生無可挽救地阻止住了，他把他攔腰抱住。

在同一的時間，老毛業已被人七手八脚地推到走廊上去了，並且開始着嘔吐。正當大家想把他安放了一張椅子上時，突然地，他往地上一倒，一條鯀魚般的掙扎着，揚起一陣泥塵——隨後，便大聲地號哭了起來。

周健生先生先行退席了。而老毛，則被安置在隔壁會計室裏的一張鐵床上，作着無休止的號哭。

大家又重新回到桌子上來。這時還有一樣菜沒有上桌，廚房剛把鄉間的紅漆飯桶送來。校長金其駿先生也因為老毛的這一頓酒瘋，業已形成三缺一了，所以就索性主張大家繼續舉行餞別，他首先舉起筷子。

華大容先生原想在飯後好好地跟教導主任談那件關於學生送禮的事情的，這樣一來，打斷了他的計劃，心裏十分痛恨隔壁會計室裏那個醉鬼。他不住的喃喃地咒道：

「瑣雷得很，瑣雷得很……真是不應該，真是斯文掃地……二加二等於四的朋友究竟頭腦簡單……」

兩位女先生彷彿驚魂未定，都靜着眼睛，把雙手按在胸口，如同害怕它會跳出胸膛來一般，默不作聲。

適才受了驚嚇逃出去的花白狼種狗，這會又悄悄的回來了，一面跑一面不住的嗅着地。汽油燈好像變得明亮了許多，Ni-Ni的聲音也響了許多。學生下夜自修的號聲悠然而起。

金其駿先生提議作最後一次的輪迴猜拳巡酒。



他這提議馬上得到了附和，大家都不願意敗興而散，——而作爲客人的華大容先生，也深覺適才的騷擾將是自己長旅的象徵，特別贊同重新放懷痛飲。

臨到廖淑宇先生跟陸一萍先生。

在所有的眼睛注視之下，陸一萍窘惑的推說不會猜拳。

「那麼這樣好了」，孔志德先生向大家做了一個含有深意的表情，出主意道，「那麼兩人對飲一鍾——碰一碰杯」。

但她還是不答應，她說她不會喝酒。

「不行不行，廖先生應該向陸先生鞠一個躬，實行固請」。

在這時候，童軍教練程戎先生的手不住的在桌子下面扯着黎自雄先生的袖子，低聲慫恿道：

「老黎，老黎……」

黎自雄先生惡恨恨的看着廖淑宇先生站起來了，看見他果然向陸一萍先生鞠了一躬，舉起了杯。

「——好」！

好久好久，陸一萍先生才無可奈何地站起身，騰紅着臉，在熱烈的掌聲裏把一杯酒一口氣喝掉了。她感到有一股熱氣往胸口直衝上來，全身馬上熱躁難堪起來。剛待坐下時，對面猛地擲過一個粗暴的聲音：

「來，咱們乾三杯！」

在接踵而起的一陣掌聲裏，大龍蝦黎自雄先生昂然直立起來。他一手插腰，一手擎着杯子，他的臉孔業已轉青，嘴唇顫動着，像一隻狼一般的露着不整齊的大門牙。

陸一萍先生的一顆心跳動得快，四週的臉孔，業已開始在她眼裏旋轉，肚子跟胸口都好像燃着一把火。她搖着頭。

林薇先生感覺到局面的嚴重了，她開口斡旋道：

「三杯太多，一杯好了，一杯……」

黎自雄先生斬釘斷鐵的說道：「不行——少一口也不行！」

陸一萍先生的眼睛一陣一陣的發黑，身子有點難以支持了，太陽穴漲得快要破裂……她雙手按着桌緣，努力防止着滲上喉嚨來的酸水，一壁只是搖頭。

憤怒業已超過忍耐量了，黎自雄先生伸出一個緊實的拳頭，「什麼」？——那個拳頭像一個鐵塊似的往桌上一擊，盆碗全部噹的一跳，「你侮辱老子是不是」？

大家正待勸解時，在桌子的那一面，被激動於一般難以壓制的力量，廖淑宇先生拉長了那原來就已很長的臉孔，站起來仗義執言：

「黎先生你這態度不對……」

沒有等待他說出一句完整的話，黎自雄先生手裏的杯子業已憑空飛起，直啣在廖淑宇先生的

額角上，一縷鮮血混同酒醬流下。

「你這淫婦，東洋參！」

幾乎在同時，黎自雄先生的兩隻手扳起桌邊往前面一掀，噹哪——全桌子的盆碗一起被摔在地上。

## 八

最後走出辦公室的是華大容先生跟他的菊痕·克羅馥。兩人都在用手絹拭去身上的污水。「走吧」，華大容先生輕輕地溫柔地說，讓她走在前面，「真是瑣雷……這班禽獸不如的東西……真是——一波未已，一波又起……」

在明亮的燈光下收拾着地上的破碎碗片的聽差阿祿，待這對情人一離開辦公室，馬上把幾根濕了水的紙烟塞到自己的衣袋裏去。

被遺忘在會計室裏的那個醉鬼却唱起「孟姜女哭夫」來了。

# 燕爾新婚

吳岩

## 一

今天徐隊長正式宣佈跟小寶結婚。

隊長太太，就是小寶，披了件隊長的呢大衣，拖着鞋子，銹銹塔塔的走到「外房」，同她的「老媽子」說：

「你今天不可以再撒爛污了啊，檯子檯子都要揩得雪亮，地上不許有一點灰塵。——今天有不少大客人要來道喜，知道嗎？」

那一個不作聲。

「我告訴你，你不要像肚皮像背心。你是『老媽子』，你對我撇起嘴，你連上下也不分？隊長的脾氣是不好弄的，你不要惹隊長光

火！」

說罷又銹銹塔塔的走到房間里，爬上床去和隊長計算那筆昨夜沒算清楚的禮金的進賬了。

等隊長太太走遠了，那個被稱做「老媽子」的快嘴三娘娘鄙夷地哼了一聲，咕嚕道：

「網船婆！你配做我的東家？我在這里看守房子，又不是你的傭人。要不是老太爺老太臨走辰光千叮萬囑的叫我看好房子，我老早走了。我來受你網船婆的氣？人家老太爺現在在四川做官，就是老太爺對我三娘娘末，也要和氣得多，一點也不搭架子。也不想從前辰光你要賣幾條魚給老太爺，還要求我三娘娘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接着又哈哈大笑起來。黃福低着頭不說話。

這時小寶穿着高跟鞋從里面走出來了。她對徐隊長送了一個「秋波」，說道：

「你這個人怎麼說話沒有分寸的！人家爲了討你的歡心，我特地叫黃福送你二塊錢的禮，你倒反而把這好人尋開心了。」

「是你的計策啊，你這個妖精！」  
隊長攆了一把小寶的面孔肉。

「不要動手動脚的，客人都要來了！」小寶裝做正經的樣子，可是眼風又飄過去了。「你在客堂里迎接客人，我陪黃福認認我們的新屋。」

可是黃福只低着頭，一動也不動。直到被罵爲「木人頭」時，才跟着那個穿高跟鞋的女人往里走，影子似的。走過灶間時，快嘴三娘

娘把指頭向黃福一點，說：「你這個爛好人！」黃福頭也不回，只呆呆的跟着小寶向後園走去。

還是女的先開口：

「你心里也不要難過。現在這種時勢，米要七十元一石，我跟你吃不飽着不暖熱；我跟了徐隊長，你也好少一個吃口。我呢，你看我身上的那件袍子，花樣好不好？」

「唔。」

「這幾天你魚捉得……」

「還好。粥總歸有得吃的；山芋也好當飯。」

「我叫徐隊長同章五爺說一聲，求他答應在他的『蕩』里捉魚，不要你出錢買『蕩票』（註）俗言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我那有不替你想法的。我跟了徐隊長，對你也有好處。」

「我少了一個幫手，我一個人……」

黃福說不下去。女的連忙改變話題：

「你看這園大不大？」

「唔。」半晌，才悠悠的接一句：「晒晒網倒很好。」

「你看這池塘，里面還有不少魚呢！」她拉着黑福手走近池塘；那一個窘迫地縮掉了。

「你看，你看，」女的叫着說：「鱗魚，鯉魚……什麼魚都有！」

男的凝視着池水，好久不說話。

女的也不響，她有點耐不住，想問他是不是豫備把她接回去住大房子吃肉飯。可是黃福的嘴在動了，他說：

「你同徐隊長說一說，把這池塘包給我，車乾了水，魚賣掉了，錢我和他對拆。他留着一池塘魚也沒有用，他吃不完這許多。」

「這個，」女的遲疑了一下。「這個不大好。你天天在園里車水，徐隊長要起疑心的，徐隊長最會吃乾醋，你知道他的脾氣——」

「現在你是徐隊長的了……」

淚珠大滴的落在地上，他把腳掩過了。

一陣陣的冷風。女的提議到那邊陽光下的石凳上去坐坐。

他們在那里默默地坐了半個鐘頭。小寶見黃福稍稍平靜了一點，她求他別再掉眼淚。

「你是來給我道喜的，你也讓我討個吉利，要是徐隊長看見了你眼圈紅紅的，他會說你觸他的霉頭，你知道徐隊長的脾氣。你也想想穿，你看開一點，你依我，好不好？」

「我依你。——橫豎我總是依你的。」女的爲了討男的歡心，答應叫快嘴三娘代替他做一雙棉鞋。黃福也因此稍爲有勁了點兒



。當徐隊長紅着臉進來找他的「新娘」時，他們倆談得正親熱。

〔註〕蕩票：鄉鎮上的土豪劣紳們，仗勢將公共的白蕩算做他們的私產，向官府納二三畝田的「蕩糧」以後，便不許別人在蕩里捉魚；要捉魚先得問他們買「蕩票」，即捉魚的許可證。

### 三

黃福和隊長太太一走，鴻興館就來了人，他們立刻開始「擺桌子」。

拚盆剛擺好，章五爺他們已經進來了。章五爺一進門就對徐隊長恭恭手：「恭喜，恭喜！」徐隊長拍的立正，回了個敬禮。笑道：

「不用客氣，您老請坐。」

徐隊長很欣賞自己的那句官話。他覺得講

官話合適。雖然舌頭捲得不大舒服，然而威風凜凜，頗有一點「軍官」風味。

「坐倒不要緊的，我問你，什麼時候行結婚禮，老夫很想觀禮一番。」

「早行過了。」

「行過了？」章五爺打着哈哈。「太早了，太早了，那末我只好替你移花燭了。」

「您老別那樣了。兄弟歡喜打開天窗說亮話，兄弟不過是請各位喝一杯酒，問鎮上的人討一份禮吧了。」

「說得好，乾脆！」

「對啊，乾脆，兄弟就是那末樣的人！」徐隊長就是那末樣的人，他只要自己達到

目的，不在乎人家批評。當年他作癩三的時候，無論你怎樣罵他教訓他，他全不在乎。你肯罵他就肯借錢給他，他看準這一點。他把你

的話當做耳邊風，只等你的手去摸皮夾或是袋子。他那末無恥地站在那里，叫你不得不設法把這討厭的東西攆得遠遠的。

後來他當了游擊隊隊長，他和他的部下合力東搶西劫。你說這是土匪；他承認這話。他告給你：「現在許多游擊隊都是這樣的。」所以他仍舊東搶西劫。你不承認他的話有理，可不得不承認槍桿的威力。他有持無恐，不怕你不孝敬點兒。

現在他接受「改編」。你說這事情更不名譽。他點點頭。你有眼睛，你看得出那件軍裝的神威；而你也知道徐隊長的脾氣變得很壞。脾氣是往往隨着地位變的，它給有地位的人很多威勢。

章五爺是鎮長。章五爺取笑徐隊長，徐隊長便只好脾氣好一點了。他自己承認：弄這樣

一個女人，有點兒缺德，打着哈請大家吃酒。大家因此無從取笑他，也只好吃酒了。

酒過三巡，章五爺提議請徐隊長和他的「新娘」喝個「合歡盃」，而且——

「而且新夫婦也應該出來敬敬酒，讓我們大家見見。」

「對啊，徐隊長也不應該把新嫂子藏在高樓上，不給客人照面。徐隊長，你真的豫備金屋藏嬌了？」

「兄弟可沒有這個意思，」徐隊長又喝了一大杯。「她在領黃福認認我們的新屋。——

哦，黃福也送了二塊錢的禮，你們想一想！」接着便哈哈大笑。可是章五爺打斷了他的話。

「徐隊長，我說句笑話，你還是不要叫我們想一想了，你自己去看一看吧。」

於是徐隊長紅着臉尋到後園：他們兩個人談得正親熱。

隊長憤憤的把剛吸過兩口的香煙往地上擲，打起官話對黃福說道：

「你放規矩點兒，你知道她是誰的老婆？」

幸虧小寶的媚眼接二連三的送過來，徐隊長的怒氣才稍稍平息了一點。他拉着他的「新娘」往外跑，黃福惶惑而又心痛地跟在後面。

章五爺一看見黃福那股可憐樣子，便想捉弄他一下。他一面叫着：「新娘子來了，黑里俏！」一面叫黃福坐在徐隊長的座位上。起初黃福也不敢不肯。但章五爺是個勢力，他不敢得罪，又被衆人挾持，便苦着臉坐下了。

起初徐隊長給鬧昏了，沒看見。敬酒時，看見黃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頓時怒火中燒，罵道：

「他媽的！」

猛的把酒壺向黃福頭上擲去。

「你這個開眼烏龜，虧你有這張面皮，來喝你老婆的喜酒！咱這兒的喜酒是給你喝的？你替我滾出去，你這個亡八羔子！」

「黃福你真是捏鼻頭做夢」，小寶連忙拖住徐隊長的手，一面斥責她的前任丈夫。「你怎麼配在我們大廳里吃飯，快點到灶間里去吃了飯，快點滾轉去吧！去呀，你還不快點到灶間里去？」

章五爺連忙把黃福望里一推：「去吧」，又轉過身來對徐隊長說道：

「敬酒呀，我們做客人的在等吃酒呀！」一場風波總算過去。大家又喧鬧着又敬「新娘」吃酒，高聲喊着三姑娘拿酒來。

三姑娘惶惑地看了看抽噎着往內跑的黃福

，匆匆地應道：「來了，就來了。」

#### 四

客人散了以後，徐隊長因為酒喝得太多，倒頭便睡。睡不到一個鐘點，面如土色的小寶突然把他喊醒，哭哭啼啼的說道：

「黃福這冤家跳在後園池塘里溺死了！」  
徐隊長怔了一怔。不久却把快嘴三娘娘叫來，賞了她廿塊錢。

這之後，三娘娘談到黃福時，總是那末說。

「黃福這爛好人也是生就的苦命，正當徐隊長豫備提拔他做個伙夫時，他却一個不留心掉在池塘里溺死了。所以說，一個人命中注定要吃苦，就只好吃苦，看看要交好運，閻羅王却來請了！」

不知怎的隊長太太忽然得了個常要打寒噤的怪病。只有徐隊長最有福氣，人們常常看見他得意洋洋的走過街心，手中揮舞着馬鞭子。他，這個「新郎」，是命中注定永遠交好運的？

## 店米豐泰

完全正當經營

良已貨上  
優克購送  
質價格話  
品價電立

謀取合法利潤

地址：戈登路五二六號  
電話：六二七八四

# 漬羽再記

風子

我曾說要把舊社會裏冷酷野蠻的情形忘却，這其實是頗不容易的。使人刺激的是眼前的事實。譬如以殺頭爲例吧，我們還沒有文明到廢止死刑的地步，所以也時常會有梟首示衆的演出，並且還讓這演出成爲外人的照相的材料，登上西洋的頭等雜誌去。本來，爲了要保持「好人」們的天下的太平，偶而處死幾個異端，真也算不得「勳業」的污點。聽說黃帝殺死蚩尤的時候，用的就是這方法，而且還把尸身分開來瘞埋：頭在壽張，軀幹在鉅野，給它一個永遠的隔離。可見在死刑執行上，現在還有人熱愛這「身首異處」的殺頭，不但深有淵源，實在也不愧爲這位聖人的後裔。

不過僅是「克紹箕裘」，學得了一點父祖相傳的老方法，還不能算做挺好的子孫，一面又必須能發展。商紂秦政是以酷刑出名的，同一死罪，就有斬、剖、踣、磔、磔、焚、炮烙、膊醢、辜磔、車裂、支解等等的分別；真如富家之吃鴨子一樣，風乾、醃鹹、切碎、灼爛、五花八門，有多樣的烹法，足以一快吃人的朵頤。就說清朝吧，古法雖多失傳，然而於活人有凌遲，於死人有剮屍，爲了完成暴君的專制，簡直忙壞了奴才的手脚。有誰笑古人的野蠻和愚蠢的麼？我以爲現在

也有的是。

無論時代怎樣偉大，這終於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民國以來，酷刑久經廢止。爲了改善犯人的待遇，還造好新式的監獄，作爲全國的楷範；殺頭也給更正了，執行死刑的方法是絞死和鎗斃。自然，這改革是好的。然而中國的官僚們却自信是英雄——煞星下凡，倘不常開殺戒，就要身招殃禍。這絞死和鎗斃如何能夠過癮呢？爲了敷衍面子，也不過陽奉陰違，從那時起，就開始了祕密的殺人。國家的法律既在韓復榘之流的肚內，人民的生命也祇好伏處於刀下，那結果當然是更糟，一面也更慘了。

且不提未經審判，遽爾處死新聞記者的舊案吧，即使到了現在，也何嘗沒有獨霸一面，儼然小皇帝式的人物。爲了減去殺頭的麻煩，這面是發明了活埋，那方法是使犯者自己掘好陷坑，然後活活的瘞下去。這在劊子手這一面，是可以省去許多手脚的。

遠道是不會相信的吧，又何況連血迹也不見。

周壽昌在思益堂日札裏說：

嘉慶初，教匪之患，蹂躪豫楚蜀三省，數年未定，張船山太史寶雞驛題壁詩十八首，直道賊中情事，并諸將翫冠狀，相傳此詩會以上聞。時船山入京，諸君邀宴於天甯寺，坐間，船山忽向壁大吟云：佛力不到處，殺人如亂麻。吟已大哭。諸君驚愕，爲之罷宴。

我希望現在的當政者，千萬不要以爲天下是怎樣的光明，酷刑正在日趨於慘烈。驛報祇是美

麗的謊言。正如明末的魏鑑一樣，劊子手的門下是早已蓄好了一羣長耳尖嘴的鷹犬的，它們的工作是蒙蔽和粉飾。

## 二

被周壽昌目爲「匪賊」的嘉慶初年的教亂，實際上是不堪壓迫的窮苦農民的暴動，凡會讀過歷史的人們，當很清楚，因爲這也正是太平天國的先聲。張船山雖然是清室的臣民，但他到過外面，逃過「美麗的謊言」，大概是看到了一點真實的，所謂「殺人如亂麻」云云，指的就是「諸將」的戰績。

然而這却使一些泄泄沓沓的人們「驚愕」了，真是沒有法子想。

不過倘還存有一點自愛的心思，我以為是應該警惕的。浮沉於「美麗的謊言」裏，固然十分舒服，而舒服却又是蒙蔽和粉飾的結果，他首先應該提防爲歷史所糟塌。

## 三

織成這蒙蔽和粉飾的，是上面說過的奴才。

豪家的奴才有兩種，劊子手的門下也如此。一種是酷刑的執行者，仗勢作惡，如家丁拳師之流，他們大抵是武夫，往往也較爲粗率；別一種則是以二丑身份出現的論客，略工感慨，薄具才

情，最拿手的是捧場和喝采，有時也向已被踏殺的異端身上吐幾口唾沫，替家丁拳師之流作一點義務的辯護。而這就是他們府上的輿論。

同時又在這輿論下展開了粉飾和蒙蔽。

早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我們鄉間曾經流傳過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篋片，因為善於侍奉，居然做到了一位將軍的二爺——他就是以文字而廁身於跟班的職位；一天，將軍撒了一個臭屁，大家一齊掩鼻，他却連忙做篇「屁頌」，上自周公孔子說起，一直說到清朝的曾國藩，結論是：聖賢豪傑的屁無不皆臭，他就臭過許多，萬無一失云云。我以為現在也正有這樣的論調：沾沾於自己的鼻子的靈敏。這靈敏是真實的，雖然被稱頌的屁未必轉香，但天下並無香屁却總是事實。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論客就十分得意，自以為理論有了根據，「繩之四海而皆準」，視一切都如放屁了。

但這不過證明他其實是篋片。

古往今來，以篋片自居的人物是沒有的。粗人多率，一經點破，往往也會聽到毫不忌諱的回答，「哼！我便狗仗人勢，你敢怎樣？」終於顯出了奴才的臉相了。論客們可就未必這樣的豁達。他們畢竟還是文人，也會起草一些箴言勸告之類的通電，知道跟班不是無上事業，所以總在躲躲閃閃一面蒙蔽，一面粉飾；即使含血噴人，也裝得十分正經，彷彿滿嘴裏都是清水，並非奉命說話一樣。直到新近，我又從報紙的評論和新聞上，看出了一點點。



可惜我還不大明白他們的意思。

但在他們自己這一面，是懂得的。明知黑白，而仍不免加以顛倒，所以含含糊糊，這就是他們比家丁拳師之流更聰明，同時也更卑劣的地方。古人有誅心之論，我想，作惡原無區分，竟還有「赦事誅意」之別，大概也正是爲此輩而設的。

#### 四

這彷彿又是自古以來的通例——

奴才的氣燄，總是高過於他的主子的，所以至今還有「閻王好見」的諺語。倘會跑近闊人的宅第，見過門警，保鏢以及聽差之類的威風，則對於論客們的拍手喊殺，當也早在意中，不必以爲奇怪了。就以清朝的文字之獄來說吧，被稱爲康熙朝兩大獄之一的南山集獄，株連之多，羅織之甚，並不下於莊廷鑑的史禍。九卿會鞫，擬定刑罰，其中有斬，有絞，有寸磔，有剝屍，「族皆棄市」，「有服者坐死」，「未及冠笄者發邊」，連相關的有司以及平日往來的朋友，也都一一治罪，這是奴才們的主張。康熙還不忍下此毒手。到後來，終於頒下諭旨，除主犯從寬處斬外，還減輕一千牽附者的罪名，以昭示自己的「寬大」了。

而這「寬大」却又留給奴才們以歌頌的機緣。

燕下鄉脛錄裏記載那事件的結果說：——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効力書局，救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鏗、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葦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陳康祺生於清朝末葉，民族的仇恨既經磨平，他早已忘記了事實的悲慘，成爲這「寬大」的稱道者了。同書的另一條下，就出現了這樣的文字：——

……我聖朝篤念勳舊，恩誼綢繆，幾無異家人骨肉，貂蟬兜鍪之徒，尙不出心肝以圖報效，真犬馬之不如矣。

在康熙自己看來，他不但「篤念勳舊」，而且還澤及黎民，以論「報効」，實在是不限於「貂蟬兜鍪之徒」的。在這一點上，陳康祺就揚起了更高的采聲：——

聖祖嘗諭閣臣曰，天下黎之，皆朕赤子，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昔成湯之立賢無方，文王之哀無告，夏禹之泣罪人，我仁皇帝殆兼之矣！

這自然不免是奴才的扯淡。在清朝的幾位皇帝中，康熙雖然像是較有人情的一個，他沒有雍正的陰厲，也不如乾隆之驕梟；但那「寬大」，多半是由於對漢人的懷柔，希圖收駕馭之效，別有政治上的陰謀。蕭一山先生談到明史獄的時候，非常憤慨於那結果的悲慘，他以爲其時玄燁方立，驚拜專政，倘使發生於康熙八年以後，必不至於如此的株連。這就揭穿了主子們的用心。

然而驚拜畢竟是一個滿洲的奴才，他的兇殘過於玄燁，一面也正是合於自古以來的通例的。我實在恥言那「寬大」！

## 五

古之所謂五刑，指的是墨、劓、剕、宮、大辟五種。割脚筋，穿耳鼻的刑罰，到了清朝順治的初年，就已停止了。自宮也懸為禁例。孫襄奏請頒佈律令，代之而起的是笞，杖，徒，流，死；每項又各分等級，作為定罪時的伸縮。例如那末一項的死吧，普通的是絞和斬，較重的則是凌遲和梟示。而為奴才們所常常援用的，却正是這最後的兩種。

這時候就用得着主子們的「寬大」了。

不過虎吏私下用的刑罰，其嚴苛的程度，還千百倍於規定的條文。大清律例祇是一部欺人的書籍，頒之天下，所以釣「寬大」的美譽，也仍舊是一點蒙蔽和粉飾的意思。

我想，在真正文明的世界裏，是用不到「寬大」的。喊出了「寬大」的口號，正足以證明那其實是一個殘酷的時代。

## 六

還有一點需要提起的，是上面說及的民族的仇恨。

我的引清室爲例，完全着眼於統治階級與民衆的關係，凡所論列，也不出一個被統治的小百姓的憤慨。其實康熙之流的屠殺，不但因爲他是皇帝，同時也還自覺是屬於異族的緣故。所以神經特別衰弱。雍正的調和滿漢，乾隆的諱言南北，正是此種心理的表現。可見清朝的應用酷刑，於鎮壓下屬之餘，還別有一點控制異族的用心在。而這却應該爲現今的統治者所警戒，早早放下自己的鞭子了。

因爲在對付異族這一點上，無論官民，在目前，那仇恨是一致的。

秋瑾女士在討滿洲的檄文裏說：——

……夫漢族沉淪，二百有餘年，婢膝奴顏，脅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財賦而自不知用，戴醜夷以爲主，而自奴之。彼固儻來之物，初何愛於我輩……年來防家賊之計算，着着進步：美其詞曰立憲，而殺戮之報，不絕於書；大其題曰集權，而漢人失勢，滿族梟張。嗚呼！人非木石，孰不愛生而愛羣，逼不獲已，則祇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異我種族，置之不問之列，則還報之道，亦所當爲。奈何我父老子弟見之不早也！……

衝破蒙蔽和粉飾，這才是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的聲音。她終於以自己的血，膏上劊子手的刀口，結束了一代的酷刑了。軒亭口的風雨雖然使人愁絕，但我們却從此看到了新起的民國。

然現存的形勢而說，民族的仇恨，也還是高過於一切的。王船山說：「即使桓溫輩功成而

篡，猶賢於戴異族而爲中國主。」現在固然沒有桓溫，我們也無須作這樣慘烈的悲鳴。但對於那些挑撥捏造，拍手喊殺，而一面也在介紹王船山的思想的論客們，我倒希望他們能夠仔細的想一想。

四月五日

## 莎士比亞在蘇聯（一）

蘇聯研究莎士比亞一向是非常認真的，前年和去年都曾特開會議，前年第一次會議討論的是擴大莎士比亞戲劇的上演劇目，結果獲得極大成功，去年第二次會議討論莎士比亞作品的俄文等譯本的成績，關於如何在譯文中保持原作的文字的光彩和觀念的豐富這問題，曾引起熱烈的辯論。今年是莎士比亞逝世三百二十五週年紀念，莫斯科特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集蘇聯最傑出的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員和演出人，舉行紀念會。對於莎士比亞研究有素的學者和戲劇批評家都出席宣讀論文或發表演說，主要的論文是全俄戲院協會莎士比亞部主任莫羅查夫教授（Prof. M. M. Morozov）宣讀的莎士比亞在蘇聯舞臺上。

# 江邊

姚雪垠

聖誕節的前日早晨，校務主任朱先生從醫院裏走出來，慌慌張張的向江邊跑去。天實在早得很。月色，霧色，曙色，調在一起，染著稻田旁邊的小路，白茫茫的發明。在這樣時候，這樣地方——一邊是稻田，一邊是池沼，殺人場和亂葬墳——一個人把自己裹在大氅裏，孤伶伶的走着，縱然他吃洋教，心裏裝着耶和華，如果沒有緊急事情逼着，怎麼會能不害怕？朱先生已是中年人，十幾歲就信了耶穌教，然而上帝似乎只在白天控制着他的靈魂，到晚上就無情的把他拋棄，把他交到撒旦手裏。『父呵，願你赦免你的僕人，與你的僕人同在！』……每天晚上朱先生總做著虔誠的，哀伶的禱告，沉痛的呼出來如上的懇求。但奇怪得很，每夜校院裏人靜以後，這位老信徒從來不敢走出他的寢室一步。最後他非常絕望起來，認為自己永遠被魔鬼包圍着，試探着，威脅着，引誘着；所有的讚美詩，禱告詞，聖經之類，充其量也只能解決他的吃飯問題，對於他的靈魂，他的內心的矛盾，歸根到底，一句話說完：不發生力量！

昨夜息燈鈴后，朱先生破天荒的冒了一次大險。

照例每次緊張的騷亂之后，有一刻平靜的休息；每次大門爭將臨之前，有一刻平靜的期待。路得中學鬧了一整天，一搖過息燈鈴，就陷入死樣的靜寂里。朱先生見學生們都平靜的睡去，神

不知，鬼不曉的離開了學校，渡過江來，踏上非常危險的一段小路。月色蒼茫中朱先生看着動搖着的坟頭，樹木，池水，和另外一些不可名狀的黑影子，灰影子，幾次的想大叫一聲，跑回江邊。可是他很明白：他的所有的勇氣會因這一叫而消散淨盡；周圍的鬼怪會因這一叫而看破他的膽量，突然現出真形，張牙舞爪的向他撲來。只好沉着氣，硬着頭皮走去，謝主保佑，朱先生終於平安的到了醫院。

校長吳牧師剛剛退了熱，從昏沉中醒來；瞧見校務主任同一位看護站在床前，就猜到是江這邊的學生運動已經影響到了那邊。把身子欠了欠，讓看護扶他依着枕頭坐起來，閉起眼睛等着校務主任的報告。朱先生把身子向前弓着，低聲恭謹的問道：

『牧師晚上精神可好？』

『呵，呵，』老牧師半睜開皮，喃喃的說，『熱度沒上午高了。』

『我們每頓飯都在爲牧師禱告，求主用他的聖手醫治你，免除你的災難，把我們的牧人：

……』

老牧師似乎聽熟了這一類話，不等朱先生說完就搖擺着下巴說道：

『我清醒的時候也常爲你們禱告，願上帝賜福給他的羔羊。』

這之后，跟着是片刻的沉默。老牧師又喃喃的不知說了些什麼，校務主任就趁機會用一種感

嘆的口氣說道：

『唉！我們簡直像失了牧人的羔羊，尤其是這幾天……』

在教會中，除掉情人間和夫妻間的私語，所有的談話都彷彿根據着一本「會話指南」，你不會聽出來大的變動和修改，你也聽不出新鮮的意見來。外國人看中國人，中國人看外國人，都有一定的成見，就是：中國人認爲外國人全是高貴的，正直的，清潔的，禮貌的，聰明而又學問淵博的；至於外國人看中國人就差不多全相反。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吳牧師對於九一八事變是怎樣的看法，對於學生的救亡運動是如何的鄙視了。教會裏，尤其是內地的教會裏，有幾個中國人不以外國人的意見爲意見？校務主任朱先生，他照常作爲校長的傳聲器出現在講台上，把九一八事變的責任統統歸之於中國人不文明，不民主，不肯服從主派遣來傳教的外國人，總而言之，中國亡了是活該！『要想救中國』，他說，『中國人得信靠上帝，信靠外國人；要懇求主用他的手來拯救中國』。然而這些話似乎對現實不發生力量，搔不住癢處。學校裏時常發現標語，傳單，鼓動抗戰的小冊子。近幾天來，因爲江南岸各校學生的罷課，遊行示威，燃起來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息滅幾年的火炬，照澈了漢江，上下千里，到處學生都有同樣的表示了。路德中學的學生，雖然被聖經束縛着，被一些摩西十誡有同樣精神的校規束縛着，被津貼的經濟鎖鍊束縛着，如今却被時代的巨鐘驚醒，要求解放，要求抗戰，要同隔江的學生羣衆，市民羣衆，取一致的救亡步調。

『我們要罷課——。』



『我們要遊行示威』！

『我們要到武昌請願』！

『我們要……』

朱先生一條一條的把這些「非理性」的要求，和這幾天來校中的紛亂情形，一盤托出，不敢隱瞞，報告給校長吳牧師。老牧師突然身子向後一仰，眼睛睜得大大的在天花板上打了幾個旋，臉上的肌肉痙攣起來。很顯然的他見到自己多年的心血全是白費，覺着良心上實在對不起教會，對不起本國人，對不起天上的父，使了個眼色，讓看護扶他睡好後，又向朱先生望了一眼，每個字像鉛彈那麼沉重的從他的嘴裏吐出：

『我不心疼學校，也不心疼學生，爲着神的意旨，請你不要任他們隨便搗亂』。

從病室裏退出來，朱先生在醫院裏住了一夜，天還不十分明，就急急的過江了。

冬天的太陽落得快，升得也快。等朱先生到了學校，日色已經薄薄的攤在房坡上。一踏進校務處，朱先生就看見幾位重要教職員都在等候着他的歸來。第一個表現得最焦急的是指導主任李先生。李先生是個小個子，比普通人起碼要低半頭。大凡小個子都性子急躁，好動，好說話，所以第一個抓住校務主任肩膀發問的是指導主任，而跟着用一種諷刺的口氣責備校務主任的也是他。他向後退了一步，靠在沙發裏，拿脚尖敲着地板，搖着腦袋，帶笑不笑的說道：

『哼，這些學生我怎麼管理？他們抱有粗腿呀！』

李先生又哼了一聲，還是那麼帶笑不笑的盯着校務主任，不再往下說明。全體教職員的眼睛都跟着指導主任的射在校務主任身上，有的含着諷刺，有的含着忿意，有的在苦笑，有的在欣賞着校務主任的表情。朱先生窘急了，恨不得從沙發裏抓起小李扔出門外，罵他一句『賣主的猶大。』平素他最不放心小李，俗話說：人不够五尺不可交，小李就是個忘恩負義的傢伙。小李以前是他的學生，他一手把他提拔起來。可是自從小李做了指導主任，就明里暗里同他爲敵，時時想擁護教務主任陳先生奪走他的飯盤。幸而外國人相信朱先生，小李之輩無從售其技。但在這樣時候；學校秩序一場糊塗，誰敢說小李之輩不會趁火打劫，推他下台？一提到飯盤之爭，朱先生是任何犧牲都不顧忌的。不過小李話裏有含蓄，他不能沒頭沒腦便發作起來。當他正豫備兜根問底的時候，小李又從沙發裏跳起來，搶着說道：

『哈哈，咱學校裏出漢奸了！』

『誰是漢奸？』

『朱天恩！』小李說，『朱天恩領導着學生們搗亂，作救國運動！』

這報告活像一個鐵錘，重重的敲在朱先生的頭上，敲得他站立不住，眼睛一黑，跌進一把圈椅裏。朱先生萬想不到自小被他養育大的，每學期拿吳牧師三十元津貼的親侄子，竟然會背叛教會，背叛洋人，出賣了叔父。事實不允許朱先生不信：繼小李之后，教務主任陳先生就從抽斗裏拿出來一捲子標語和傳單，說學生們在夜裏開了會，由朱天恩主席，決定今天參加遊行示威。

『這一捲子』，陳先生把那捲子遞給朱先生說，『是什麼學生救國聯合會送給朱天恩的，剛才被我同劉先生收住了』。

陳先生說畢就向劉先生望了一眼，后者露出抱歉的神氣對校務主任點了點頭。劉先生是校務主任的心腹人，這事情還有什麼捏造的嫌疑？是的，無可懷疑，侄子是漢奸，是猶大，是魔鬼，是忘恩負義的畜生，比小李之輩更可惱！三年來小李之流沒有把他推下台，侄子輕輕一脚就把他的飯盆踢毀了。離開了學校，離開了教會，老年的生活怎麼辦？一家人的生活怎麼辦？朱先生眼前一團黑，黑暗中閃動着用泪珠湊成的許多問號。問號越來越多壓在他的頭上，肩上，把他壓得透不出氣來。他猛的眨眨眼睛，問號突然消失了，辦公桌上跳動着陽光，辦公桌旁搖晃着小李的笑臉。

『叫朱天恩！』朱先生向窗外大叫一聲。

一個勤務走進校務處來，向朱先生報告道：

『朱天恩不在校裏。』

『哪裏去了！』

『老早起來就過江了。』

小李向同事們做了一個鬼臉，一本正經的說道：

『爲看朱先生的情面，咱們都別叫校長知道。』

朱先生完全陷入迷亂裏。對小李之輩投降，讓步，請求他們的幫助嗎？不可能。這些假貌偽善的法利賽人絕不可靠，只會對他逐步進攻，斷無妥協之理。馬上辭職嗎？不妥當。萬一校長不誠懇挽留，反而給小李們做個機會。立刻把朱天恩掛牌除名也事實上有困難；第一，說不定會激起學生的公憤；第二，以往朱天恩得到之津貼都得他如數償還。左思右想，想不出個好的辦法來。好幾次他把眼光轉到劉先生和張先生的身上去，結果也毫無發現，這兩位心腹人簡直是兩條死豬，非常的令人失望。朱先生感覺到自己已孤立無助，無路可走，眼前忽然現出一付可怕的景色：午夜，人寂靜，月光暗淡，江水幽咽着，一個中年人突然跳進江心，撲通一聲，水花激得四下飛濺。岸上響起了一個呼聲；朱先生沒有聽清楚怎麼呼喊，只見所有的同事都從椅子上跳起來，擁出校務處，他也茫然的跟了出去。……

朱先生發現自己和同事們坐在飯廳里。禱告畢，飯菜沒滋沒味的，糊里糊塗的塞進嘴裏去，彷彿他並不是在嚼着食物，而是在嚼着他的最后的時光。他快要不再進這飯廳了，他快要不再端這飯盤了。爲着不和這些什物分別，他得鼓起勇氣作最後的掙扎，最後的努力。但目前似乎得一邊同小李之輩緩和衝突，一邊使學生不參加遊行示威。於是朱先生就飯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呃呃，我說，』他用筷子把盤沿兒敲了敲，『咱們都是老同事，老朋友自己夥中犯不着鬧意見。咱們有共同的敵人，咱們共同敵人是學生愛國組織。咱們都是一個戰線上的人，得同心合力起來消滅這個，這個……』

「天恩是他們這個搗亂組織的領袖！」小李眨了眨眼睛，故意把天恩這個名子叫得十分親密。

『那，那，』朱先生忽然堅決的說道，『我開除他，公事公辦！』

『好，「大義滅親」！』平素不多說話的國文教員潘先生，就拿了一句左傳上的話來表示他對於這辦法的極端擁護。

全體教職員從飯廳走出來，休息片刻，就把學生們召集到禮堂裏。在一種嚴肅的，緊張的空氣中，朱先生慢慢的走上講台。低着頭，傷心的沉默了一忽兒，長吁一聲，抬起眼來在全場裏掃了一周，他低聲吩咐道：

『唱讚美詩第一百十六首。一！……二！』

禮堂裏發出來非常單調的，沉悶的，不齊的，五六位先生同少數學生的低音唱聲來。

『全能上帝，萬福泉……源……』

這是在鬧笑話，這不行。如果一開始不能把學生征服，先生們就得總退却。朱先生下了最大的決心，把桌子咚的一拍——

『重來，』停一停，『一……二！』

『全能上帝，……』

參加的人數果然增多了。但剛唱過第二句，人數就逐漸少起來；再往後便只剩下幾位先生

了。

小李不斷的向幾個心腹學生使眼色，希望他們幫腔，可結果一瓢冰水澆頭上，他發現他們統統倒了戈！

當全體讀主禱告文的時候，實際上只有兩三位先生咕嚕出聲音來。學生們趁機會交頭接耳的開着小組會議，弄得滿堂嗡嗡的響。朱先生拚命的叫出來一句『阿門』，嗡嗡之聲才稀薄下去。但跟着地板上就沙沙的響起來，顯然學生們要拿這些急燥的，憤怒的沙沙之聲，向少數的奴隸教育者挑戰，向宗教的壓迫抗議。全體教職員惶急了。他們互相瞟一眼，向這個角落望一望，向那個角落望一望，徒然的瞪着眼睛。小李鼓動幾下嘴唇，打算說點兒什麼，忽然心頭跳了幾跳，便向幾個學生勉強流露出一點兒若有若無的微笑，扭過頭去，心思茫然的望着窗外。

『呃，呃，各位同學，』朱先生的喉嚨彷彿塞滿了眼淚。『咱們都是主的信徒，信奉着一位真神。咱們應該，應該……各位的行爲應該受着神的指示。愛國——都不要亂發言，聽我說話——愛國是國民的本分，我們應該愛國，是的，可是愛國有個愛法，罷課，遊行示威，貼標語，喊，喊口號，有什麼用處？那都是野蠻行爲，不是主的意思。只要我們信靠主，主自然會打救我們，以色列人不是從法老手中逃出了災難麼？所以……』

『噓！噓！噓！』

抗議的聲音從牙縫裏，地板上，激烈的響起來，把玻璃窗子震得嘩啦啦的亂動，小李向陳

先生瞟一眼，兩個不聲不響的溜出來了禮堂。

『媽媽的，他們出賣老子！』朱先生望着一高一低的兩個背影，肚子裏忿然的罵了一句。

如今兩個戰線上的實力就顯明的相差得極遠：一方面，朱先生同兩三位沒有用處的教員支持着講台的一角；一方面，全體咆哮着的學生，他們是青年，他們有火一般的心和力。他們的目光是那麽炯炯，神氣是那麽激昂，不由得敵人不在他們的面前屈服。朱先生本來還打算說出一些恐嚇的話，像什麼開除，送監，追繳學費，追繳津貼的話，然而話到口邊就打起嚙嚙來，變成一聲深長的嘆息。

有人呼出來「打倒洋狗子」，「打倒漢奸」，像一顆炮彈炸成無數碎片，飛滿了會場，禮堂裏處處爆裂着「打！」「打！」「打！」的聲音。拳頭，一個，兩個，一引頭，跟着幾十個大大小小的都舉了起來，在空中揮舞着，在桌子上捶擊着。一部分學生不好意思舉起拳頭，就用腳打着催戰鼓。

『各位！各位！我們……各位！』

呼「打」的聲音小了下去，拳頭陸續的放了下去，戰鼓依然在地板上響成一片。當鼓聲低下去的時候，講台上顫抖着一個敗北者的語聲：

『各位，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都是好學生，都是，都是熱心愛國的青年。不過，你們得爲學校着想，也爲我着想……』

兩顆眼淚滾在朱先生的臉頰上，地板上的殘鼓徒然停止，所有的眼睛都叮在這兩顆淚珠上。一個年紀最小的學生把舌頭伸了一下，扭過頭來對隣座的同學做了個鬼臉。

『各位同學，憑着主起誓，我並不反對愛國。我也是中國人，怎麼會能不愛中國……？』掌聲從全場裏響起來。

『不過！不過，』掌聲一停，朱先生又接着說，你們都沒有踏進社會，你們想不到當教職員的有什麼苦衷。你們愛國，同學們，我以為還是，還是……』

這轉筆給聽者一個不快的預感，所有的臉皮都繃得挺緊，傾聽着下文，準備着新的鬥爭。然而朱先生的話沒有繼續下去，遙遠的傳來一陣羣衆的震天的呼喊：

『全民衆武裝起來收復失地！』

『打倒漢奸！打倒××帝國主義！』

這呼聲給禮堂裏的學生們一種新的興奮，新的刺激，嚙！全體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噪嚷着，喊嚷着，向院裏張望。

『到江邊聚齊！到江邊聚齊！』

有人在窗外呼喊。所有的眼光都機警的轉過來，射在這兩個人的身上。他們又喊了一句，手拉手急急的跑走了。

『朱天恩！朱天恩！』



朱先生拚命的呼喊，追出了學校。他的聲音實在過於震顫，過於嘶啞，過於無力，幾乎是在哽咽着。學生們彷彿預先有了計劃似的，像潮水，像濤羣，擁出了禮堂。經過片刻的紛擾，隊伍排成了：大的在前，小的在後，像衝出閘的激流，一直向江邊跑去。

江邊，匯集着各色的羣衆。沙灘上，石堤上，滿滿的盡是人頭，盡是拳頭；人頭在動蕩，拳頭時時高舉到空中。鮮明的青天下，陽光在飄動的，無數的旗幟上，閃耀着，跳動着。江岸上爆裂着幾千個喉嚨的同聲狂呼。從上帝腳下跳出來的一隊學生，在石堤上合併到黑色羣衆裏，緣一道溪水歸入了湖泊。

朱先生呆呆的，迷亂的，獨個站在離羣衆較遠的地方，用怯懼的，失神的眼光找尋着，找尋着他所喪失的，被瘋狂的羣衆從他的身上——不如說從他的靈魂的深處奪走的東西。

羣衆開會了。有人站在石堤上對羣衆演講着，但聲音却聽不清，只見羣衆轟一聲擁到水邊，揮着帽，拍着手，歡呼着。兩隻大船順流開走了。每隻船頭上都招展着一面白旗：「××學生請願團」。第二隻船尾上，雄糾糾的站着朱先生所追趕的，尋找的那個「迷途的羔羊」。被歡送的代表們在船上一邊揮着帽，一邊唱着歌。歌聲激昂的揚起來，和着掌聲，槳聲，水聲，飛上了堤岸。

帆影漸漸的遠去，消失在江面上的薄霧裏。羣衆重整了隊伍，呼着口號，衝進大街。青石路上，幾千隻腳發出來雄壯的，力的步伐。

朱先生孤伶伶的被遺棄在石堤上，茫然的凝視着江水，一直等到禮拜堂的鐘聲鏘然高鳴，把他從絕望的麻木中驚醒，他才無力的吐出來兩個字：『完了！』

# 浮塵

柯靈

——其一

我愛水甚於愛山。山有它不可逼視似的森嚴，面對着重疊的峯嶂，險巇峭拔之感往往使人屏息。而水却不然。烟波無際水天相接，固然曠闊可觀，一灣淺溪的明淨，也使人感得甯靜與親切。

在精神生活的領域，我們所嚮往的境地，不也是這樣的嗎？有人多智，也有人富於情感，他們或者以哲人似的深思明辨，從容應付世事，剖析人生得失；或者以一顆滾燙的心，注向人類，注向萬物，廣泛地分担着天地間的哀樂。他們的冷靜和激盪都使我們感動，但更其使我們覺得可愛可親的，豈不是因為他們心境的澄明，理知凝凍如一潭深碧，情感激動如一片浩瀚的波浪嗎？

翻翻歷史，再看看現實，有多少咽嗚叱咤的人物，他們談笑自如，輕易不動聲色，一眨眼可使風雲變幻，一掀眉可以使山岳崩頽，威嚴的臉相，深藏着多竅的心，它機警，聰明，勇敢，決斷，從這裏發出來的，一切是計謀，一切是策略，幽深而不可摸捉，恰如崗巒起伏林莽縱橫的一片大山，對着它，你想像不出是怎樣濃茂譎奇的光景，却由不得胸口偪窄，呼吸急促，湧起一片森然之感。——是尊敬，也是畏避。

真正的魔道，則像橫山的霧，斷流的淤泥，足以使崇峻和澄明失蹤的，一種蔽塞性靈的現象：祕密。

試向稠人廣座提出質問，誰能夠毫無愧色的挺身而出，說是『我生平沒有一件不公開的事情』呢？如果他不是撒謊。我們太平凡了，或多或少，不免懷藏着一點隱情，縱或無關道德，也祇願意獨自知道，如果無心洩露，或者被人指穿，一陣侷促，我們會禁不住臉紅耳赤。這是一種尊嚴的傷害，但也一種解放，祕密永遠埋在心底，對於一個胸襟還不失坦白的人，正是靈魂的無期的囚禁。不可想象的，是生命裏馱着無數祕密，還能夠灑脫自在的生活。

生活如秋空，心境如流水，映照着無比的晶瑩。風雨晦明，各極其數；荇藻蟲沙，歷歷可數。這想法也許過於拙樸，因為世態繽紛，人事錯雜，一切未必如此單純。可是沒想着這樣的境地，不也是一種很大的愉快嗎？

#### 四——二二

#### ——其一

人性中有許多不可解釋處，執着正是一點。

晚餐時偶然吃了一點馬蘭荳，這一夜就做了無數的夢。那深凝的翠色，特別是那略帶苦澀的清香，一直逗留在味覺和嗅覺的尖端。——那是一種青草的香氣，一種野花的香氣，它曾經融化在我存在的一部份，祇要一接觸，就像看見童年的伴侶，一切都極其熟悉。——它使我想起綠遍

天涯的田園風景，在隴上剪取野菜的村姑的歌聲。

爲什麼呢？——其實我對於這野菜也未嘗有特別的好感。說來不免啞然，我們雖然在都會裏鬼混了多年，早混成道地的城市人了，但來自鄉間的，依然不能忘情於鄉間的泥土氣。這樣的遐思，也不過是一點對於鄉土的執着而已。人們離故鄉越遠，精神的距離反而越近；正如置身海外，或者周旋於異族者之間，一個平時忽略的觀念就會特別清晰，時時記起自己是黑髮黃臉的中國人。

細想起來，我們的感覺大約不能算是十分靈敏的，祇要看時間總是帶着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溜走，就是個老大的證據。但有些地方可真細如髮，對於最親近的人，我們能清楚地聽出腳步聲辨出微弱的氣息；對於熱衷的興味，我們能分析一切最精微的特徵，例如象鳥者懂得鳥語……凡有所愛，有所執着，它們都足以使人顛倒，以生命相角逐，有如殉道者，祇要有努力的鵲的，犧牲也就是收穫，人們將毫不猶豫地迎取。感情有所附麗，理想有所寄託：殉愛與殉道者各有自己的世界。

不幸者一無所有，連維持生存最低限度的條件，例如衣食和自由也失去了，最後也還有他們對生命的執着，在一切迫害與壓榨中，他們不顧一切的活下去。一個風燭殘年的老者，戰爭波延了他的鄉井，他還是固執地在礮火下留着，爲的是那裏有他預築的墓穴。誰能夠照料自己一冥之後的事呢？可是他戀戀於他埋骨的鄉土。

我們是生物的一種，所以我們不能解脫一切生物對於人世的執着。這是一種痛苦，也是一種幸福。

# 陳媽

方曉白

陳媽是一個古式的鄉下女人。公館里沒有一個娘姨不剪髮，獨有她梳的還是幾十年前在鄉下流行過的硬幫幫的巴巴頭，紅線紮根，橫串一根牛骨針，用黑線網網成乾牛屎那麼一撮。別人一概剪短了袖子，穿一身陰丹士林短褂，脅下掛一方手絹，或者開叉里露出一角粉紅小紡短衫的襟邊，陳媽可仍舊鄉下打扮：老布長褂子，外罩假嘩嘩黑色的長馬夾，漿洗次數太多了，一攤一攤像發霉似的起着白糊糊的毛茸，領口也是的，而且缺一處短一處弄成了鋸齒形，像被老鼠咬過了一樣。

來上海十多年了，她竟一點沒有沾染到城里人的嗜好同習氣。年紀不過三十出頭一點，額角早就刻上了許多皺紋。她有狹狹的前額，淡淡的眉毛，菊花梗蒂樣的小口，獅子鼻，摺成皺襞的小眼睛——一句話，小模小樣裏面帶着點安徽農村裏的土氣。陰沉得超過了她的年齡；農村土氣更增加了衰老，叫人覺得她至少有五十歲的樣子。

她喜歡數落，喜歡嘮叨，可最恨那些說玩笑話的夥伴：嘻嘻哈哈的，全沒有個女人的規矩，尤其因為對手是拉車阿三或者燒飯的連生的原故。吃飯時候，男女傭人分開來各佔半個圓桌面，陳媽：每次搶先總擠在女的一邊當中一個位置，她怕挨邊，同男人摩擦着胳膊肘；哪怕外面還罩

着很厚一層褂子。即使這樣，吃飯時候仍有許多難堪給她受。身體不跟男人接觸，男人的笑聲，說話聲，却無法使它不跟自己的耳朵接觸；連生和阿三年紀都還青，年青人不免起些憐念頭，說些不乾不淨的混話，括到陳媽耳朵里，就能叫她直燒到鬚子根，彷彿那些話是專對她一個人說的似的。偶一抬頭，看見對面射來的眼色，她就更加難受。頰下像缺了一條筋，頭抬高不久，總照舊要埋倒下去，眼睛看着鼻子，鼻子湊着飯碗，東西吃下肚，全辨不出個味兒。有時，筷好端端捏在手里，也會喪魂失魄掉到地上，好像燒紅得燙了手一樣。

「快別說啦！陳阿姊臉都紅了：……」有誰示意給大家說。

「真像個十七八歲大姑娘！」又一個接着話頭。

「兒子都有你這樣大了，還大姑娘呢！」

「可是她還假裝正經，裝做什麼都不懂得！」

看着陳媽那付儼乎其然的樣子，大伙兒更高聲的笑了。

陳媽有個兒子，年紀才十六歲，矮小的身材使他看來更顯得小些。在斌記裁縫店學徒弟，到這年年底是整整的五年了。

提起兒子，陳媽心里說不出是那一股子勁兒。兒子好像一塊石片，擲下去，在她心窩激起回憶的漣漪：她記起來一個頭頂心紮着二寸來長小辮子的娃娃，臉盤是瘦長條子，兩邊各有一隻答拉向下的耳朵，在鄉下，人家說是搨風耳朵，不好看，陳媽却說是福壽之相，將來前程無限。分

手時候，他才只有四歲光景呵！……現在，孩子來到了自己身邊。裁縫店離公館只幾條街遠，雖不能時時見面，心中存着一個比較，總覺安心了許多。孩子給她一點什麼，是歡喜，也是矜持，使他覺得有了寄托，覺得樣樣都不比夥伴弱。像古香爐蹲立在洋式桌子上；她感覺自己有些孤單，但這也正是自己可以驕傲的地方。

空下來她總是默默的打算：

「一月拿五塊錢工錢一年就是六十；十年六百；二十年一千二……除了工錢，少奶們打牌抽頭，逢節還能分個十塊廿塊的。這樣再做十年二十年，怕還不能成個小小的財主！東市梢頭算命先生算的，真一點不錯：他說我好日子都在後半世哪！……」

一想就想到非常遠的將來。她夢想兒子已經出了師，小孩子跳三跳，長三寸，幾個月工夫，又長高了許多。現在成了堂堂一表人物，在斌記裁縫店當第一號老師傅。不久，自己開了店……又不久。抱了孫子……

就在這樣美好的夢想裏，她做夢一般工作着。

根寶送貨出來，順道來訪問她，是她最快樂的日子。

回憶是模糊的，連丈夫怎麼個長相都記不大清楚，根寶這孩子竟能是自己的骨肉，自己生的！瞧那雙攝風耳朵照舊還是彎彎的，像鳥的翅膀扯起在東瓜腦袋的兩邊。那眼睛，那鼻子，……一切都像誰呢？

她快樂一陣，又羞愧一陣，然後像私會情人一樣，把兒子接到自己屋裏生怕別人會來「吃豆腐」，說兒子長的像誰啦，兒子的爸在那塊啦，怪羞人答答的，趕着又門悄悄的帶上。這樣，她可以安心一點，可以隨自己的意去從兒子身上找到樂意要找的東西。

兒子剃了個光和尙頭，不像想像那麼漂亮，可也說不出有什麼缺點。三番兩次叫他站近來跟自己比比長短，一面嫌他不夠長，一面又寬慰的說：

「夠長了啦！夠長了啦！難道要他長得像根電線桿嗎？比起前些年那總是……」

可不是，在母親眼中，兒子總像是澆了糞一樣在長發着呵！看到下面一雙手，通紅，滾胖，陳媽心裏刀絞一般的痛：

「怎麼弄的喇！這雙手……」

兒子不答話，像受了委屈似的。

陳媽心中更加難堪。

「真氣死人了！」這是她的口頭禪。差不多每次開口，少不了總要加上這麼一句。「前世不知欠了你們陳家什麼債，你爸性子不好，現在你這小鬼……好端端問你話，你虎起了臉不回答，蠟燭脾氣只配給老板打……」

提起心中隱痛，根寶眼圈紅紅的，幾乎要哭出來：

「把我送到那倒楣地方，還說我不好！」



「店裏怎麼樣？老板打你嗎？」

孩子趁這當口，把平日的鬱積一起吐了出來。他抹着淚訴苦：

「老板倒還好，就是老板娘不好。拖地板，倒痰盂，全是我一個人。一頓飯兩頓糊，吃不飽。晚上還得伺候老板娘搓馬將，等牌局散了才許睡，害我一天到晚打瞌睡。老板娘說我是機器，加點油進去就行，用不着睡覺的。就是油，他們也不肯給加足……」

到後，聲音變成抽噎，話頭被眼淚打斷了。

這個強孩子哭得多淒慘！陳媽忽然懷疑起自己的計劃來。她彷彿看見老板娘搭着根寶衣領在狠命的打，抓起什麼就是什麼，掃帚，尺，一起下來，打得根寶身上一條條盡是紫血痕。這一切陳媽是早就料到的。她溺愛根寶，可又自動把根寶往虎口裏送，她簡直不懂自己在發什麼癡，是什麼鬼叫她下這樣的毒手！

「店有店規，家有家理……」她莫明其妙的喃喃着。

「他們不講理。飯也不給吃飽。」

「那有什麼法子呢！」接着，想起一大堆的話：「吃他一碗，憑他使喚，誰叫你投胎的時候不好好睜一下眼睛，挑一份好些的人家？世上原是學徒和養媳婦最苦，熬過這一關就好了。俗話說：師父打死不抵命，又道是老板娘比娘大，現在受人家的氣，將來自己做了老板，一樣可以出本，這叫做一回一報。從前你娘……」

根寶再沒什麼說的，呆呆的站在那裏，用髒污的手擦着眼睛。

「到底快了啊！」一抹希望掠過陳媽的心頭。

「年底出了師就好了。你也得爲你娘想想，這十多年來吃了多少苦，爲的是什麼。」

兒子神氣冷冷的，小眼睛閃着仇恨的光，活像十多年前他的爸！

「根寶，你站過來！」

陳媽又比了一下高矮。記住自己只齊兒子眉毛那處高，希望下次來，兒子高得像棵冬青樹，

自己會矮他一個頭。

「唉，你娘真是老縮了！……」

她高興得笑了起來。想想再有什麼話要說，話似乎很多，可又不知從哪裏說起。

「時間不早了吧？」

兒子點一下頭，一聲不響就往門外走。

陳媽後悔着，責備着自己：「這簡直是趕他上路呵！」

但說出口來的，却是：

「應該走了呵！多待些時候，回去怕又得挨老板娘罵……平時巴結的做事，沒事不要常出

來！馬路上汽車小心！唉，快了，到年底讓我辦一桌謝師酒……」

她像夢囈一般數落着，自己都不知在說些什麼。

忽然，看見牀頭有一包東西，大概是兒子忘了拿的，趕忙拿了追出去。廚房裏大家望着她，她顧不得羞愧，只扯直嗓子喊：

「根寶！根寶！這孩子這麼忘性，真是死人子！」

兒子回頭望了一眼說：

「那是留給你的！」

「留給我的……」

根寶埋着頭，就走掉了。肩膀一聳一聳，兩隻鳥翅膀樣的耳朵迎風吹擺着……

陳媽帶七分懷疑回到房裏，心裏重覆的想：

「能有什麼東西留給我呢！」

打開紙包一看，盡些是破布頭。絨布啦，羊毛絨啦，嗶嘰啦，……什麼都有。大概是老師傅們不要，給擲在垃圾箱裏的。東西却是好東西，是來路貨的料作，平日挨都甬想挨一挨的。陳媽感到一種溫暖，一種超過那些東西價值以上的價值。她愛惜那些料作，而愛惜却似乎是爲了兒子的原故。

外面；隱約聽見又有人在打趣她：

「真有點『十三點』脾氣！」

「一點也不大方！」

「彷彿是私生子，偷偷摸摸幹出來的一樣。」

「別說壞人家！人家那種事是不幹的，根寶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呀！」

接着，又是一陣哄笑。

陳媽心裏接着是一陣懊惱。她後悔剛才不該罵了根寶，讓他委屈之上再受些委屈，幽幽悒悒的走回店裏去。嘴裏阻止他不給出來，心裏却願意他每天都出來一次，出來望望這寂寞的女人。她對兒子起了謊，她對不起兒子……

外面的談笑聲顯得那麼遼遠，彷彿是隔在另一個世界裏的一樣。她悄悄的對自己說：

「瞧着吧，磚瓦也有翻身的日子……」

眼睛潤濕了，兩條冷冰冰的東西從頰上掛了下來。

接着幾天，陳媽做事更加勤快起來。她起身比誰都早，簡直就像不睡覺的。依稀聽見一點聲音，錯當是白天到了，趕快掙扎着眼睛起來，像胡亂響應別處的鳴叫，從雞埒裏撲籟翅膀跳出來的雞一樣。等她把隔夜漿洗了的衣服都熨好，疊好，東方天才透出第一道白光，慢慢的，隨後才有糞車啞嚕啞嚕的聲音從石子上傳過來。

倒完馬桶，忙着就去燒點心，打掃房間。名分上可以休息不做事的當口，人家看她容易欺負，還是把許多不該她做的讓她做。連生不高興起早，隔夜預先關照陳媽，讓她把爐灶生好，買菜回來就可省掉一番手脚。淘伙裏吃完饭，洗碗抹桌一類事，又是她一個人擔當。

一天到晚，樓梯上只聽見她一個人跑上跑下小脚咚咚的聲音。孫少爺喜歡學她樣，蹣起脚尖，用後跟踩着地板，小手一前一後划着，屁股扭轉着，嘴裏唱着歌：

「小脚娘，愛吃糖，沒錢買，抱着小脚哭一場……」

陳媽聽了一點不生氣，她笑着說：

「孫少爺學得真像！……把一隻脚踩得這麼響，真氣死人子！」

一邊說，一邊偷偷望望少奶一眼。看她高興還是生氣。若見少奶高興得在笑，她就一直陪伴笑下去，直到少奶面孔又陰沉下來為止。

別人有時規勸她：

「陳阿姊，莫怪我說你！你真太老實了，來上海這麼些年啦，連三公司都沒有去逛過。人又不比牛馬，你這一生一世難道就買絕給公館裏了嗎？」

「快別說啦！天要打的呀！」她連連搖着手好像聽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一樣。

那個故意尋她開胃，偏說她不愛聽的：

「又不是尼姑，天氣這麼好，出去走走不好？三公司才好玩哩，上面還有屋頂花園，男人女人一大羣，真正好白相來希呀！」

陳媽臉孔馬上紅了起來，像怕沾染什麼骯髒似的，急得連忙躲開去。

「這都是前世的報應呀！」她自己尋思。「前世一定做了什麼虧心事，所以今世罰我來受這個

劫難。娘姨她們全是些妖精轉世，就沒一個我看得上眼的。還要帶累人，拖去玩什麼三公司，屋頂花園，誰知那是些什麼混賬地方，說不定又是跟什麼野男人軋妍頭去了！唉，罪過，罪過！」

世道真是變了！連她這樣規矩人，不時也會想到這些髒念頭上來，真是天大的劫難喇！

城裏事情她什麼都看不慣，哪怕是生個基炭。她背後時常觸連生的「壁脚」：

「看連生個炭基吧！哎呀，真笑死人子，笑得人肚子都笑痛子！」

做起事來她喜歡搶在人家的前頭，一邊搶，一邊還要不住的咕嚕：

「真氣死人子！這樣看不起人：公館裏事情又不是誰一個人的事，大家都可以出點力的呀！

我年紀又不大，起碼還做得動十幾二十年……」

等事情搶到她手裏，她又有一番牢騷：

「真是死人子！公館里這上上下下十多個人的事情，全是我陳媽一個人包辦！我可一點也不

抱怨，工錢五塊一直沒有加過，換了別人，哼！」

她是這樣的跟人合不來，淘伙里簡直沒有一個人喜歡她。樣樣事情沾她的便宜，但一種更大的嫉妬使他們討厭她，像討厭一隻臭虫。

有人冷嘲熱罵的笑她：

「陳媽做事勤快，怪不得東家頂喜歡她！她是大好人，沒有肚臍眼的！」

更有些人就乾脆唾著她的臉：

「誰兇得過你！誰不知道你是這公館裏的老上代，專門觸人壁腳的老狐狸，老妖精！」  
陳媽一生氣，話就更加多了！

「罵我老上代，老妖精，真氣死人子！我這樣的人，再好說話也沒有子，還說我是老上代！你們那一個不狠過了我，我……我……這樣做人，比黃蓮還苦十分子！唉，真氣死人子！」

她吐字不清楚，又加夾著許多安徽土字，大家聽不懂，只當聽什麼有趣事一樣，拿來取笑。

大家學她的安徽腔：

「真是死人子！」

她還是一本正經：

「人家忙都忙不過來，你們還要跟人瞎纏！真氣死人子！」

又是「氣死人子！」

男人的「打棚」啦，同伴的譏笑啦，三公司的誘惑啦，在她看來，都是修善路上的陷阱。她一步都差池不得，走錯一步，就永世不得翻身！

立秋一過，天氣陡的冷了起來。路旁梧桐樹的葉子先是轉成焦黃色，慢慢的，像被蠶蛀食了似的有了許多洞眼，三片兩片飄落到地上。

由葉尖的風聲，陳媽想起兒子身上的寒衣。根寶舊棉襖有好幾件，面子可都是破爛不堪的了，棉絮薄了，再抵不得寒冷。於是費幾個上半夜工夫，把面子補好，又把兩件棉絮拚湊成一

件，看來就像是新的一樣了

碰見人就給看她自己的手工：

「不是蠻好嗎？你可看得出來這是重新補綴過的？」

用兒子上次帶來的絲絨，裁了雙鞋面，配好底子，預備下回讓他帶去穿。碰見人，她用同等的熱心來誇耀：

「這雙鞋面現在至少值三四塊錢呵！」

隨後想到兒子的一切，悔惱不該告訴人，羞得又把臉漲紅了。

下雨，刮風，天陰，天晴，她工作著，心里懷著顫抖的初戀的祕密。

「根寶明天總該來了吧？」

天天懷著希望睡去，天天伴著同樣的期待活下來……

終於在一個大雨的深夜，陳媽聽見窗下有人呼喚她：

「開門！」

一聽正在轉變中的年青男子的半濁音就確知是她兒子根寶。這麼大的雨，深更半夜怪怕人

的，他跑來有什麼事呢？莫非這是個夢？

三脚兩步出去開了門，根寶頭上早已打得津濕。

「這時候還出來送貨？」



陳媽問着，拉根寶進自己屋里，讓他在床沿上坐。

「坐濕了也不要緊的！你坐呀！」

兒子從瀾漫水氣的長長的睫毛里看著娘，輕聲的說：

「我是逃出來的！坐一會兒就得回去！」

「逃出來？」

「上次送貨出來回去老板娘就打我，說我學壞了，做事情不像先前起勁。她說都是家里人教的！她不許我出師以前再見你的面……」

根寶大人氣概的咬了一下嘴唇。陳媽想：根寶要哭了吧？可是終於沒有。

幾個月不見，根寶彷彿清瘦了許多，配著瘦小的面孔，眼睛更顯得大了。兩隻紅蘿蔔一樣的手也顯得更大，更紅……

「根寶你今晚上就在這裡睡吧。」陳媽真是生了氣。「這些該天殺的真不是東西，白白替他做工，回頭還得受他教訓，你偏不去，看他怎麼樣？」

「不回去是不行的！……」

根寶到底大了，懂事了呵！他懂得體貼媽，情願自己多受些苦，讓媽好安心過日子。這麼一想，就更覺得根寶可憐……

外面雨越下越大。窗子被打得叮叮咚咚響，漾著雲母石一樣的暗色的光輪。窗上的叮叮咚

咚，瓦上的急驟的繁音，簷漏的拉長的「的——塔！」混合起另外一種針腳樣淅淅瀝瀝的聲音，叫人沉重得喘不過氣來。風吼著，外面一片漆黑……

「我該走了！」根寶忽然站起來說。

「這樣大的雨……」

陳媽嗓子低得像蚊子叫。

根寶兩條腿像搬不動了似的，到房門口又停下了。他拉長沉濁的聲帶喊著：

「媽！……」

喊聲這樣慘，又這樣的寞寂！

「你身體覺得怎樣？有不好過的地方嗎？」陳媽跟在後面問。

可不是！瞧他背影額得多麼伶仃！上次高出自己小半個頭，這回也還是一樣，並沒有像冬青樹一樣再往上長發。背可是駝了，胸口凹了進去……

「是的！我這里難過！」根寶指著胸口，過一會又指指腹部。「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著。一睡到床上就咳嗽。仰躺還可以，側睡胸口就痛，氣喘，悶脹……店里我跟誰都合不來……」

陳媽心里一陣難過。想留他睡，嘴里却放出催眠般的聲音：

「不管怎麼，熬到年底再說吧！無事不要多出來，我說過多少遍了，你總是不信！閒氣能撇開就撇開，多想了，自己身體吃虧！我們窮人就靠身體是本錢，你想你娘……」

忙著把補綴過的棉襖給孩子穿上了身，又把絲絨面的新鞋子給揣在口袋里，陳媽這才覺得安心一點。

「媽！……」

不等根寶說完，她像逃避似的催促他：

「快去吧，回頭老板娘……」

根寶往門外一跳，就被黑暗和雨聲吞沒了。

「這麼大的雨……孩子真淘氣，真氣死人子！」

嘴里罵著，一想兒子已經不在身邊，却又悽慘的哭了。

每次根寶來，過後她總要獨自哭泣一陣，却從沒有這回哭得這麼傷心。骷髏般的瘦猴頭，痛苦和絕望的眼光……永遠壓著他的心，像被夢魘壓著一樣。風這麼猖狂，雨這麼大，根寶，可會平安回到店里？咳嗽著，胸口脹痛着，慢慢的長夜又怎樣度過？……

這一夜，陳媽沒有好好的睡著。

第二天，她出乎意料的遲起了。一夜的憂傷，給她額角添上更多的皺紋，眼泡浮腫著，瞳仁泛著白光。

她似乎完全變了個樣兒。提起兒子，她不再覺得害羞。

「昨天做了一個夢，真怕人！」也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她獨自一人咕嚕著。「一下子根寶

就……可憐我守寡十多年，只爲陳家這一個根。老天爺收人，可千萬別從根寶身上打算。要我老太婆的命都可以，就是不要碰我家根寶一碰。天知道我這十多年吃了多少苦！我可從來沒有虧待過人呀！」

接連好幾天，碰見隨便誰都是這麼一句：

「你說我虧待過人嗎？」

孫少爺愛學嘴，見到她就嚷：

「我虧待過人嗎？」一邊還把腳蹬得咚咚響。

陳媽往常是要浮上諂媚的笑的，這回却拉長了臉，一笑不笑的說！

「對啦，你說我虧待過人嗎？一生下地來就被人糟踏……」

孫少爺被她瘋狂的眼睛嚇哭了，她可仍然不放手：

「你說……你……說我這十多年受了多少苦，爲的是什麼？老天爺難道瞎了眼，不偏不歪偏要找這苦老太婆進賬？」

過了好久，她才覺醒似的安靜下來。揉著孫少爺的手，哄騙他：

「捏痛了吧？孫少爺是頂好的，千萬可別告給少奶奶知道！」

孫少爺一溜煙嚇的跑了。以後就再也不敢接近她。

公館里大家把她當瘋婆子看待。以前還有人跟她打趣一下，現在索性遠遠見了她就躲開了。

和她說話最沒趣味，三句不離本行，扯來扯去總要說到她兒子，羞她，她也全不覺得。

「這爛污貨！千人摟萬人抱的！面皮厚得來！」

她彷彿不聽見，只念佛似的唸著：

「你說我虧待過人嗎？」

與其用手，她無寧更多是用心去忙亂了。地變得像個遊魂，彷彿四邊由許多不可見的手攙扶著，搖搖幌幌在沙漠上走著似的。隨便在哪里坐下，立刻就打起響亮的鼾聲睡著了。瞌睡這麼多，早上可總是最末一個起來。馬桶不倒，爐灶也不生，同伴平日佔她便宜佔慣了，沒有便宜可佔，就更加憎恨她入骨。現在輪著人家來觸她的「壁腳」：

「少奶，看陳媽生個炭基吧！橫倒著擺，灰也不給撥撥上……」

或者是：

「少奶，讓陳媽認定一隻碗吃飯吧！她吃過飯，碗總是不洗的，我們侍候東家還忙不過來，可再沒有工夫伺候她！」

少奶叫她來給她說：

「陳媽，你這些日子！」

「我自己知道！」她苦澀着臉，搶著回答。「就是不知怎麼這一陣……咳，我年紀老了！」她槌著背，彷彿真是老了許多的樣子。

「下去吧！以後好好的做事，多走動，少說話！」少奶吩咐她。

她又嚙嚙起來：

「你說我虧待過人嗎？我來公館里十多年了，公館里用人有來有去，我可老是沒動，東家從來沒想過要歇掉我。東家的好意我是知道的，不懂好壞就算不得是個人。一定是哪個狗×的在中間觸壁脚……」

嚙嚙得叫人心裏說不出的煩膩，還夾著許多粗字眼，更別提走道的那個慢騰勁兒。

回頭不是把畚箕攔門口放著，絆人一個筋斗，定是多用了電，插銷沒拔掉，使熨斗燙焦了衣服。小脚不再咚咚的響，彷彿在薄冰上滑走似的，一步挨一步，連個螞蟻都捨不得給踏死。

「快些呀！」人家催她。

她擺出三姑六婆的老辣樣子說：

「又不趕火車，忙隻屌！」

什麼話她都說得出口。她像隻老雌貓，擠在人中間討人厭，趕她不掉，她自己還是美得了不得。

晚上，却往往聽見她躲在房里哭。哭得很傷心。

年底，斌記裁縫店來結賬，根寶沒有一塊來。斌記的老板，一進門就在厨房里跟人談起天來：

「……這孩子自己不小心……吐了血……後來……」

陳媽隱約聽到斷斷續續幾個單字。待她拐著小腳走進去，話像退潮一般隱淡了，以至在寂

靜。

「根寶怎樣？」

按下一顆踴跳的心，同時用聲音和眼睛在老板臉上搜索。

「根寶嗎？……」那個故意拉長著聲調：「還好，還好。」

一看就知道有什麼事隱瞞著她。兩撇疏朗的老鼠鬍子，上面有一粒黑痣，笑的時候跟著一牽一跳。

陳媽恨不得跑去把他鬍子扯一下。她眉毛一橫：

「說什麼也別想瞞得了我！……老實給你講：待得好就好，不好的話，你老娘不是好惹的，三關六碼頭我哪一處沒跑過……」

手攙在腰里簡直就像流氓婆的樣子。

「幾天不見，陳阿姊怎麼老辣多了！」老板乾笑了一聲說。「不過，人總得講理。他兒子……」

「怎麼樣？」

「不是陳阿姊問起，我真也不好意思說。他在我店里，吃我的，睡我的，病了已經好幾個月。他咳得太厲害，一直我都沒有勞動過他。真像是接了個晚爺回來……」

「怎麼，他病了」？陳媽眼睛睜得滾圓。

「吐血！我們剛才還在談起他！」

嘴角一粒小黑痣不住的跳，跳，上下左右，滿屋子亂竄，接著，房子旋轉了起來……陳媽看見一個高大的漢子，那就是根寶，後面一個女的，像是根寶未來的媳婦，又似乎就是老板娘……隨後，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一片血，……

陳媽醒過來的時候，老鼠鬍子已經不見，大家圍着她在談論：

「老板也不好，這麼大的孩子，叫他做這麼重的生活……」

「那可也不能怪老板！天下烏鴉一般黑，誰做老板的還能白給飯吃嗎？」

「老上代自己不好，近來老是老氣橫秋一付寡婦面孔，碰見誰都要虎白眼！」

「前幾年她多忠厚！都是上海地方風氣不好……」

看見她醒了，就有一個娘姨塞了包東西過來：

「這是兩個月的工錢，少奶給你的。她說這里事情忙，恐怕你吃不消，加上年關就在眼前，公館里多一個病人礙手礙脚的，反而不方便。看在陳阿姊是老用人了，所以多賞十塊錢。……」

陳媽一個字也聽不清。這世界對她是太隔膜了。

她心里只盤踞著一個念頭：

「你說我虧待過人嗎」？



# 生辰

朱城碧

## ——今年我活滿了廿九歲

我的心思就這樣走入虔誠，  
彷彿站在聖殿前，在祭壇上，  
獻過祝福的犧牲。

在此時，我預備忘了所有，  
別的悲哀，或者夢一般的歡情；  
傾呈了心愛；在這樣活滿了廿九歲的生

辰！

那般平靜並且安詳，  
凝視着逝去的歲月，  
怎樣飄忽地像這神爐內的香烟。

牢牢地繫住我的憶念：  
是那個黃昏，那雷砂吹成大霧，  
風呼嘯着，樹上的冰枝擊響叮叮。

裊裊地上升，裊裊地飛翔，  
像生了翅膀，一會就踱到這個年齡。  
還有多少值得戀戀？

太陽就在風中降落，  
留給世界的只是幾片殘霞，  
這山凹裏已泛上了夜的暗影。

村犬不敢高聲吠叫，怕驚了風車。

雞雛和牠們的母親

靜靜地，伏在窩裏，全避這個

粗暴的風神。

就在這個時候，彷彿有一條彩虹

垂下屋脊，那是個陳舊的茅草的房屋。

一個嬰孩落生了，剛落到世界上來

就爲這世界大聲地啼哭。

完成了神聖的使命，一個少女浴血了。

牠微笑了，當她看見這方方的小臉：

然而這個嬰孩伸手抓着，

並且握起小拳頭毆打，

啼哭着。世界上添了個新的聲音。

不知是不是有所預感？

生下來那個春天，那般嚴寒！

布穀鳥早在召喚，

但是，土地荒廢，埋在雪裏；

就像人們在過着第二個冬季。

冬季在北方，這般延長，

在這鄉村裏邊，

到處是冰塊，和寒冷的冰塊。

這樣的日子，在我的一生，

祇有這一次，它是不會再來！

儘讓旅途上常碰見括風。

童年的情境再記不清，  
廿歲沒有了，廿五歲也沒有了，  
這廿九歲也就將走過！

我必須等候時間的戳記，  
在我的額頭蓋上向老的年齡。  
人到中年，月到中天，

我不知道我發沒有發過光明。  
現在，我是廿九歲，  
比起七十，六十，還很年青。

今年紀念我的生辰，  
是在這醜陋的海上，  
明年我將在那裏？

馬兒！駕車要比過去稍好！  
要選着僻靜的小道！  
等着我，媽媽！我要去看你，

在夢裏那條思念的道路；  
敵人不會驚覺的。  
要等我把他們全打跑了，

我才堂堂正正地回來，  
聽着那馬鈴鐺的響聲，  
媽媽，那最響的就是我的歸車！

一九四一，三，六，上海

# 紅風燈

白曙

警閃着紅爆炸的光

像一朵太白星

屹豎在世紀的風浪裏

它照亮了五更天

也照亮了顛簸遙程上的你

因爲你對於美的黎明

懷着個紅寶石般的夢

你就爲着那個夢而奔勞

向人民高喊宣誓

以你那燃燒的生命的筆

寫下堂堂兒女的意志

——戰到流盡最後的一滴血

噢！這個憤怒的數字

叫全中國母親看了

都感到歡喜也感到驚奇

你作這次破釜沉舟

從煙霧裏挽看世紀的苦難

跨過黑風白浪

密層層封鎖着的網

拿生命去換取自由翅膀

馱來的那一脈可喜的紅光

而網外——祖國的平原

這地球突露的赤胸

彷彿海樣寬闊無垠

在那痠癢起伏的山巒上

綠的榛莽盪着青春的風

愛撫着戰馬的鐵鬃

翻過山來又陡過山峯

呵，操着那天地的韁繩

你踏着健壯的步子

用鋼犁翻開焦黑的泥土

一手就執着茅柄戟矜

一手在赭色的處女地上撒下

撒下了希望的穀粒

然後讓瀟瀟血雨

滋潤這種子抽芽，再吐出火花

於是快樂的戰鬥

吹着健康的號筒開始了

在長河腰身的兩腋

城鎮熾熱的咽喉

或者黃沙山地的脊梁

狄人閉眼狠狠咬一口

黑涎立即使傷口化作了膿

甚至于潰爛發臭

而你卻用兩柄大鐵錘

瞧中窒息的要害

打斷那可怖的毒螫……

黎明就到處飛着歌聲

那自由的色彩的呼吼

你新生代的保姆呵

在冰天雪地裏

人們張手迎接了你

如同久困地獄的奴隸

迎接了溫人體膚的春陽，

今天人們掘着廢墟

檢出一顆顆枯朽的骷髏

但不是悲慘的死難

却是復活大地

冠飾大地青青的種子

明兒五月的天空是光潔的

像少女蔚藍的衣裳

平滑得沒有一絲皺摺……：

那風雨的紅標燈

晃耀着仍然混進了天界

發出更熱的光彩

那時候人們儘是笑

却不懂得怎樣流淚

流淚只成爲歷史的一部記載。

## 莎士比亞在蘇聯(二)

莎士比亞的戲劇在蘇聯真可以說是流行極了。

在出版方面，他的作品於一九一七到一九四〇年這一時期內，在蘇聯一共印行了一百二十萬八千六百冊，譯成蘇聯十七種文字，革命以前是只有兩種文字的譯本的。在蘇聯讀者中特別流行的是哈姆萊脫和奧賽洛。自革命以來，前者已譯成十四種文字，一共發行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三十五冊，後者已譯成十二種文字。

在演出方面，最流行的是奧賽洛，過去三年中曾由一百四十三家戲院上演，第二是羅米歐與朱麗葉，曾由七十八家上演，第三哈姆萊脫，五十一家。

# 魔

羅 洪

三月的暖和陽光剛稀淡下去，燈光立刻把橢圓形的草地照得十分明亮；靠近看台的地方，更綴着許多紅色藍色的電燈，交織成一片輝煌顏色，因此使全場的空氣，更緊張了一點。這時六條壯健的狗給六個穿制服的人挨次牽到籠子後面，三號跟五號兩條，蹦蹦得最厲害了；三號潑來哥夫更汪汪地叫個不住。一個

年老的職員胳膊下挾着一面旗子，抽起一扇扇門，讓牽狗的挨次把那些蹦蹦的傢伙推了進去。跟籠子離得較近的人，都看見三號跟五號在裏面蹦得最兇。買了這兩條狗的人都感到一陣緊張——一種臨到決勝關頭的緊張。這兩星期來，誰都知道這三號潑來哥夫跟五號溫生美

特是很紅的傢伙，如今碰在一起，自然是非常出色的一幕了。可是有一部分人也惴惴地覺得兩條太紅的狗安排在一起，一定是場子裏的做手玩着什麼把戲——三號或五號總有一條這幾天有點毛病，不能逞強，使買牠的人落一個空。不過想到牠們在進籠時那種蹦蹦勁兒，又覺得自己這種猜測簡直是過慮。

那年老的職員已經離開籠子，只等他手裏的旗子一揚，閘門開放，勝負在幾秒鐘間，就可以決定了。會員席裏坐在第三排的一位女太太，忽地想到了應該比比這兩條傢伙過去的時間記錄，便拿起預測簿翻了幾頁。兩次冠軍的比較，溫生美都快着一兩秒鐘，然而這傢伙

非但跑過第二，也跑過第三，而潑來哥夫却沒有跑過第三的。於是她向旁邊一位更白胖的女人笑着說：「方太太，溫生美特的票子怕買得太多了！」

方太太不及回話，老頭兒手裏的白旗一揚，一串鈴聲響了起來，對面的電兔使用種老是想脫逃的姿勢，循着橢圓形草地的外圍，向前飛馳。等到電兔經過籠子，那閘門拍的一聲開了，給關得生了氣的傢伙，都沒命地向電兔追去。出籠是三號最快，五號只佔第三，快近轉彎的地方，一號的那條竟放棄內圈優越的地位，向外衝去，於是跟三號潑來哥夫猛的一撞，彼此憤恨得打了一兩秒鐘；五號溫生美特也給撞出三尺多遠，但牠畢竟是出衆的東西，趁着牠們打架，趕忙爭向裏圈，追過了已經奔在前面的二號和四號，最先一個到達終點，二

號到也緊緊跟在後面，潑來哥夫完全失敗了。這是一個意外的突變，厚望於潑來哥夫的都哄然起來，整個看台上人頭鑽動，有的惋惜有的憤慨，只有碰準了這二號冷門的，才沾沾自喜，而拿穩了溫生美特的，覺得能在這突變中脫了險，簡直是大幸特幸。會員席上的看客本沒有普通看台上的擠，但這緊張又意外的一幕，使這些人也唧唧議論起來。只有那兩位女太太抵着嘴笑，剛才不及答話的方太太扭轉那給脂粉細琢磨過的臉子，得意地說：

「噯，呂太太，幸而多買了溫生美特的票子，如果看定三號，這一場二百塊錢又全數沉了！」

「我們「五二」的五塊錢聯號有五張，五號的五塊錢獨贏也有五張，這次聯號是冷門，一定分得多，七百塊錢看來可以翻本。」呂太



太向同伴裝個媚眼，搬動着給美容院裏修飾得又尖又紅的指甲，揀出中了彩的票子。

旁邊那個白制服的買票員替她們空跑了幾場，到此刻才有領賞機會，也不免鬆了一口氣說：「我說二號的脚也要得——可不是！」

但方太太傲然地岔斷了：「你不是說三號比五號穩嗎！聽了你的話，讓三號打頭，這回的票又是落空！」

買票員動動嘴唇，却沒有說出話來；想到停會兒的賞錢，也不便跟這些好勝的女太太分辨了，他一邊從呂太太那邊接過票子，一邊看着節目單陪笑問道：「那麼這一場呢？」

呂太太尊重方太太的主張，不想先開口，雖然她以為應該五號打頭，但在這位方家五姨太太的面前，她知道自己該退讓一點；只要自己能懂得這點兒意思，占便宜的地方可就多得

很了。方太太以為四號最高明，應該打頭，一號二號的脚都還可靠，便吩咐買票員仍舊買進二百。但這一場的結果是五號第一，六號第二，這兩條全是陌生狗，彷彿格外的賣力。

呂太太的注意力慢慢離開這輝煌的橢圓形草場，偶然看到左邊兩個正在低聲說話的年輕男女，忽地相顧一笑，更貼近一點，又囁囁說話。她不知怎的立刻全身感到一種難受；這難受中間，分明攙和着一點兒妬恨，一點兒掉了什麼似的空虛，使她心靈上受到一下突然的顫慄！於是她趕忙旋轉脖子，但一眼碰到的却是那霓虹燈的廣告牌：一閃是紅，一閃是藍，無非是勸人喝酒要喝白蘭地！她鼻子裏輕輕哼了一下，逃避似的讓眼光又看到別處去，心裏却暗暗說「什麼白蘭地，香檳，……跑狗，跳舞，我都厭了！左右不過是這一套，沒味

道！』她滿腔的興緻完全消失了，接過方太太手裏的茄立克，那買票員趕忙給劃上一根火，便默默地抽着，無心再在狗兒們頭上玩把戲，推說這一場的狗她不大熟悉，買票的事儘管讓方太太一人去料理了。這一年多，生活比以前寬裕，但一種沒來由的煩惱，一種常常襲上心來的沒根兒的空虛，無端地會爬上心頭的。爲了要克服這古怪的心情，她總是每天找點樂趣給自己享受；什麼玩藝都精通熟練了，結果也像吃的穿的一樣，雖是每天換口味，也不覺得什麼新鮮。但這種煩惱，一向只是一些不可捉摸的黑影，怎麼今夜會明晰地襲着自己？她細細一想，覺得對一個陌生的人會憑空妬恨，簡直是笑話，然而想到這裏又不由的向那一對唧唧噥噥的伴兒看了一眼，心裏又湧起一陣煩躁。

這時又一場比賽開始了，她也沒看清飛奔着的六條傢伙，到底是些怎樣的脚色；直到聽得一片哄然的人聲，才看見對面報告牌上指示着四號第一，六號第二。方太太伸着白胖的手把一疊紅的綠的票子遞給她，像打錯了牌九似的噎着氣說：『又是出冷門，白丟一百五！』

呂太太雖已沒了興緻，但她生就的要強性子，不肯在別人面前透露什麼弱點，尤其對這位方姨太太更不肯待慢，便裝作十分高興地說道：『這些傢伙也俏皮呢，總叫人摸不着脾氣，中慣彩的有時偏會鬧整扭！你說牠今天不用吧，牠偏要賣力！』

『叫人着迷的就是這個呀，一準拿得穩了還有什麼好玩？賭場也乾脆不用開了。』方太太却又解嘲地這樣說，一張給口紅抹得那麼玲瓏的嘴，叫呂太太看着也覺得十分可愛。那

顆七克拉的鑽戒，閃閃地照得她有點眼花，這時她不由的讓自己戴着三克拉鑽戒的右手放了下去，把半支茄立克也丟了，陪了一個笑，趁勢說道：

『我們走吧，留着兩場下回再玩了。』

方太太好像還未盡興，看看彩色電光下六條剛牽出的狗，躊躇半晌，提議到滬西去，『五號檯子上前天的三千五應該去翻本呀，今天我們就合夥兒玩玩也好。』

從跑狗場出來轉到滬西賭場去玩那麼三四個鐘頭，原是常有的事。呂太太雖沒興緻，然而前天自己要合的份輸了三千五方太太竟不肯收她的錢，今天又怎麼好推說不去呢？幸而想起剛才方太太的話，便一邊站起身子，一邊親熱地挨近去說：

『你說今天要早點回去跟方先生算賬呀，

這次他賺五十萬你拿十萬八萬也不能算多！』

『對了——虧得你提醒我，』方太太也不由的站起了，臉上一笑，左頰上一顆渾圓的酒渦深深顯了出來，扣上大衣鈕子說：『那麼明天吧，明天我們電話裏再約吧。』她離開座位，又回頭向新牽上的六條狗膘了一眼，便一路說着今天發現了那幾條狗出籠很快，那幾條以前派在內圈都中彩的，今天一派外圈就落伍了。呂太太只管唔呀唔的答應着，走出大廳，剛才拿多了賞錢的買票員早把車子招呼過來，她跳上自己的車，方太太在前面一輛奶油色的新車裏回頭來揚了揚手，車子咕的一叫，嘶嘶地爬過煤屑路，出了門口，各自東西地開足馬力在柏油道上飛馳。

『像方太太才算白活一世了！』她回頭看看方太太那輛正在轉變的車子，心裏又浮上

一點煩躁，她懊悔不該提起明天的事，致使中途變計，不上滬西去；現在回家，吃了晚飯只能睡覺，多麼沒味道！但她定了定神，覺得自己不應該自尋煩惱，這都市裏能夠尋到的歡樂，能夠享受的物質條件，她都得到了，雖然汽車買的是七成新貨色，洋房賺小，金剛鑽戒子也太小，但這些都沒有關係，只要店舖連賺幾年的紅，自己的投機老是這麼順利，一二百萬也並非什麼難事。使她痛苦的是有了錢也並不幸福，今天無意中勾起了煩惱，更覺得什麼都厭了！

給紅燈攔住去路的時候，車窗邊閃着一個幽靈似的女人，背上馱一個孩子，她趕忙轉過臉，右邊人行道上又蹣跚着大小四個，看來是一家的人，巡捕正吆喝着要他們滾。她吐一口氣，心裏正怪着怎麼只看見倒霉的東西，大概

前面已換上綠燈，車子又悠然地馳走了。這樣馳到一條僻靜的全是住宅的馬路，經過一排奶黃色的單幢房子，便轉入紫薇新邨第二排的一個花園前面。紫薇新邨一起只有八幢兩開間的房子，每幢四周都有空地，還有一個小園，式樣也頗新穎；在戰爭的第一年店舖便賺了錢，正有家道中興的氣象，住過十多年的屋子覺得膩了，便極力主張買牠。在此刻看來，又感到這屋子的氣派不夠大。正在厭憎，鐵門早已悠然的分開，於是她命令車夫不必再駛進來，跳下了車子，沒好氣地吩咐道：『老爺要你十點鐘到西摩路趙公館去。』

她走進鐵門，阿秀沒關上門就笑嘻嘻告訴她；鍾少爺剛才回家。

『鍾少爺？她停住步向阿秀看了一眼。一肚子的鬱悶，本想回來找什麼事情發洩一下

的，此刻給這突然的消息擠去了。她心裏感到一霎時的茫然，不是歡喜，也不是驚奇。正在這時候，客室的淡黃色窗帘上，有一個燈光下的男性側面剪影：俊俏的鼻子，玲瓏的下巴，使她從記憶裏立刻跳出一個熟習的面龐，顧不得阿秀還在背後說什麼話，循着花園旁邊夾在冬青間的狹道，急急走了進去。

客室裏所有的電燈都開着，因為有綸紗的燈罩，嬌娜的流蘇又愛理不理地讓燈光從絨色的細縫中一縷縷散時開去，所以只是滿室浮動着明亮的光，並不強烈得刺眼。近窗端站着剛回家的鍾成，兩手放在褲袋裏，望着比自己只差六歲的侄子志偉，以及比志偉只小兩歲的乘女吟梅然後又讓眼光慢慢移了開去，說道：

『內地跟這孤島當然不同，孤島自從脫離了戰事狀態，簡直就站在戰爭圈外。我雖然下

了輪船還不滿兩個鐘頭，一路看見的景象的確比戰前繁榮；就說我們住的這地方吧，兩年以前還是荒地，因為戰後的畸形繁榮，才使牠變成新的住宅區域。內地就處處見得緊張，年青人更是一股蓬勃朝氣，給砲火驚醒的鄉村，更值得一個文藝作者去搜集材料。……不過我們也不能說大後方就毫無鬆懈的隙縫，只是生長在這個時代，到內地去看看古老的城市經受劇烈的震撼，在火藥氣味中多磨鍊些時候，也是必要的時候。……』這裏他舒了一口氣，正想再說下去，呂太太却推門進來了。

屋子裏興奮嚴肅的空氣，給一張粉臉跟一陣香氣沖散開去，坐在沙發裏的吟梅也站起來向這後母招呼。

『鍾弟怎麼突然回來，不先給個信呢？』她愛笑不笑地，滿臉柔和的神色。『那次大轟

炸後，我們就心了好些日子，虧你一個多月才寄信來；後來知道調到南甯，只隔一個星期南甯又失陷了。……』她微笑地帶住了話，向這小叔打量一會，很有不勝感喟的神態。

鍾成只淡淡地一笑，坐到窗口一張沙發的紅木靠手上，『這年頭那裏還有一個安全地方？大轟炸也見慣了，不算一回事，在南甯跟公司撤退，只差半天就給圍在裏面。說到那次大轟炸吧，我的腿也幾乎丟了，……』他說着伸伸右腿，向志偉兄妹兩看了一眼。『兩處的彈片傷，只要再深入半吋，怕就沒有補救。不過我不願意寫信告訴你們。這次回來，也是臨時決定的，我是說走就走，寫封信也不比我先到多少日子，乾脆不用寫了。引用一句藝術的話吧，粗線條的生活我過慣了，要講細膩，那就沒我的份。』

他說得那麼爽朗，配合着線條清楚的男性的端正臉子，似乎每個字都有彈性都有力量，使呂太太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又感到一霎的茫然；所以志偉說了一句使鍾成吟梅都發笑的話，她也沒有聽得清楚。這時阿秀從通着餐室的門口走近來，接過她的手筒，替她卸下大衣，低聲問道：『太太，晚飯就開了？』

這是掩飾她失態的很好機會，便趕忙問鍾成他們：『你們都吃過嗎？張媽不懂事，怕又不知道添點好菜……』

『我要她添了一個火鍋的，』梅緊接着說。『那才是個小姐，鍾叔過慣粗線條生活，一定是兩年多沒嘗過火鍋了！』呂太太笑得很愛嬌，那鬆鬆裹在暗紅旗袍裏的身子，很有曲線地向餐室移去。

這裏三個人又想拾起剛才的話頭，但言論

滔滔的氛圍給打了岔，一時凝不起來。哈梅想起袋裏的一封信，遞給鍾成說：『這是昨天剛收到的一封內地朋友的信，她勸我留在上海讀書也好，內地校址幾次遷移，圖書鬧荒，學生太擠，要看書實在不比上海容易。』梅的臉蛋比她哥哥略短，嘴角邊有一顆小小的黑痣，長髮披到肩頭，藍布罩袍上有一件深青的絨線外衣；模樣兒完全是一個都市女性，但並不屬於細眉紅唇，把指甲修得比貓爪樣尖，跟好閒的女太太或靠着脂粉營業的女人一樣的那類智識女性。她那大而黑的眼珠，襯着兩條未經修飾的眉毛，顯得她有堅強的意志。

這時她緊緊噉住鍾成的臉，不等他把信讀完，又加了一句：『偉哥自己常常打算跑內地，却不大贊成我去，鍾叔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志偉正要開口，鍾成把信交還了梅，拿出手帕來揉揉鼻子，攔着說：『要你留在上海暫時不去，也很有一部分理由。有人以為到內地去讀書是一種時尚，那是錯誤的。據我看，上海這地方固然使某些人容易墮落，其實從另一觀點看來，倒很可以刺激人向上的。志偉不贊成你去——』

志偉趕忙把話接過了，而且要增加他說話的力量，霍地站立起來：『我並沒有絲毫惡意，到內地去讀書一定要說比上海長進多少，那也很難。我要去，目的不全在讀書，環境不可能時，我就參加實際工作。梅跟我的作風不同，她一味用功念書，留在上海也並不只學摩登，所以我勸她不必跑內地。』志偉一雙很像他妹妹的眼睛，比她更晶亮有神，他說話時候，那眼睛也彷彿在閃閃說話，叫人聽着他的

話覺得心悅神服，雖沒有鍾成那樣有彈性，但鍾成聽完他的話，也不能不低頭微笑了。

『不用忙，這個問題先擱着慢點兒談，我也說不定回上海能住多少時候，也許我們會一同走——』說到這裏他啜口茶，時鐘在這寂靜的一瞬間格外走得響亮，他向志偉身旁拿起一份晚報，翻到第二版一個槍擊案的大號標題，又說：『我倒很關心這些可憐的事件，一上岸買到這份報，直到跟你們談了這許多話的現在，我的心總放不了這條新聞，這麼輕年紀，不明不白冤死了，遺下妻兒子女，……』

『怎麼鍾叔也這樣感傷？我覺得最好是不談這些，那才是政治不聞不問，此時此地是最適合的生活態度。』

志偉立刻說她這種態度是故意逃避現實，不敢正眼看一看這個世界。而鍾成却喟然落到

一張沙發裏，望住吟梅輕聲說道：『不幸就是不聞不問，在此時此地還是不行，我聽說有許多死了的人他們本來的生活態度何嘗又不是如此？』

這時裏面很有些走動的聲音，呂太太正在吩咐阿秀什麼話，接着電話鈴子響了一陣，呂太太笑着笑着的說了好一會，回到餐室彷彿又想起什麼，叫阿秀來低低問着。

『怎麼今晚又要十一十二點回來，他說看九點一刻的電影？』這句話很尖銳地送到這裏三個人耳朵裏，鍾成便輕聲問：『可是說的……』

吟梅忙搖手止住了，又聽得呂太太獨個兒就：『這孩子太不成話明天上午沒課，晚上就不肯早點回家。』

窗外一陣寒風送來遠遠的汽車聲音，嚶的



一叫，劃着夜空遠去了。呂太太從餐室走了過來，說是已經吩咐張媽給鍾成收拾好臥房，門外却又是一短一長的喇叭聲音。

『大成回來了。』她又向窗口那邊去說。

『已經不是包車階級嗎？』鍾成問道。『跟孤島的市面一起繁榮了。』

呂太太笑了一笑，把半枝煙捲向煙缸裏丟去。志偉和吟梅好像都沒有什麼興趣，做哥哥的簡直還有點反感，讓嘴角緊緊的合了起來。

呂大成有四十歲開外，身材跟他弟弟相仿的高，因為肥了，看來反矮着一點，臉盤也比較大，角度遠不及鍾成的玲瓏，却滋養得十分光滑紅潤，陌生人看來還不到他應有的年紀。一進門看見了鍾成不免有點奇怪，但也笑着問他爲什麼來去悠然，總不喜歡給家裏一個詳細的信。呂大成平日雖不大管束兒女的兒行動，

在兒女面前，却也不苟言笑的，近來志偉兄妹跟他見面的機會很少，所以這種帶點談諧的話，志偉竟想不起還是什麼時候聽見過呢。

阿秀接去了大衣，呂大成就在太太身邊坐下了，似乎也很高興聽點內地的情形，可是太太又先問起兩家姑太太的好，半年前給寄去的東西，有沒有弄糟。原來這兩兄弟中間，還有兩個姊妹，戰事以後，兩家姑太太都因為丈夫職務的關係，隨往內地。鍾成從南甯撤退了，曾在貴陽跟她們見過的。呂太太好像很表示關心，晚飯後新施的脂粉看來比剛才更鮮豔，額上雖時不時會露出一兩條淺淺的皺紋，但圓圓的兩頰還很豐滿，口紅補救了嘴角的缺點，頭髮又捲得那麼烏黑發亮，不大看慣都市裏這些女太太的人，準會說她們還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她向丈夫看了一眼，是今天剛理的頭髮，

皮袍子也是只身上身不滿五天的東西，可是今晚格外覺得他蒼老，一種滿臉油光模樣，簡直有點兒可厭。不提防丈夫忽的把臉子轉向自己，低低問道：『振業呢？怎麼不陪鍾叔談談，十六歲了還像三歲兩歲似的。』

她想不到會問這樣的話。在丈夫那邊，她一向占慣上風。不過對於自己兒子的不肯好好念書，歡喜看電影什麼的，也得瞞點兒丈夫，有時叫丈夫知道了說幾句話，也只能忍受一點，把『看看電影也不算壞事』的話對付過去。可是此刻不能在小叔和志偉兄妹面前隨便讓丈夫搶白幾句，便裝做儼然的神色說：

『睡了，十點多咧。』

大成看見太太有點着惱也不再多話了。志偉和吟梅趁這提到了時間的機會，各自告辭了回到房裏去。這裏三個人，又在熱茶醇煙中談

了下去，壁爐裏新加的煤，像主人的臉色一樣紅潤興奮；呂大成本來對這位年輕的跟自己志趣相差太遠的弟弟，並不怎樣熱情，尤其在過去以長兄代嚴父而指導他讀書的時候，兩人間常常鬧點意見。現在相隔兩年，看着這弟弟在火藥的氣味中長得更壯健一些，也不免感到一種愛憐。

他們也談到這孤島的動態，只是鍾成的話不像剛才對志偉兄妹時的興奮活潑了；他說得很少，讓這年長的哥哥把孤島描摹成一個神祕的王國，一個黃金的寶藏，觀點的角度彼此差得太遠了，不知道該怎樣對答的好。他知道戰前常常鬧虧本的店鋪，戰後倒很發達起來，五金材料，單這半年裏就漲起三倍！

『今年五月上海金融界大起變動，我就看定手裏要多拿實貨，趕緊訂進，沒隔兩個

月，連上半年的存貨算在裏面，不折不扣賺了四萬。現在這時候，拿到貨色就儘牠堆在棧房裏，不靠門市生意，牠自己會一天天生出錢來，一萬的變成三萬四萬做生意竟有這點妙處。可惜永泰隆以前常常虧本，沒有結實的底子，一家人性命只靠鄉下的田租又不夠，叫我整年整月在錢眼裏鑽縫兒，東借西移；現在田租不能收，生意倒好做了，這也是命數！命數！」呂大成簡直是滿面春風，讓雪茄久久啣在嘴角上，眼前儘浮着一些蹣跚的數目字。

提起田租鍾成就很想知道家鄉的情形，但一說到家鄉，大成却沒有剛才那股得意勁兒，他告訴鍾成房產都只剩空地，田租又不能收，即使能收到一點，也給經手人用去了。這個亂世年頭，什麼都是一片糊塗賬，他現在只等局勢純清了再管這些。呂大成說到這裏簡直有點

不屑神氣，他的臉色彷彿在說：『這年頭，除了在孤島翻筋斗，什麼都沒有味道了。』

『到底江浙一帶的游擊區情形是怎樣呢？』但這句熱切的問話也勾不起他什麼興味，『我看也是糊塗賬，好的固然有，壞的也不少，常常鬧得一陣風一陣雨，我也說不清楚……』

站着的大鐘忽的『格拉』一響，似乎提醒他們時間已經不早，大成先欠欠身子，鍾成也沒有心再跟這哥哥交談了。

呂太太回到自己房裏，阿秀雖把拖鞋什麼的都準備齊全，牀也舖好，兩杯熱騰騰的好立克即送到面前，房間裏一切配置仍舊是她愛好的暗紅色調，却覺得什麼都不大順眼。可是細細打量了，又覺不出到底是壞在什麼地方，兩天前買的小擺設，還是那麼玲瓏光潤，阿秀收

拾房間也沒改變她親自安放的樣子。這種沒來由的煩惱，使她沒興趣跟大成多談，他向她談起在趙公館裏碰見的人，她也不像平時一樣的關心。

『今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她忿忿地暗自問着自己。可是自己也沒法回答，只是一種煩惱揉着罷了。

上了牀，一時也閤不上眼，大成也許爲了多喝點兒酒，不一會就呼呼睡去，只剩下牀頭一盞幽淡的燈光，使整個房間好像罩着透明的薄紗，雖然是催眠的色調，她都一點也沒有困倦的意思。突然她聽得樓梯上有極慢極輕的脚步聲音，要不是她這樣清醒，對於這樣一個聲音一定會放過的。她知道那是振業了，看看丈夫睡得那麼香甜，便輕輕下了牀，披上一件厚絨的睡衣，一邊繫起腰間帶子，一邊便開門走

去。

振業住在隔壁靠南面的一間。另外的一間比較寬大，平時只放幾張沙發，幾張紅木的小几，也是一個雅潔的起坐室，現在已改做鍾成的臥室。

她走出房門，振業正在輕輕把門掩上，看見她便住了手，俏皮地一笑，顧自往裏走了。

『怎麼啦？』她帶上門沉着聲音說。『這麼冷的天也半夜回來，你幹的什麼好事？』

兒子坐到沙發裏解開皮鞋帶子，不說話。十六歲的年紀模樣兒已經很成熟了，衣飾居然也十分齊全：淡棕色西裝，黃皮鞋，彩色的羊毛圍巾，嶄新的黑灰大衣。

『你爸今晚上發了脾氣，假如你再這樣貪玩，一定要給你沒趣了！』

一提到爸，振業的臉色變了：『今晚他

說了什麼呢？」

『就是這些；還說要查你功課！』呂太太真有點聲色俱厲，可是她對於這兒子一向是疼愛慣的，看見他變了臉色就不忍再說了。看他上了牀，給他蓋好被，早又柔聲地說：

『十六歲啦，要用功讀書才是好孩子！』

振業想起沒戴上壓髮帽子，趕忙坐起了從抽屜裏拿着出來，一邊戴一邊說：『誰說我不用功？我玩，學校裏不缺課就算是好學生！』

『你嘴強啊……』

兒子一轉身便鑽進被窩，她又愛又憎地瞅了一眼，也就出去了。

鍾成的房門漏着一條小縫，有一條燈光逗在樓梯那邊的地上，一些悉索的聲音從門縫裏漏着出來。她看看那扇奶白色的房門，剛回家時窗紙上一個美好的剪影立刻浮在她的眼前；

假如此刻是對着他房間的窗紙呢，一定又可以看見那剪影了；她這樣想着，一時便不想回到自己房裏去，那一點兒燈光，看來格外可愛似的。於是她想起那富有彈性的話語，男性的動人態度，這小叔分明比以前更儻了。

她向門口走去，好像有什麼話要跟他談個暢快似的，順便也想問問他再需要什麼東西。她的心忽地跳得快了，一種新的情緒染到她情緒上來。今天一整天的煩惱，在跑狗場裏無端湧上心來的妬恨，一忽兒都煙消雲散，心裏感到十分暢快。

可是門突然開了，她沒提防有這一着，陡的給怔在那裏，看看這打開門的不是鍾成，却是志偉。

『媽還沒有睡啊？』

『是呀……叫阿秀去，』她強自鎮定地說。

「你弟弟這麼遲回來，還鬧着要茶要水的。」

而且自己又走近了這個門口。

話一說出去，就覺得這臨時的謊話說壞

志偉帶住門，就上樓回自己房裏去，她却

了！各人房裏，不是都有電鈴通僕人臥室嗎？

踉蹌地扶住樓梯住欄杆，默了好一會。

## 史大林獎金得獎文學家作品的風行

蘇聯最近得『史大林獎金』的文學家，他們的作品都是蘇聯幾千萬公民所熟悉的。

小說中最風行的，首推蕭洛霍夫。他的小說靜靜的頓河（中文有金人譯本，已出三卷，光明出版）已出八十六版，共銷四百七十二萬五千冊；被開墾的處女地（中譯本僅半部生活版）出了九十五版，共二百五十萬冊。

被譯成二十五種文字的普里鮑依的作品，已共印行六百十二萬冊，小說對馬（中文有梅雨譯本，又名日本海海戰）出了六十二版，發行二百十八萬六千冊。（對馬已版第二部。）

A·托爾斯泰的小說彼得大帝，印了四十六版，差不多一百二十五萬冊。

詩人阿賽也夫（N. N. Asyev）的作品，已印行了一百萬冊以上。

米哈爾柯夫（S. V. Mikhailov）的兒童詩，在成人中也流行，已譯成二十四種文字，在一九三六到一九四〇年間一共發行了差不多七百萬冊。

李培台夫·領麥克（V. I. Lebedev-Kumach）的詩和歌，在一九二三到一九四〇年間，一共印行了一百三十萬冊以上。

# 走了樣的紀念

宋揚

據續齊諧記的記載，端午之有粽子是爲着紀念屈原之自沉汨羅，以這一詩人兼政治家的才識，而遭遇若此，能不令人追憶！但到現在人們祇講求什麼樣的粽子美味可口，而對屈原之所以自沉汨羅，却再沒心緒去探索一下了。於是本來是對哲人的懷念就這樣一變而淪爲口腹的享受。

當家人們要買粽子來點綴點綴這個佳節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上面這些。

其實，這正顯示了我的「迂」處，屈原終究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了，他又沒像白娘娘那樣使老百姓熟習的故事，那末，除了一小部份歷史和文藝的愛好者外，要人們不津津於粽子的香味，是難矣哉了。

這是初作粽子的人所意料不及的。

但靠着粽子的維繫，總算在二千多年後的今日還殘存着紀念的形式，這，說起來也許是屈原之幸吧？因爲有更多的歷史上人物是連這一些都沒福消受到。

然而屈原不是阿Q，他決不會以此自慰，相反的，他將感到落寞，頂紀念之名，收口腹之實，其不理解屈原，不竟和楚懷王同。

但這也不能歸咎於老百姓的愚蠢和偏見，舉凡一切爲他們所不熟習的紀念，他們都會用同一

態度去對付，對「辛亥革命」是如此，對「雲南起義」也是如此。

理由很簡單，紀念的原意既不爲他們所熟習，那末剩下來的祇能是對假日的追逐，爲着有白相一天的權利好享，人們也樂於把各種節日放在心頭，而紀念的含義就這樣的具體表現在各大戲院的提高座價上了。

這一現象的造成，據我猜想：和茶坊店裏「莫談國事」的紅紙條不無關聯，因爲上下之間，隔閡既深，於是久而久之，也就像某詞人所說：「國家事，管他娘」了。這對於視「民意」若蛇蝎的政治家是「正中下懷」的，因爲國家大事，既有我一手承辦，自用不着你們再來參加意見了。在這一傳統政策下，要人們對革命節日的懷念，除表現在各大戲院的提高座價外，自不能再有什麼！這就整個抗建講，是不可估計的損失。但補救之道，不是沒有，祇要你允許老百姓使和國事相熟習，知道兩者間的休戚，理解先哲們的用心，之後，自能恍然於紀念的真諦，自能懂得拿行動來發揚它。這雖只和「惟包辦與獨裁可以救中國」論者的政見不相容，但僅僅靠假日的維繫，總不免使紀念走了樣。

走了樣的紀念的持續，正充份暴露了上下層之間的政治的脫幅，而我也就不得不「迂」一下了。

六月一日



# 旅客及其他

辛勞

## 一 旅客

行旅這是一種命運，而這也是一種嗜好。行旅是一種冒險，而也是一種人生的試探。

一個旅客就帶着這樣不自知，也不暇細體味地走上他的旅路。

在他底旅途上，他將經過同經過的完全不同的時光，黑夜和白天；而這黑夜和白天是沒有一個相同的，就好像黑夜的黑，白天太陽的光耀，也都難找到絕對的共同。

就在這找不到絕對的共同生活中，刺激他，給他鼓勵，向他引誘惑地，他不會想到站在一個地方，歇息，或終止長行。

這樣個夜晚，夜晚同昨天不同的，是月亮由下弦變成上弦，星子清朗的光輝却被薄雲掩蓋了一些。而風吹得很挺俏，彷彿夜的黑影都受到了煽動，向他底面上扑擊。

這個旅客不知道從何處走來，他爲什麼走到這裏，這裏是四野無人祇有荒草，有一些小的灌木。靠近一條小河，河上有一條獨自游蕩的渡船。河水流着，很安靜，也很肅穆。

這裏是寡然無趣的地方，這個旅客却站下了，彷彿他有意在這停歇，彷彿他在這發現了什麼？

他停住了脚步，並且坐下來。

這裏沒有人可以交談，這裏也沒有什麼對他歡迎。

而且，那荒野的風吹起來了。

風是冷的，小灌木的枝葉都發生嘯叫。怎麼這裏連個鳥也沒有麼？

上弦的月光很微小的，它所能照見的，是廣遠的空曠，沒有人在此時可以看到這空暇的邊際。

哦，是那麼遠的，那麼遠的！那距離比從星球到地球上的距離還難測算。

這個旅客站起來了，他走到河岸，拉緊絆船的草索把游蕩的渡船拖過來，他就跳上去。船在水波上搖着，但他不搖。他拖起絆在對岸的草索，用力拉着，這船就向對岸馳去。

星光落在水裏，月亮落在水裏，他的影子也落在水裏。

星跟着船走，月亮跟着船走，他底影子也跟着船走，無論船同水用各種浪花甚至波濤挽

留，都留不住的。

這樣，這是一種鬥爭。一個靜默的而實是紛擾的鬥爭。

船到了對岸，他跳下來了，一鬆手，那草索又同釋放了似的船向河中蕩去。可不知道星星也去了沒有，月亮是不是還落在水裏？他底影子却跟着他向前邊走了。

星星也在這個岸上，月亮也在這個岸上。星星也在前邊，月亮也在前邊。河却在後面，還有那條船。

行旅不是一種遊戲，不是一個浪漫的故事。

行旅是一種英雄的事業，是一種勇敢。

## 二 樹和剪樹的工人

某天，一個早晨，或者晚上，也許是上

午，或者，就是下午。

在條冷僻的街上，或者是熱鬧的街上，也或者是私人的花園裏。

這條街路，或者是私人花園裏，有這麼很多的樹。若是在街路上，這樹將是順着街路，彷彿是一列縱隊的排下去，在路旁的行人道上。你假如望過去，那將是整齊而好看的。你將因為看多了而忘記了牠們個別的豐姿。你也將沒有這種情趣，而也不想追究這些樹排得多遠，也沒哪一個酷愛數學的人來做這傻事，數一數這些樹究竟有多少棵？更而也沒誰來考查這些樹的年代，因為他們的價值，就是：無開大體，就是：沒有價值。

而在私人的花園裏，假如這是私人的花園裏，這些樹將另有一種姿態的，譬如說：這些樹可以列成一個方陣，或者排成一個弧形，或

者栽成一個圖案，更或者長成一個疎落的，那些曾經那些花兒匠匠心佈置的地位。總之牠們是與在街路上，或山野間，以及不是私人花園裏的情形完全不同，完全別種異樣的。

這些私人花園裏的樹也許比街路上的倖運一些，然而，牠們的災難也特別多些。有的時候，倖運往往是不幸的根源。

在街頭上的樹，在私人花園裏的樹，都是一樣，要請專門修剪樹的工人來修剪的。每當夏天，秋天，冬天，或者春天。

於是，在某一天，早晨，或者晚上，也許是上午，或者，就是下午。

剪樹的工人來了，帶着大剪刀，他爬上樹，騎在樹的權枒上，揮舞起專為剪樹用而帶來的大剪刀。

樹的枝葉，發出嚓嚓的聲，紛紛地離開了

樹身落在地上，被檢去當柴燒了。

樹又開始抗議了。就這瞬間，樹同剪樹的

工人辦起交涉：

被剪的樹向剪樹的工人指問：

「你爲什麼剪掉我的嫩枝，我的嫩葉？」

剪樹的工人不經心地回答：

「因爲他們不好看！」

說完了，這剪樹的工人的大剪刀又嚓的剪

去一個大枝。

被剪的樹向剪樹的工人再憤激地指問：

「你爲什麼又剪掉我那美麗的大枝？」

剪樹的工人依舊漫不經心地回答：

「因爲牠不好看！」

被剪的樹向剪樹的工人開始抗議：

「不對，你剪的，正是我最好的枝，最好

看的葉！」

接

剪樹的工人沉默當做回答，嚓嚓地剪着樹枝和樹葉當做回答。

樹的枝和葉，就比最初更紛紛地往下落，檢這些樹枝燒柴的人收穫得更好。而樹却變成殘缺而醜陋的了，假如有面鏡子對着樹，樹將不再認識自己。這正是那剪樹的工人認爲美的，這正是那僱來這剪樹的工人的人們所認爲美的。

過了這麼一會，剪樹的工人彷彿才記起，回答被剪的樹。

「這都是該修剪的，不然太難看！」剪樹的工人一邊揮舞大剪刀，一邊接着說下去：「別抱怨，我會使你好看，增加你的美好，而我並不向你索酬報，給我酬報的，是我的美的願望的滿足。」

被剪的樹苦痛的又憤怒地抗議：

「不，你剪的一點也不好！我的枝葉雖粗野，但自然一點，比你修剪得更好看！」

「反正這是需要修剪的；」剪樹的工人更頑強的回答，說完了，剪刀更加速的剪着。

「你剪得一點也不好看！一點也不好！……」

被剪的樹到這戛然而止。

抗議的這枝幹也被剪掉了。

### 三 跛足的人

跛足是一件不幸，他沒有一個健康的人的腿腳。

腿腳對於我們人，有許多時候，不，簡直是一個完全的幸福，他可走到心欲的地方，只要眼睛瞭望到的地方。山也好，河也好，甚至大海和長林，什麼能夠阻止呢？

一個人降生到這世界上，我感到最主要的乃是走路，走路雖然艱苦，雖然疲足，雖然勞碌，然而這是一種幸福。

但是，跛足的人沒有這幸福。

不能走路，這將是絕大的悲痛，他祇能限制於狹小的天地，他底期望以及貪婪的倦惡，全成爲空虛的不可測的神祕。

星是在頭上的，太陽是在頭上的。山在遠方，海在遠方。——這全是一樣，不能伸手可以企及。

跛足的人是不是悲哀的？我想是這樣的。

世界上也儘有好心人，他們是在這忽兒慈悲起來，送給跛足人一條手杖。他們說：你可以靠着手杖的幫助，走上你朝夜夢想的路程。

他們又說：若是你願意看看山，你就到山上去，現在是春天，也許山上的草已經綠了，

不是你還沒有看見過綠的草麼？也許山花已含苞待放了，說不定已有幾朵開了，你不是還沒有看見過山上的花麼？

最後，他們給了他手杖，並說：祝福你！跛足的人到山上去了，是用他自己的腿腳，當然這是靠了手杖的助力。

喝，這世界上竟會有山，而且山上有石塊，有松林，有在松林裏唱着的鳥雀，有山風吹出潮般聲音搖曳的松枝葉；而且站在山頂上，可以望着遙遠，遙遠的天邊，有白雲，有村莊，有田野，喂，世界原來這麼大的呀！

這真是個奇蹟，世界上會有山。他第一天已竟滿足了，他連草連山花也不想看，只想看遙遠的天邊。

他們又說了：若是你願意看海，你不是沒有看見過海麼？你去吧！

最後，他們又給了他的手杖，並說：祝福你！

跛足的人到海邊上去了。他已經用熟了他底手杖，好像他天生的腿腳一樣自由如意的。他走到海邊的砂灘上。

喂，海麼？海比山更好呵，海多們闊大。海水多們好看，海水翻起的浪花多們潔白，海的聲音多們宏狀，嚇，海！……

立刻他更愛了海！

跛足的人站在海岸上，直到黃昏來了，夜也來了，他才回去。

他們又說了：若是你願意看看城市，或者去看看田野，你不是都沒有看見過麼？

跛足的人回答：不，我要看海！

他們給了他手杖，並且說：祝福你！跛足的人又走到昨天佇望的砂灘。

海擁起波浪的山，海水如巨龍一樣的翻滾，海如野獅般的嘯叫……

這天有暴風到了海上。

跛足的人沒有等到黃昏就回來了。

第二天，他起來，可是他們沒有給他手杖。那手杖一夜功夫丟掉了。

沒有手杖就不能走麼？是的，根據過去的經驗。

然而，跛足的人，爬着往前去了。他已再不能忍閉在屋子裏，他要看看比山更宏壯，比海更浩大的什麼。

只要他能爬，什麼能阻止他呢？

#### 四 靜靜的夜路

夜是這麼靜，路也這麼靜。

我一個人走在這夜的路上。街燈反映在柏

油路上，閃着光也是靜靜的。

所有的店鋪全閉緊了門，路上也沒有很多的行人，祇有路口的警察站在交通燈下，也是靜靜的。

我的影子在我的前邊，在我的後邊，在我的旁邊，而那不過是影子。

我一個人走在夜的街路上，我說什麼？

夜風很冷，這是春天的風。梧桐樹還禿着，牠們立在路兩旁，遠不如夏日的威風，僅僅增加這夜的靜。

在黑影的遠方，教堂的樓尖有一盞燈火，可是那召喚不了我，我不知道什麼能給我些什麼？無論上帝，或者神。

我在這條路上走，我只是在這條路走，完全不爲了什麼，我也沒有想，也沒有思緒。

突然從牆角裏鑽出一個顫抖着的身體，我

是用好大的氣力才辨認出這也是身體，瑟縮着，頭髮披散着，破的衣服，或者祇是些破布片包着的一個人，向我伸手，向我發出了一種聲音。這是一種人的聲音，而這是怎樣的一種聲音呢？這是一種言語，怎樣一種言語呢？

我沒有聽清楚這說的什麼？而我知道這是說的什麼？

我把手放在衣袋裏，沒有拿出來，却加快了脚步。

對於這種聲音，我說什麼？

突然另一個牆角裏鑽出另一個顫抖着的身體，向我伸手，向我發出一種聲音……

突然另一個牆角裏鑽出另一個顫抖的身體

……

我把手放在衣袋裏，沒有拿出來，却加快了脚步。

我說什麼呢？

一輛汽車，我外行，也從來連個有汽車的朋友也沒有，不知道這是什麼式的，我祇看見像炸彈，載着幾個油光水滑的男女馳進路旁的舞場裏。

這一晃眼，我想起方才看見的許不是身體，也不是人。

突然拐過路角，黑影裏又出現一個顫抖着的，我無法不承認。這是身體！向我伸着手，發出一種聲音。……

我說什麼呢？

夜是這麼靜的，路也是這麼靜的。我奇怪着，這些不像身體的身體祇發出這樣一種是人又不是人的聲音有什麼用？

然而，我說什麼呢？

一九四一，四，七。



# 談詩小札

錫金

## 一 關於新風花雪月

讀到了詩周集上你的真的詩，使我非常高興，我高興你從詩的範圍中來談文藝中的新風花雪月的傾向，這是特別有意義的，我覺得這是可以一直觸到所謂新風花雪月的精神的底蘊的。可惜你把你的論點太注重在懷鄉上了，因之反讓新風花雪月偷偷的逃走了，因之我想插嘴。

爲什麼我們從詩的範圍中來談新風花雪月特別有意義呢？這差不多已經是通常的習慣了，人們通常把風花雪月等自然景物看作和詩是特別有關係的，譬如一個影片中的月下泛舟和花蔭情話等等場景，普通都稱作「詩意的鏡

頭」，譬如最近報上大舞台演「濟公活佛」的廣告，也說到他們有「月照蘆蕩」，「一星微明」的場景，下面使用大一號的鉛字標明道：「十分詩意」。這樣的理解詩意，當是可笑的，但是這實在是一般人的理解，我覺得文藝上的新風花雪月的傾向，也正是從這樣的差不多的出發點中產生的。

我把新風花雪月的傾向叫做是一種精神，乃是我要指出這種傾向是從一種精神中產生的，精神的表徵是態度，是方法。我沒有讀到楊剛先生的原來揭指文藝的新風花雪月的傾向的文章，祇從她的文章發表以後零碎讀到一點各方面的意見，我覺得大家把新風花雪月歸納成懷鄉等等幾種項類是不對的，因爲這是無法

包括得盡的，更何況如你所說，懷鄉也有積極的一面？我以為新風花雪月的整個的精神，即在對文藝作品中的自然景物，單作皮相的理解，形式主義的運用，從這種精神出發，則不論他寫的是風花雪月，或飛機大炮，一樣是把它作為裝飾，無非同是新風花雪月

說新風花雪月其實是指的舊有的風花雪月的精神的重生，我以為風花雪月，古人常常用來入詩的緣故，是因為古人的生活的人和自然接近，即使是身居高位的人，也往往心嚮田園，而長途朝闕、流宦四方，經歷的名山大川，也給了古詩人們以極深的印象，所以自然景物的入詩是非常自然的。果真如把古人的詩篇讀過去，幾乎沒有能離開風花雪月的。但是，一些小詩人們（或者不足稱他們為詩人）是限於吟風弄月，把自然景物來點綴詩章；而大詩人們却

從自然景物中生發出無限的意境來，他們的風花雪月不復是風花雪月，而是融和一切情象而鑄成的一個新的情境，從這些情境中，可以讓他們的詩情因渲染而分明，縱橫馳騁，浩浩蕩蕩的宣洩出來。這我們可以把一句詩句分析出來的，如果一句詩句除自然現象的堆切外不能帶給人們以更多的東西，或者少有別的東西，那麼我們說那種詩不過是是風花雪月而已。

我們看杜甫的非常熟悉的詩：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平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這是不是風花雪月的呢？這完全是自然景物給砌造起來的，然而在詩人杜甫把這些自然景物構成了詩，已經不復是原來的自然景物

了，詩人給了牠們以生命，這些生命是鑄成了杜甫的詩的生命的，也僅僅在這樣的詩中是有這樣的生命的。這生命是和生在「萬方多難」的時代，以「百年多病」之身，登台蒼茫四顧，感到憂愁苦難中連鬢髮都白了，而復「潦倒新停濁酒杯」的生命一致的。

但是戴望舒把內中的一句輕輕地用到自己的詩中去了。

落木，落木，落木，

無邊落木蕭蕭下！

除了秋天的落葉之外，不再有什麼，這正

是新風花雪月。

普通人的理解詩，不免有皮相之處，於是把風花雪月看作是詩，大有卽此爲詩，非此不詩之概，其實，詩人們也不免有這樣的看法，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想來對說明這一點

是很有幫助的，同時對人們理解新風花雪月和理解詩也很有益處的：

艾青曾給我看過一篇批評何其芳的畫夢錄的文章，後來這篇文章發表在文陣上，何其芳倖倖然地在文陣發表了一篇反駁的信，何其芳的意思說艾青全沒有懂得他，艾青說他的對自然的愛好，其實他從來不會愛好過自然，不過是把自然作爲他的文字的一種裝飾而已。這正是新風花雪月者的最好的供狀。並不愛好自然，而但以自然作爲裝飾，艾青說他是小資產者的自瀆行爲，其實一點也不過。

反對新風花雪月，我以爲應該反對這種新風花雪月的精神，這是我們的詩人們特別應該注意的，詩人是首先該把對詩和風花雪月的關係弄清楚的，也要糾正一切的把風花雪月和詩混同起來看的觀念。

草率得很，手頭又沒有書，記性也靠不住得很，願你告訴我你的意見。

## 二 關於接受詩歌遺產

接受詩歌遺產，確實是我們堅強今天的出發的切要之務，許多朋友們時常提醒我們，事實上我們自己也確實大家時常互相督促；但是，直到現在，我覺得我們並不會忽視過接受遺產問題的重要，也不是不會偶而下過些功夫，也許有幾位朋友甚至在接受遺產的問題提出之前，已經下過很多的功夫了，但我們還完全缺乏怎樣去接受的頭緒。當我們與比較古典的作家的作品接觸時，好像乍入寶山，目炫五色。有的便沉醉其間，以為即此便足，弄得處處不得以古範今，而合到現實情況中我們真正的

需要時，不幸却一無是處；有的雖然讚歎遺產的燦爛和豐富，但却苦於時代的距離，覺得雖然那是美好的和珍貴的，如果不切我們的實用便實際上等於無用，有時或亦有補益，但如果我們以同樣的功夫加入對現實生活的探求中，有時反或會所得更多。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時，覺得前者的接受的態度是廉價的，如果他們不是從事研究詩歌，他們也很容易變成古董商人。而後者，（事實上你是屬於後者的。）則他們也同樣的迷古，對接受遺產的意義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遺產的意義擴大一點，把一切昨天的事物都看成給今天遺產；把遺產兩字望文生義一下；看得抽象一點；這是必要的，這倒可以幫助我們把怎樣接受遺產的線索找出來。我記得你和我說過一會笑話，你說那

些陳列在照相館裏的櫥窗裏的照片都是遺像，這其實是對的，牠們都去了，而且，雖然牠們在目前還不會被人們視作遺像，但牠們終須或遲或早的被視作遺像。那麼，現實中的事事物物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我們把昨日的一切都泛當作遺產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知道，那當然不是全對我們有用的，正像所有人的遺像並不全對我們有意義一樣。那麼，我們僅僅選擇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有意義的，拿來到今日來應用，這在昨日的一切事物中是這樣，這在古典文學遺產中也是這樣。我們必須接受我們自己的詩歌遺產，接受詩經離騷的遺產，也接受魏晉唐宋的遺產，也接受元明的遺產，也接受清代以至從五四一直到今天的新詩的遺產。我們也接受西洋古典文學的遺產，就是西洋近代文學的遺產我們也要接受，這遺產的範圍有多

大！但還不大，像我們前面所說，我們還要接受生活的遺產。從遺產中，我們得到的鐵器也許是銹色斑斕的廢鐵，但其中是可以鎔成新鐵的；就是昨天的破襪，從中我們也可以抽紗；但決不僅如此，我們更還可以從那些遺產中覺察到他們如何構成如此的形式，如何應付當時的困難，這便是所謂接受經驗教訓了。

我們不能迷古，也不能把接受遺產的意義局限起來，祇有把他擴大了看，才能知道不是所有的遺產都可以接受的，我們在浩大的遺產中撇開了我們無用的而選取我們所需要的。像植物一樣，雖然牠們伸根在土壤中，但牠們並不是吸取了土壤中所有的一切，因為祇有或些原質對牠們有用的，我們不能不接受遺產，因為我們的事業是一種延續，一種發展。沒有電的知識不能有龐大的發電廠，更不能有無線電。

而如果不發展，則接受遺產的意義也失掉了，我們要從電的運用中更理解電，決不能從探索電的知識而專去讚美佛朗克林的風箏，或甚至反相信起雷公雷母來。

雖然，我們不能把接受遺產的意義拘限在文學或詩歌的小範圍內，但是，這小範圍當然是對於我們的工作更密切更有用處的，因為這小範圍的遺產給我們的是一條歷史的發展的路徑，是切實的技術上的實踐經驗。而其他廣大的範圍，則是我們從而吸取更多的東西來充實我們豐富我們的範圍。

中國的詩歌雖然在形式上是承受了西洋的也即是國際的形式，但牠在兩點上是無論如何不能和我們中國舊詩傳統分離的。第一，我們的詩歌所歌唱的是我們的生活中的感興，我們的現在的生活即是從舊生活中的延續和發展。

第二，我們的歌詩的工具——語言即是從我們的傳統的語言中延續和發展出來的，我們的詩歌不能離開我們的語言。而中國文學遺產中，最豐富的是我們的詩歌遺產，我們怎樣倒可以棄置不顧呢？

要接受詩歌遺產，我覺得我們還需要警惕和留意到許多點：第一，當然，古代留傳到今的作品，經過了長時間的洗鍊和淘汰，自然是亘曆長久時間和遍及廣大空間的精華；即西洋的古今作品，除了有些胡亂介紹進來的以外，（像最近我看到西洋文學介紹了美國的一位二流教授生泰楊那的詩論，論詩與哲學，便簡直是一篇胡說八道！）大概也都是精英。當然，許多的糟粕已經是淘汰了的。而我們目前的一般作品，自然比起那些精英的作品來是比不上，那是因為需要而還不曾淘汰過的緣故。我

們決不能太廉價地認爲一切已有成績都是法寶，相反地，我們的作品是應該超越一切的已有的成績的，所以，我們應該從應用的目的上來從遺產中選取我們的養料。所以第二，我們也應該對接受遺產這一件事部署一下，不要等一會在浩渺的大海中茫然若失。我現在想了一下，我覺得我們的接受遺產應該在三個範圍內去努力，第一個範圍是明瞭我們的詩歌的發展的歷史的範圍，我們要在我們的詩歌遺產（這當然是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中得到牠們是怎樣在發展着的一個線索，而且究察他們的原因。第二個是學習技巧的範圍，我們要從他們的優良的技術中去學習，但不是襲取，而是與我們自己的技術作比較，確知他們的優良的地方，以及可以怎樣的應用。第三個範圍是研究語言的範圍，我們要探討他們的語言的精練的程

度，精練語言的方法。語言是進步的，我們的語言已不同於他們的語言，但要探求什麼是可爲我們參考和借鏡的地方。從詩歌遺產的探求中，當然同時也可以滿足我們的欣賞的陶醉，或者有時也會引起我們從事考證的慾望，但我以爲這祇可以作爲旁枝的目的，因爲說句笑話，那是很容易使我們迷失的。正像如果一個研究婦女問題的男子而轉成單對或一女子的戀愛，那麼他迷失了，如果他單着眼在纏腳風俗的尋訪，他也是迷失了。

接受詩歌遺產，須得從事探求和發展，這是我們詩歌工作者須要經常而持久的努力的一個重要的課題，這決不是天才家所想的那樣有神奇的法力，一旦得到便可以白日飛昇的。這應該讓我們放在我們的生活裏。

# 電 花

石 楊

親愛的，今晚我才發現了一種世界上最美麗的美麗！

記着吧！親愛的，祇有在最黑暗的中間的才知道有最燦爛的光明！也祇有最黑暗的中間才看得見最美麗的美麗！

今晚，風雨發了狂一樣。

天空，墨黑的渾然一片，周圍，也是墨黑的渾然一片！所有宇宙間的光明都被封鎖在黑暗的後面。像航行在黑暗的海裏一樣，風在嘯，雨水也在嘯！我木然憑任車夫拉向黑暗裏，拉向風雨的歸途！

神祕，恐怖，窒息，漫長，疲倦，……

殘酷的黑暗喲！竟一星星光也不留給我

們！

我迷茫，我痛苦，我咀咒，我疲倦……

驀地！宇宙明亮起來了！照亮了天，照亮了地，照見車篷上流下來的哭泣似的雨注，也照見了我面前的路！

接着光亮被撲滅了，但留下一陣憤怒的巨雷。

被巨雷震撼了，我興奮地趕忙抬頭，但天空中還是一片渾然的墨黑，一絲也找不到巨雷的痕跡了！然而我還是非常興奮，因為我明白一個會接着一個的消逝而來的，一直要到將黑雲驅盡了才止息，因之我勇敢地盯着那死黑的天空，一點也沒有孩子時期躲在媽懷裏的恐怖



情緒了。

陡然，一瞥光芒萬丈的光劃破了黑雲飛向人間！剎時間世界上充滿了光！雖然立即就剩下一帶金色的光尾，立即連金色的光尾也消失它！充滿了戰鬪！充滿了刺激！充滿了信仰！它的來，挾了不可迫視的光輝和不可抗禦的力！它的消失，也毫不留下一絲傷感地迅速逝去！

親愛的：我活了二十多一點兒年頭今晚我才看清楚了電花的飛來和飛去，我才認識了電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美麗！

我愛電花，愛這勇敢刺激堅定的電花，愛它用短促的生命劃破了黑暗，照亮了我們的路！

也因此，我更無比地增惡那漫長的黑暗的醜惡！更要咀咒那漫長的黑暗的寂寞。

！計夥力得之君是      ！問顧濟經之君是

# 大發銀號

總號：南京路 566 號      94534  
分號：霞飛路 696 號      電話：77894

# 讀曲小記

趙景深

馬伶人的荷花蕩——牡丹亭拾畫

調名正誤——罕見傳奇二十種目

——元雜劇一人獨唱的例外

貽白贈我一部荷花蕩。這兩天抽暇取出來看完了。關於此劇的作者，清初高奕的新傳奇品云：「馬巨生，吳縣人，五陵年少，白眼調人。所著傳奇三本：梅花樓、荷花蕩、十錦塘。」姚梅伯今樂考證著錄八云：「馬巨生四種：索花樓、荷花蕩（一名蓮盟）、十錦塘、梅花樓。巨生 吳縣人，或作更生。案荷花蕩刻本署上黨擷芳主人編。或云索花樓只梅花樓，姑俟攷。」蓮盟似墨蓮盟之誤。刻本的署名的確是上黨擷芳主人。惟暖紅室作「明刻原本」，

那末馬巨生似是由明入清之人，而荷花蕩是在明季時的作品了。上黨郡乃山西長治，上黨縣乃江蘇宿遷或安徽蕪湖西南。或許作者不願出名，故意這樣寫，也未可知。王國維曲錄云：「梅花樓一本，曲海自作索花樓。」那末，姚所寫「只」當爲「卽」字之誤。王氏又據曲海目定馬巨生名伶人，更生爲其字。十錦塘本事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九頁三，關目也和荷花蕩一樣的用過一番苦心。大約作者爲蘇州人是確實可靠的，荷花蕩所寫，正是本地風光。各劇均以花爲名，十錦塘實以梅花爲背景，索花樓更不必說，無怪乎作者要自署爲擷芳主人了。作者的生平無可考，但據新傳奇品評語所說，

「五陵年少，白眼調人，」頗像荷花蕩中所寫的李夢白。說不定作者自己也是風流自賞，喜歡挾妓的浪漫人物吧？作者敍徐燦「九歲馳名庠序，直至八十應試不第，遂哽咽而死。」第七，十，廿三齣都寫得很著力，也很沈痛。說不定作者自己也是科名不第的人呢！

倘若此劇果如劉鳳叔所云，是「明刻原本」的話，那末其中兩點頗值得注意：第八齣丑云：「且住，我們先打一套十泛去何如。」（作打樂器介）（醉太平）鏡聲鼓聲，弄管調範；荷花深處逞其能，按宮商實可聽。」按，十泛卽十番。倘若荷花蕩是明本，那末明朝就有十番，並非是從清朝開始的了。其次，第二十二齣敍演連環記，副末家門只說不唱，說到「柔以制剛，遂成嫌隙，反問裙釵事竟成。除元惡司徒妙算，（內云）海宇賀昇平。那來者非別？」

（內云）誰？（末）王司徒是也。交割排場，緊做慢唱。」接着就是王允上場。或許明末演戲，果真是這樣的情形吧？按，荷花蕩一名墨蓮盟，另有玉夏齋傳奇十種本，中國近世戲曲史作「明末清初（？）刊本，」也不會作一個確定。但鄭振鐸的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却是選稱爲「明末刊本」的。

南詞新譜詞曲總目云：「馬更生梅花樓（名佶人，字吉甫，吳郡人。）」「字吉甫」是他書所不曾提及的。梅花樓不易得。南詞新譜卷一頁二六引有桂香轉紅月一支云：「芳魂何所，將情傳訴。他爲你見彼羈縻，怕你因他摧挫。倩鰕生寄語，鰕生寄語深閨婦。今已仗劍平戎，出關平虜。苦特地慰嬌娥。霜殞紅顏，玉埋在黃土。」

★  
★  
★  
★

近習牡丹亭拾畫，用的是般淮深的牡丹亭曲譜。所題調名，甚爲奇特。原書上注出的明明是好事近，却要題作顏子樂。明明是錦纏道，却要題作賽觀音。如以每句字數來計算，那末，二者的差異是很明顯的：

顏回樂 3 3 3 3 5 4 4 8 7 7

好事近 5 6 4 7 4 3 5 7 7

賽觀音 3 3 7 7 7

錦纏道 3 7 5 3 6 7 8 5 5 5 5 6

顏回樂是正宮過曲，好事近却是中呂過曲。賽觀音是大石調過曲，錦纏道却是正宮過曲。賽觀音字數極少，僅二十七字，錦纏道却有六十五字，多一倍半，其分別尤爲顯著。好事近一名泣顏回；明明是顏回在那兒哭「泣」却一定要說他歡「樂」。賽觀音名稱的由來，或許因爲說白中有「原來是尊觀音佛像」這句話的原

故吧？（文寫成後遇見管際安先生，他說顏子樂是集曲，卽泣顏回，刷子序與普天樂。如此說來，顏子樂是不錯的；原書雖爲泣顏回，或許因爲「拗嗓」，便改用集曲了。）

★ ★ ★ ★

最近常聽到關於「中國戲劇書目」編纂的

消息。據我所知，至少有四個人從事於這種工作卽：鄭振鐸、孫楷第、吳曉鈴和莊一拂。但似以吳曉鈴（芾）爲最努力，恐怕將來要讓吳芾佔先了。數年前中國戲曲音樂研究所，（李石曾、程玉霜等所辦）擬印罕見戲曲數十種，仿汲古閣例，每十種爲一輯，第一、二輯的目錄是：黃孝子（元南戲）鵝釵記（史磐）、鮫綃記（沈鯨）、王福記（徐時敏）、連環記（王濟）、萬里圓（李玉）、釣魚船（張心其）、未央天（朱素臣）、金鎖記（葉憲祖）、胭脂

雪（盛際時）：以上第一輯。青虹嘯（鄒玉卿）、敘劍記（月榭主人）、元宵鬧（李素甫）、百福帶（邱園）、一諾媒（無名氏）、琥珀匙（葉稚斐）、瓔珞會（朱佐朝）、翠屏山（沈自晉）、磨塵鑑（鈕少雅）、長生樂（袁子令）：以上第二輯。可惜他們僅有計劃，未能實行，至今尚未自印出版，這是使我們甚爲憶念的。

★ ★ ★ ★

元雜劇體例極嚴，「如一本一人唱」卽爲其規律之一。但有時也有例外。例如，最顯著的是西廂，第一本張君瑞鬧道場，全四折都是末張生所唱的，但第四折的中間，鶯鶯和紅娘也先後唱了一支錦上花。第四本草橋店夢鶯鶯第四折本是張生所唱的，但張生做夢時，鶯鶯上場唱了很多，如喬木查攪箏琶之類。不過，

西廂合五本二十一折爲劇，早已破了元劇一本四折之例。至於每本，也不限定末本或旦本，極爲自由。那末破一折一人獨唱的例也沒有什麼足以驚異的了。

但四折雜劇也有不少是破了一本一人唱的規律的。周貽白的中國戲劇史略已舉出薛仁貴、蝴蝶夢、硃砂擔三劇爲例。僅據元曲選一書，除此三劇外，還有九種是破例的，一共是十二種。

在一折之首的有四種。薛仁貴第三折本是中呂粉蝶兒，但鄉下老上場，却要唱一支雙調豆葉黃。小尉遲第二折爲南呂，李道宗在正曲前要「唱個曲兒」清江引以洩憤。竹葉舟第四折在正宮以前列禦唱道情村裏逐鼓、元和令、上馬嬌和勝葫蘆。還牢末第二折末在商調集賢賓前唱中呂普天樂。

在一折之中的也有四種。曲江池第二折本

爲南呂一枝花，乃旦所唱。但旦唱了兩支以後下場，末淨却唱挽歌商調上京馬上來。昊天塔第三折和尙數骨唱同爲正宮的滾繡球。金安壽第一折從第三曲起唱個「歌兒」滿堂紅、大德等；第四折八仙唱青天歌。連環計第二折本爲南呂，第十曲旦唱雙調折桂令。

在一折之尾的也有四種。東坡夢第二折四友跳舞唱月兒高。蝴蝶夢第三折王三唱端正好和滾繡球。望江亭第三折本爲越調鬥鶴鶉，李梢和張千唱馬鞍兒。

以上十二種，除曲江池和望江亭爲旦本外，其餘均爲末本。破例也有一個定則似的，約有數點：

- 一、破例每爲唱歌，穿插在正曲裏面。
- 二、唱破例之曲的每爲丑角，至少不是主

角。

三、有時破例是羣唱，例如四友和八仙。以上所舉，還只是一折之中的破例。有時一本之中，也有一全折破例的。依元曲規律，「旦本」即全四折爲旦所唱，「末本」即全四折爲末所唱。元曲選中例有生金閣和張生煮海。生金閣是末本，第二折却是旦唱。張生煮海也是末本，第三折也是旦唱。

## 上海大陸銀行

###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地址：上海九江路一一一號  
電話：一六九七九

# 犧牲

石楊

時：大風暴掃過了才不很久，大概是第二年的  
一個深秋的晚上。

地：經了災難的小古城中的一個小康家庭裏。

人：

周學禮——二十三歲純潔懦弱。

周太太——學禮之母，五十四五歲。

二水媽——學禮小時之乳母，仍舊幫在周家，  
喜歡多話，五十歲。

周淑貞——學禮之姊直爽，某種程度上的進  
步，長學禮一二歲。

李梅英——周太太的姪女，又是學禮的未婚  
妻，略微懂得一些，但懦弱。

景：

是周家的一間廂房左邊有一扇門，門外大  
概是中間起坐的，正面是四扇玻璃短窗，可  
是玻璃都沒有了，是用白桑皮紙糊着，這都  
是戰爭掃過了留下來的痕跡，窗前是一只破  
書桌，桌前一張新買來的籐椅子，右面一張  
舊籐榻，幾只櫈子一些書櫃，壁上淒零地掛  
着些新的字畫，空空洞洞在添補新的什物，  
但仍是簡陋非常而且是新舊很不調和地有些  
淒涼，但這間古老的屋子外形還不會過大的  
損傷，保持着若干程度的舊樣子真像它的主  
人一樣。

幕開時，傍晚，昏黃的暮色迷漫着屋子，紙糊  
的窗上射進一些輕微的斜陽，讓觀衆看清楚

這屋子裏是母子二人在說話，母親是清瘦的個子，坐在中間籐椅上一邊在一亮一亮地抽着水煙筒，一邊又慈祥痛苦地說着話，兒子是痛苦地來往蹀躞着。

周學禮（簡稱禮）：媽，你不能怪她，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呀！你想叫他一個女孩子怎麼樣反抗？你想在那些殺人放火的禽獸面前，她能怎麼樣，這不是她自己願意的！

周太太（簡稱太）（失去了慈祥地）怎麼跟你說了那末多話，你還執迷不悟，你要這樣的妻子我可不能要這樣的媳婦（說完又咕嚕咕嚕的抽煙）可是看了兒子痛苦地蹀躞，又覺得話太重了，於是吹了煙又慈祥地）咳！這也是命！梅英這孩子也真可憐，爹媽都死了自己又碰到這樣的事，我也知道這孩子什麼都好，可是她自己的命大壞了，唉！

禮：媽，你不是她的姑媽麼！

太：可是姑媽也不能養她一輩子。

禮：媽！她不是你自己訂下的媳婦嗎？

太：糊塗孩子，誰叫她的命生得這麼壞呢！本來她人很聰明長得也不錯，所以我給你們訂下了親事，可是誰想到現在她會遭到了這樣的事，這有什麼法子！

禮：這不是他自己願意的呀！她是逼不得已的！

太：人家管得了她是不得已，女人總是女人，就因為我是她的姑媽，所以才把他留在家裏，可是她竟跟你好得這樣，我總不能對不起你們周家的祖先啊，我也顧不得我是我的姪女了。

禮：（痛苦地）媽！

太：我總不能讓自己的孩子丟臉，給人家笑話



啊！

禮：……

太：你想我能讓你丟盡你們周家的臉嗎？我死後怎麼好見你的爸爸，怎好去見你們周家的祖先？你們周家是世代書香，怎麼能夠娶進一個失節的姑娘呢？我不能給你們族裏人說我私心，這件事的關係太大了，你讀了這麼些年書，難道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古話也忘了嗎？

禮：可是媽這麼一來，您叫她到那兒去呢？

她的爹媽都死了！……

太：她還有一個舅舅。

禮：就是那個抽大煙的吳老七嗎？我們不能讓梅英落到他那個火坑裏去。

太：咳，有什麼辦法呢，她不去，我們周家的家聲就要完了，你能受得了族裏人的責問

嗎？你能受得了隣居親戚們笑話嗎？

禮：（懦弱而痛苦地）媽……

（二水媽進來，她是學禮的乳母，簡稱乳）

乳：喔！太太您在這兒，我回來就到上房去找您。

太：你回來啦，吳家七爺怎麼說？

乳：七爺家裏現在闊多了，我一去就跟七爺說：「我們太太請您去一趟，」他很奇怪，問我有什麼事，我就把事情告訴他了，太太！您猜他怎麼說？

太：這個年頭又多了一個人去吃飯，他當然不大高興了。

乳：一點也沒有！他很高興呢！他還說明天一早就來把梅小姐領回去。

太：明天一早就來把梅英接回去！真想不到……二水媽！你去請梅小姐和大小姐到這兒

來，（這位二少爺學禮起始非常注意他乳母的話，這時又祇能痛苦地喚着媽！）

乳：（乳媽轉身入內，忽站定又回身）喔！太

太！我還要告訴您一件事，我回來的時候，在院子裏碰着三太太那邊的阿翠，在井邊打水，她笑着問我是不是二少爺快要成婚了，

她還說三太太說二少爺真大量不在乎梅小姐是被人家遭踢過的，我聽了真生氣，我告訴她，『梅小姐明天就要走了，吳家七爺明天一清早就要來領她回去的。』她討了沒趣，才不響了，我明天碰着對門張太太，隔壁黃老頭兒，後門口小皮匠，我都要告訴他們，讓他們不敢再笑我們！（說完話，就興匆匆下）

禮：媽！她這一去不是太危險了嗎？

太：（這時似乎周太太也被提醒了一下，覺得

七爺確是不懷好意，可是一忽兒又發見了一種勉強的理由，自欺地作爲良心的根據了，

同時即以此來安慰兒子）可是……咳！……

這都是命裏注定的！七爺雖說人很壞，到底總是她的舅舅，該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吧！

禮：（走到媽身邊幾乎伏着媽身上了，痛苦焦急地）媽！不！求求您，您不要讓她到吳老七那裏去吧！媽！您依我，您依我，您依我這一次！

（慈母非常痛苦地慢慢搖着頭，屋子陰黯，讓空氣也像鉛一樣沉重，約一二分鐘，學禮的姊姊淑貞和梅英一起進來，淑貞走得輕快，梅英却却珊珊地一進屋淑貞就開口）

淑：媽！您叫我們來的嗎？啊！這屋子多黑，你們爲什麼燈也不開（走去開了電燈，屋裏

頓時一亮，讓我們看清了淑貞是女學生打扮圓圓的臉，很有精神，梅英却是十分溫淑而美麗穿了素色的衣服，大概是帶着爹爹的孝，這時也叫了一聲）

梅：姑媽！（但是姑媽沒有應，也沒有說話，學禮痛苦地看了梅英一眼，就回轉了身，二三分鐘的沉默，讓人覺得不幸快說破似的）  
淑：媽！您叫二弟媽喊我們來有什麼事情嗎？

（大家以爲周太太將要說話了，但她却痛苦地望了望沒有一絲憂鬱的女兒，又看了看梅小姐的臉不好的預感在梅小姐的臉上掠上一層陰影，她又回過頭去瞧瞧兒子，兒子面對着失了光亮的窗口，痛苦正在咬噬着他的心）

淑：奇怪！您爲什麼不說話？媽！您一定又是聽到了人家的什麼閒話了，去理他們幹什麼

！又不是他們的媳婦，要他們來管！禽獸來啦，殺人，放火，他們連哼都不敢哼，這會兒又要來多管閒事！

太：淑貞！你又來了！放你到外面讀了幾年書，就讓你學會了這麼嚙啦嚙噉的，梅英！你坐下來聽我講。

禮：（哭聲地）媽！（回身抓住了媽的肩胛，痛苦搖着意思是愈着阻止媽下面的話）

太：（下了決心地）不要這樣糊塗！你進去！到裏邊去！（學禮痛苦地望了望未婚妻，交換了一個痛苦的眼光，梅英埋下頭去，他便怯弱地慢慢地無可奈何的下場）都是爲了你，爲了你們周家！……  
淑：媽到底是什麼事呀！

太：梅英，祇怪你自己的命不好，爲了留了你，在這裏，我受了人家多少的冷言冷語，不但

族裏的三老爺三太太說我袒護內姪女，不顧周家是世代清白，就是左右鄰居，也都冷言譏笑，他們連學禮都瞧不起了，弄得我也沒辦法再留你住下去了。

淑：媽！您說甚麼？您不留梅妹在這裏？您叫她到那兒去？你是她的親姑媽，二弟是她的未婚夫！她也祇有我們這兒是親人你叫她到那兒去？！

太：她七舅明天就來領她回去！

梅：呀！七舅……（早就抑不住的眼淚，這時就泉水般挤出）

淑：什麼？吳老七嗎？媽，你把梅妹交給那個壞蛋？

太：他答應明天一早就來！

淑：媽！您不能把梅妹交給吳老七，您簡直是把她送到了虎口裏去。

太：七爺總是她的舅舅，現在又很得意。

淑：不！媽！吳老七抽大煙，販土，囤糧食，他甚麼壞事都幹，現在又是得勢的時候，跋扈得了不得，你不能放梅妹去的！

太：叫我有什麼法子？都是她自己生就的命太壞了。

淑：命！命！命就不能改造的嗎？媽，只要你答應了不送梅妹去，梅妹不是就可以留在這兒和二弟結婚了嗎？

太：這怎麼成呢！你一個女孩子家，懂得什麼，（轉向梅）梅英！你也不要再哭了，你七舅近來家裏也很好過的，唉！你不要恨我，這只能怪你爹媽生你的時辰不好。

梅：（嗚咽地）我不恨姑媽，我也不恨爹和媽，我只恨我自己是女人，吃了比男人更多的虧，可是却不能和男人一樣的去報仇！啊！大

姐，（倚在淑貞懷裏哭泣起來）

太：咳！（感慨地）「只恨我們自己是女人」。

淑：（撫慰地）梅妹，不要哭，女人也一樣可以報仇的，（梅英茫然地搖搖頭）不，梅妹！只要你肯奮鬥，那些兇狠的惡勢力是壓不倒你的！

梅：我？不，大姐，我不像你，你在學堂裏念過書，你懂得比我多，我從小就沒有了媽，這兩年跟在爹的身邊，也只曉得在家裏管點家事，外面的事什麼也不懂，你叫我怎麼辦呢？

淑：媽，你就不可憐可憐梅妹嗎？你從前不是頂喜歡她的？

太：我現在又何嘗不喜歡她呢？可是……

淑：媽，你想想看，舅舅新死，拋下了梅妹孤

另另的一個人，這次好不容易千山萬水的回來，又受到這樣的刺激，我們怎麼能忍心把她送到吳老七那種東西的手裏去呢？

太：這，這叫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

淑：媽，你爲什麼不替梅妹的前途想一下？二弟和梅妹不是再好不過的一對嗎？你爲什麼不要這樣可愛的兒子和媳婦呢？難道說爲了人家的幾句閒言閒語，你就情願犧牲你自己的兒子和媳婦嗎？

（窗外開始下雨）

太：（難過地）淑貞，你不要講了，我難道還不明白，梅英是個頂好的女孩子，她這趟來，我本來打算等她一脫了孝，就讓她跟學禮成婚的，上個月，隔壁五叔到上海去，我還托他有好的綢緞料子多帶點回來，預備給他們結婚用的，可是維想到她在半路上會遭到

這樣意外的岔子，你說，我們周家怎麼能娶一個失節的姑娘，給旁人笑話呢？

淑：媽，這不能怪她的啊！只要你原諒她，旁人的笑話管它呢！那些人只會說別人的閒話，正經的，爲什麼不去和那批殺人放火的禽獸拚一下呢？却跑來欺侮一個可憐的遭受了蹂躪的女孩子。

太：我不會跟你講那番大道理，（一陣陰影掠過她的臉，她想起了三太太他們的冷言冷語）不過我總不能讓人家說我偏袒內姪女兒，敗壞了周家的家聲。

淑：可是，媽，你要曉得吳老七這次答應把梅妹接去，一定是不懷好意的，將來梅妹的前途很危險呢！

梅（一直在旁邊抽泣，這時忽然站起衝到周太太的面前跪下）姑媽，我求求你，不要把我

送到七舅那兒去，我知道我是沒有福氣作你的媳婦的，不過，我希望你收留我作一個丫頭，我侍候你一輩子。

太：（流下淚來）梅英，你起來！

梅：只要你答應我，你叫我作什麼都行，我實在不能夠再去受人家的遭踢了。

淑：媽，你瞧梅妹多可憐，你答應了她吧！

太：（低下了頭）梅英！

梅：姑媽，我知道你是頂疼我的，我是一個沒有爹媽的女孩子，只有你，只有你可以救救我。

太：（慢慢地扶梅英起來）梅英，你不要這麼難過，我想等明天你七舅來了，再商量商量看，淑貞，你陪梅英到屋裏去睡覺吧！

淑：媽……

太：你不要說了，我心裏也難過得很呢！你們

去吧！

（梅英木然地站起來，淑貞扶着她向門口走去，正遇着二水媽氣咻咻的走進來）

乳：太太，三老爺他們請您過去呢！

太：什麼事？

乳：還不是爲了梅小姐這件事，連族裏的老太太爺都來了，他們說，一定要太太拿出點主張來，他們罵梅小姐不要臉，勾搭了外國人不算，還要來勾搭我們二少爺，他們還說要是換了別人的話，早就投了井了。

梅：（低下頭去）

淑：（怕她再說下去，梅英受不了，急忙阻止）好了，好了，不要說了，他們嘴裏總進不出好話來的，我真不懂，他們這些人怎麼……

乳：他們叫我請太太馬上就過去。

太：（點點頭，望望窗外）外面這麼大的雨，

族裏老太爺怎麼連夜趕了來了？

乳：是三老爺派人去請他來的。

太：三老爺請他來的？

乳：是的，三老爺聽說吳家七爺明天就要來把梅小姐領回去，所以就請了族裏老太爺到這兒來，要太太明天當面和七爺講退婚。

淑：（全時地）退婚？

梅：啊！

乳：他們說要是不把話講明白了，回頭太太又是三心兩意的，祖護自己的內姪女兒，敗壞了周家的名氣！

太：我早就料到有一着的！

乳：他們還說二少爺也不好，給梅小姐迷住了

，一點男人的骨氣也沒有，聽聽那些話，真

要氣死人呢！

太：我知道了，現在我就跟你一同過去吧！

乳：咳！這也是梅小姐的命不好！好好的一對

兒！

淑：媽，你就答應他們嗎？

太：連族裏的老長輩都來了，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淑：你怕他們，我可不怕他們，我跟你去，

太：不，你去了還不是跟他們鬩吵，有什麼用

處呢？（同二水媽走出）

淑：不，我一定要去，（跟下）

（台上剩下梅英一個人，她目送着淑貞她們出去，沉寂的空氣中，半晌，聽到她一聲

淒涼的長長的嘆息。）

梅：唉！什麼都沒有希望了，（望着窗外）外邊是這麼黑，叫我到那兒去好呢？啊！天下這麼大，難道就沒有我一個女孩子容身的地

方嗎？媽……（伏桌上哭泣）。

（學禮突然走進來，見狀呆立在門口）

禮：梅……

梅：（抬起頭來）學禮，是你——（又流下眼

淚來）

禮：梅，你能原諒我嗎？

梅：不，是我太對不起你了。

禮：（痛苦地）你爲什麼這麼說呢？這不是你的錯。（走近梅）

梅：（避開）……

禮：梅，你爲什麼避開我呢？我們還是跟從前一樣，跟從前一樣的。

梅：（回想）從……前……？

禮：是的，從前我們不是常常在一塊玩的嗎？當這秋天的時候，我們總喜歡在這院子裏掏蟋蟀。有一次，鄰居的小孩子把你那隻心愛



的大蟋蟀搶了去，你哭了半天，後來我又另外給你捉了一隻更好的，你還記得嗎？

梅：（慢慢地低下頭去）

禮：後來你跟了你爹到外省去，我們一共分別了兩年，這次你回來，正想着我們以後可以永久的在一塊，誰知道……

梅：哦！學禮，不要再說下去了，那都是過去的了。

禮：媽平常是頂喜歡我，頂依我的，可是今天我怎麼求她，她也不答應，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梅：我知道，我也不怨姑媽，她不是不喜歡我，可是她有她自己的苦衷。

禮：媽的年紀已經這麼大了，爸爸又早死，好不容易把我們姊弟倆撫育大了，我真不敢再傷她的心，讓她再爲我忍受着親戚鄰居們的嘲

笑。

梅：我知道你們都對我好，總是我自己的命苦，會遭到了這樣的事情，學禮，你進去吧！

回頭別讓旁人看見，又要說閒話了。

禮：不，讓我們再談一會兒，跟從前一樣的再談一會兒。

梅：（搖搖頭）

禮：……（痛苦地埋下了頭）

梅：（半晌）學禮，我是沒有希望的了，你不要太痛苦，我祝福你將來有一個美滿的婚姻……（向門口走去）

禮：（跟上）梅，讓我再跟媽商量一下，明天你暫時不要跟你舅舅去，再不然，我求媽過幾天再接你回來。

梅：（淒涼地）那是辦不到的……

禮：（用手按在梅的肩上，輕輕地把她扳過來）

梅：我怎麼能讓你落到那火坑裏去呢！

梅：（淒涼地微笑着，可是眼淚已經不自主的

流了下來）你放心好了，我總有我自己的打算的，學禮，你不要再難過了，要自己多保重點身體才好……

禮：你……（取手帕爲之揩眼淚）

（周太太靜靜地自窗口出現）

太：（充滿了痛苦地）怎麼，你們還在這兒！

（兩人急分開）

禮：媽……

太：學禮，你出來，我有話和你說。

（學禮痛苦地望了望梅英，躊躇一會兒，不得已慢慢的走出，周太太也離開了窗口，台上只剩下了梅英在獨自哭泣，外面雨下得更

梅：（半晌，漸漸停了哭泣，抬起頭來，）明

天……就在明天……（茫然四顧）誰能夠幫

助我呢？姑媽……學禮……啊，沒有！一個

也沒有！天，叫我怎麼辦，怎麼辦呢？奮

鬥？我又沒有這勇氣，那麼……（決心的站

起走至窗前，向外面探視，回身來慘笑着）

院子裏有一口井，一——口——井……啊……

……（急跑出，接着是一聲慘叫。）

（外面人聲鼎沸，「不好了，有人投井了，

有人投井了。」學禮急跑進來，見屋內無人

，又衝出）

禮：啊！梅英，梅英……

（雨更大，幕沉重的下，梅英，梅英的呼聲

還隱約可聞。）

# 黃昏

波特萊爾原作  
子 嬰譯

是迷人的黃昏，罪人的朋友；

牠來了，像一個同謀者，步子如狼；

天漸漸關上像一個大的幽室，

焦急的人變成了鹿。

像管家的一樣，

飛來敲着百葉窗與雨簷。

穿過風中飄搖的微光，

妓女在街頭招展；

像一螞蟻，她開始努力工作。

她尋求各處隱祕的小路，

像一個兇手企求一個幫手；

她在卑污的城市中心活動，

像一條蟲躲在人身等吃。

這兒那兒廚房刺刺響，

戲院喧叫，樂隊吼號；

有助興的娛樂的筵席

坐滿了妓女與騙子，這就是宴客；

僕偃的工人又重新爬上他的床。

學究的頭沉重，

心失了凶惡的悲痛，

你是合於期望的！——天在安息，

臂老實地說「今天我們已工作了」的人物

黃昏呀，可愛的黃昏呀。對於那些伸出手

同時無理的魔鬼在空中惺忪地醒了，

還有偷兒，不停地，貪得地，

立刻要去開始工作，

輕輕地打開大門與箱子，

想要活上幾天或給太太有衣穿。

進來吧，我的靈魂，時間真嚴重，

關了你的耳朵，別聽這喧鬧。

這是病人病痛加重的時候哪！

黑夜抓住了他們的喉；

他們結束了他們的命運，向同一的地獄走

去；

醫院充滿了他們的急喘。——

許多人將不再在晚上在火旁在愛人邊

來試試那芳香的湯羹。

還有大部分人永不知道

圍爐的甜蜜且也未會這樣生活過！

## 萊蒙托夫傳記獎金

今年七月，是俄國詩人萊蒙托夫逝世百年紀念，蘇聯各地現正進行籌備紀念事宜，在總的方面，設有全蘇萊蒙托夫紀念委員會，該會特設萊蒙托夫傳記競賽獎金，作為紀念的一端，共收到各地應徵作品八十七件，評閱結果，認為並無可得第一第二獎的特別優秀作品，只把第三獎三千盧布給了莫斯科的S·V·伊凡諾夫，該書將由國家文學出版社大量印行。

# 生命的歌頌

羊

——賀H與C的結合——

生命是多麼美麗！

因為是這樣才美麗——

潔白的心印上潔白的心，

襯映心心底是最潔白的真理！

生命是多麼熾烈！

因為是這樣才熾烈——

心和心併發着火一般的心花，

心花溶和了燃遍世界的真理！

生命是多麼甜蜜！

因為是這樣才甜蜜——

拋棄了溫暖的但沉重的漫長的旅程，

連翩地投向最輝煌的真理！

裕興永金號

代客買賣

期現烱赤

總 號 寧波路二號二樓

第一辦事處 漢口路一弄一號

電話 九四七四四 九四七五九

第二辦事處 河南路錦興大廈三〇六號

電話 九六一〇五

中篇  
連載  
寒  
雪

林淡秋

一

有什麼東西比「孤島」二房東的神經更敏感呢？牠能感到「孤島」風雲最細微的變幻，「孤島」脈搏最輕微的跳動，撈錢機會最薄弱的氣息。當人口由三百萬漸漸增加到五百萬的時候，大小住宅便互相競賽似的增加著各自房間的數目。在戰前只有少數最聰明的房東幹的事情，如今是十分普遍化了：曬衣服的曬台搭起了房子，二樓搭起了二層閣，三樓搭起了三層閣，原來沒有三樓的房子搭起了假三樓。於是這些未經工程師設計的新型房間召租的紅綠條子，便在弄堂口牆壁上和大小馬路的電線桿上普遍出現了，成爲日益貧窮的房客們的目光爭奪的目標。

我們主人公的公館便是一間這樣的假三樓，月租三十二元。這在目前要算最便宜的房間，因此他房東的頭腦日夜不能安靜。房東以種種藉口（比如拖欠房錢，人口太多，晚上睡得太晚，不肯照時價增加房租，等等）每月逼他搬家，可是他早在肚子裏打下不可動搖的主意：除非房東真的挖破臉皮，把他房內東西慣到馬路上，他不搬。

那末讓我們看看他死不肯離開的房間到底好在哪裏。

房頂傾斜得厲害，房中央比普通男子高好幾尺，但向兩旁走開幾步，頭頂準會擦到房頂的石

灰，再走過幾步，便非彎身不可了。而兩邊的高度也不相同：南面牆壁比北面高一二尺。南面開一個二尺見方的小窗口，單扇玻窗有一個不方不圓的大破洞，洞口被發黃的舊報紙封住，碰到較大的風，便像阻擋不住似的呼嘯呼嘯叫起來。地板是舊得發霉的貨色，不知是從哪裏找來的板料。而且鋪得很不平整，有些怪親熱地擠在一起，有些很疏遠地離開，空出一條條比最粗指頭還粗的縫隙。這樣地板當然很不強健，載重量極有限，一隻小小的脚踏在上邊，牠也要呻吟呻吟噉噉叫痛。

富貴應該跟富貴同居，寒酸應該同寒酸作伴，這原是人世的常理。快要搬到這裏來的時候，女主人猜到自己的新公館是怎樣一個房間，便把適合於前樓的固有傢具一齊賣掉（除了幾隻皮箱），再從幾個比較慷慨的朋友家裏拾來一些跟理想的新公館非常相配的東西，使彼此親切些，合得攏來，不會格格不入。

這個打算是聰明的。你看牠們現在顯得多麼和諧，這「新」公館和「新」傢具。

靠窗放着一張番布床，跟牠成曲尺形的是一張相當大的棕繃床，兩大兩小睡在上邊，雖然擠一點，但也沒有誰滾落到地板上。還有一張沒有抽斗的小寫字檯，一個紮籐的書架，一張破板桌，一把籐椅，五隻圓板櫈，再加上燒飯傢伙和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另碎東西，也顯得很熱鬧了。幾隻沒有跟舊同伴一起被賣掉的皮箱，單獨躲在床下，好像不願或不敢跟新同伴混在一起。每樣東西雖然很調和，親切，但在房主人和房主人的客人看來，牠們好像都不安於自己的地位和生

活，時刻擺着威脅的姿勢，要跟他們的腳，腿，甚至上身搗蛋。而事實上，經驗比較少的小主人和小客人，時常被牠們絆倒的。

毫無實用的裝飾品當然很少，但也不能說沒有。要是硬說沒有的話，那斜掛在床後壁的一張放大照相便首先要提出抗議：

『那末我呢？』

這張放大照相恐怕是跟房主人相處最久的老朋友，而且跟他一生有最密切的關係，我們決不能把牠輕輕放過。雖然相架的玻璃蓋滿了灰塵，銀色雕花鏡框也塗滿了污垢，但躲在玻璃後邊的戴學士帽，穿學士裝的半身青年，却依舊眉清目秀，奕奕有神。浮漾在不肥不瘦的臉龐上的是象徵幸福和希望的微笑，炯炯逼人的鋒利目光表示絕頂聰明和偉大志願。而掛在微歪嘴角上的一絲笑意，又跟其他部份的微笑不同，牠是輕蔑和傲慢的化身。從他臉上各部份表情看來，他好像在對全世界說：『你們都是沒出息的傢伙。看我吧！哼。』

看他吧，他便是這假三樓上的家主人的前身。

他現在的面貌和表情當然跟那時不同了，但職業還是很高尚的：替受難祖國培植健全子弟的中學教員。不過你要問他是什麼學科的中學教員，那不是一句話可以答得清楚，因為他是三個不同學校和三種不同學科的教員。上午是一個中學的國文教員，每點鐘代價七角；下午是另一個中學的地理教員，每點六角；晚上是一個補習學校的英文教員，每點四角。每月經常收入八十二元



七角四分。有幾天晚上，預備好功課，批好課卷，還不想睡，集中思想，寫點文章，送到報屁股上換那麼三塊兩塊「外快」。所以總算起來，月收真不算少，快上百了，可是苦吃苦用，還是一月接不到一月。到應該付房錢時，總是手忙腳亂，忽想老着面皮向學校預支，忽又決定不如向朋友挪借，一想再想，結果總得拖欠那麼三五天。要是家裏有什麼意外開銷，例如誰要到醫院看病或進藥房買藥，那真如鄉下俗話所說，鹹蟹滷澆在癩痢頭上，急得他急性子的太太搔破頭皮。

『你總得另外找點門路才好呀！這樣生活……』鼓起兩隻小眼珠盯住丈夫的大眼睛。

『有什麼門路好找呢？這樣時勢，只好過一天，算一天哪。』慢吞吞的回答。

鼓起的小眼珠像要爆出火星來了：

『總是過一天，算一天！過不下去呀！……哼，要是我是男人……』

方學士的脾氣也像他的面貌一樣，跟穿學士裝戴學士帽時大不相同了，不可一世的自尊心和傲氣彷彿給什麼侵蝕光了。但說來奇怪，有時却比過去更躁，好像所有自尊心和傲氣漸漸變成了炸藥，積壓在胸頭，一碰到火，便要爆炸起來。照上面那樣你一句我一句說下去，往往會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吵鬧，結果除了太太和孩子們的眼淚，二房東和鄰居們的有心無意的勸解和歎息，還有一些盃盞茶杯之類遭了殃，變成許多碎片，散在地板上。

雖然引起埋藏在他胸頭的炸藥的爆炸的，總是太太不大好聽的話語和說話時的臉色和聲調，但方士豪本人却要負主要責任。這不是說他火氣太大，動不動發脾氣，拍桌板，敲盃盞；也不是

說他沒有賺錢本領，不能使一家大小過得舒舒服服；更不是說他不把賺錢本領全部拿出來，遊手好閒，死人勿管。而是說他那種古怪的矛盾性格和態度，使急性子的太太看不慣，受不住。這就是說：他在發脾氣時雖然像一隻跳蚤，但在沒有發脾氣時，却像一隻癩皮臭虫，彷彿整個肉體和靈魂都被一種毒性麻藥麻痺了似的，表面上一點不急，不愁，好像過着優裕的生活。「這樣時勢，只好過一天算一天哪！」「過」得下去，這樣說；「過」不下去，也這樣說，好像這樣一說，便什麼都解決了。太太一聽，便從下意識中飛出刺來，刺起他的脾氣，引起悲劇性的吵鬧，好像與其聽這種不死不活，葛藤似的話語，寧願讓他拍桌板，敲盃盞，讓她自己和孩子們流眼淚似的。

不過近半年來，方士豪這種跳蚤式兼癩臭虫式的性格和態度，顯然有很大的改變。對於太太有刺的話語的反應，沒有以前那麼迅速，有時甚至從頭至尾保持着沉默，彷彿沒有聽見，不理。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太太沒有話語或表情刺他，他的兩道濃眉有時也會自動皺成一團。要是在皺眉時碰巧看到床後壁的學士照，準會重重歎一口長氣，像有不可告人的大感慨。

這種性格和態度的大改變，一方面雖很複雜，但另一方面也很簡單。撇開一切枝葉不談，主要原因只有一個，一切都由這個原因直接所引起的。就是因為假三樓上多了一張番布床，多了一個比太太更難對付的老太太。

老太太在四年前跟着家鄉的淪陷和房屋的被佔領，丟掉地主家庭女家長的權威，受不住狐假虎威，突然得勢的流氓地棍對她的敲榨和侮辱，比她年輕守活寡時所受到的更毒辣無數倍的敲榨

和侮辱，不得不跑到也是地主，但沒有遭難的女婿家裏做寄生蟲。不曉得是因這勢利的親眷漸漸冷淡了她，言語表情之間或明或暗下過逐客令呢，還是因她自己脾氣特別醜，傲氣未脫，疑神疑鬼，把別人的真心血錯認作鹹菜滷呢，總之她在半年前一個清早，突然來敲兒子打在這假三樓上的公館的房門。

這對於方士豪，是一個從天上落下來的大麻煩。

問題不僅是她在她家庭經濟的天秤上加上一個支出的稱碼，而更討厭的是這個稱碼引起了一家精神生活很大的惡化。首先是太太的性子更急躁了，哭喪臉更難看了，話裏的刺更鋒利了，無罪的孩子們挨罵挨打的次數更多了。老太太雖然竭力忍耐，每天總有無數次把快要出口的言語勉強嚥下，讓牠們化成液體，從她眼角流出來，於是背過臉，偷偷用衣袖把牠揩乾。但到底也有忍耐不住的時候。……

『真是作孽！』

方學士這個想頭一點也不錯。

今天，方老太太照例第一個醒來。她又在夢中悄悄去拜訪過一次久別的遙遠的老家，回到假三樓上新公館來的時候，天剛剛亮。外面風很大，整個攔樓都給震撼得喇喇響，好像就要塌下來的樣子。番布床上邊小方窗的破洞上的舊報紙，呼嚕呼嚕響得特別厲害。在窗外的弄堂上，有人在好奇地大聲喊道：『落雪花，雪花！』老太太剛才的夢景也許就是被這聲音打碎的。

這喊聲和風聲一傳進老太太的耳朵，立刻變成了冷水，流遍了全身，引起陣陣的寒顫。墊在下邊的破被絮和蓋在身上的舊棉被，彷彿一下子更薄更輕了，簡直像兩條舊被單。小心翼翼地轉一轉身，番布床的床杠和床脚一齊發出帶有威脅性的尖叫，好像說：『你再動一動，我們就吃不下了。我們只好讓你跌在地板上。』這其實也難怪牠們，因為雖然經過好幾年的磨難，方老太太的福體依舊很胖，很重。這往往使骨瘦如柴的媳婦感到一點羨妒，一點痛苦，一點悲哀。

一醒就要起床，這是老太太一生的老習慣，曾使公公，婆婆，丈夫，兒女，甚至鄰舍都說她「勞碌命」。可是現在她早把這個習慣改過了，留下的只有一點起床的衝動，但每天都被她硬壓下去，不讓牠變成實際行動。這不是她臨老還怕別人說她「勞碌命」，她的理由在別的地方。

她以為自己的理由是天經地義，十分正當。就是旁人也不能說她的理由不對。大家都睡得甜甜蜜蜜，大大小小的鼾聲響成了一片。她一個人老早起來幹什麼呢？替潑婦（她叫媳婦潑婦）生煤球爐子，燉臉水，燒泡飯嗎？老實說，她不願意。一輩子沒有用過兒子一個銅板，沒有享過媳婦一點清福，現在落難時光，吃口現成飯難道不應該？罪過了？生兒防老，積穀防飢，這是做母親的生兒子，養兒子的目的。連女兒都養了她好幾年，何況兒子！而且她的兒子不比別的兒子，她不比別的母親。兒子三歲便死了爺，一切裏外家務一下子都壓在她一個人的肩頭，挑得動要挑，挑不動也要挑。她是用眼淚把兒子養大的，而且讓他讀書，畢業，把她辛辛苦苦守住的家產倒了一半。不望他做官發財，使她變成名副其實的「老太太」，坐官轎，吃官菜，這已經是她對

兒子的寬恕，難道還要她替媳婦做「幫嫂」？要是媳婦識相點，和和氣氣，同甘同苦，要婆婆幫點忙，還說得過去。可是媳婦是那麼潑，簡直不把丈夫和丈夫的母親放在眼裏，好像一家大小都用她吃她一樣。方老太太不比別的下賤婆婆，她看不慣，氣不過！

那麼起來不做一點事情，呆腳呆手坐在房裏等臉水洗臉，等泡飯裝肚子嗎？這也不大好。非但自己心裏有點不安，還要受那潑婦的氣。一定少不了一陣帶刺的冷話，刺得她心痛，痛得發抖，使她哭笑不得。而且兒子的眼色一定也有點異樣，好像同情老婆的辛苦，責怪母親肯不肯做一樣。這是方老太太的痛苦經驗。

她還不如躺在番布床上，閉着眼睛，假裝睡着的樣子，默默綴拾着剛才被什麼聲音打散了的美夢，也可以說咀嚼着她四年前的生活……

一座五開間的二層瓦屋躲在高高的圍牆裏，形成一個獨立的清靜的世界，真像世外的桃源。只要把兩扇沉重的黑漆大門一關，再用大門槓一槓，就鐵穩江山，任何兇猛的強盜或高明的小偷，都奈何不得。

灶間像個灶間，臥房像個臥房，客房像個客房，柴間像個柴間，廁所像個廁所。光就臥房來說，至少比這里大一二倍。一張祖傳的花眠床，又長又闊，任你滾來滾去，也滾不到床後壁，滾不到床杠。床前墊着踏床，踏床的一邊放着小櫥，另一邊放着馬桶櫃。再過去，一邊並放着兩隻釘着銅環的大衣櫥，另一邊是豎在疊箱櫥上的開面箱，紅皮箱和紅板箱。緊靠在衣櫥和疊箱櫥跟

前的是兩條清漆排橙。房窗至少比這裏窗口闊二三倍，高二三倍，糊着白紙的「格子窗」裏邊還有糊着花紙的木板「煖窗」，把煖窗一關，那怕風聲雨聲一點也傳不到你的耳跟。靠窗放着一張紅漆櫃桌，上邊放着鏡箱，煖茶箱，牌位式的大自鳴鐘。櫃桌旁邊，離掛着門帳的門口很近的角落裏，是紅漆雕花的，裝着好幾個面巾架的大洗臉架……

一切都值得留戀，值得懷念，而最使她夢寐難忘的還是那樓上的一角，那清淨幽靜的佛堂。藍綢佛帳掛在清漆素淨的佛榻前面，從佛帳中央用洞形的空隙可以看見金光燐燐，滿面慈容的觀音塑像。兩端翹起的狹長香案上邊，放入木卦，籤筒，鐵的釘山，從破落的大戶人家廉價買來的銅香爐。香案跟前是布套裏裝滿粗糠的軟軟跪墊，方老太太每天清早便跪在這裏唸她的「早經」，做她的「早禱」。

「早課」一過，「幫嫂」已經燒好了早飯，老太太吃「早素」時頂愛吃的幾樣小菜，清清爽爽地擺在灶間的小方桌上了：鶯黃的鹹菜心上滴着幾點麻油，碧綠的苔末滲着一些芝蔴，有時還加上一碟用大蒜和炒鹽拌成的豆腐，或新鮮的，從自己園裏摘來的茄子。

放下碗筷，便沒有什麼經常工作了，不過是一些應付村人來借債或還債的雜務。高興便應酬一下，不高興儘可不理。她早已度過了撐持家務的難關，兒子已經長大了，而且在大學堂裏畢業了，隨時有做官的可能。沒有誰再敢像她初守寡時一樣欺侮她。

一切被丈夫的死拆毀了的軌道，都已經重新修理好了。安閒自在的生活任她享受：冬天在石

舖的天井上晒太陽，夏天在後園大桃樹的濃蔭下乘風涼，感到寂寞，便到別人家裏談閒天。種田季節用不着起早落暗，秋收時候用不着跑晒場。忠實的佃農們會把晒得沙沙發響，一咬成米的燥穀，客客氣氣地送進她一口一口的穀倉。

如果說方老太太那時生活也有一點缺憾的話，那便是缺少一個乖乖的媳婦陪在她身邊。聰明的兒子，一切都不跟辛萬苦把地養大的母親正面爭執，獨有在最重要的「親事」上竟公然跟母親反抗：硬要「毀」掉從小定親的鄉下小腳媳婦，要了一個他頂不喜歡的「學堂生」，在外面結婚許多年了，始終沒有回鄉看一看婆婆。老太太最初是很氣憤的，一想起，便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但後來慢慢也放開了。娶不到鄉下媳婦，是自己的命；外邊學堂生一定看不順眼，還是不來好。而且這有什麼關係呢？反正只要有一點小病，床前便站滿了大大小小的鄰舍，聽候她吩咐，使喚，用不着一個媳婦給她遞茶接盞。……

三層閣裏寫字檯上的小鬧鐘，啾啾響起來了，趕走了方老太太的思想，也打成了大眠床上甜蜜的鼾聲。吃奶的小男孩，便是方老太太的小孫兒，一睜開眼睛，便用小手拍着母親的臉，抓着母親被衣襟罩住的奶房，用說不清楚的牙牙的語音向母親討奶吃。父親自然也醒來了。下半夜才合上眼睛的害病的七歲女孩，半醒半睡地叫一聲「媽」。

『小珍，你病好些嗎？』方士豪想起女兒昨夜在高熱度的重壓下喊了大半夜「頭痛」，使他預備功課都沒有心思，現在聽見她的聲音，不由得問了一句。

『熱好些了。頭還痛得很哪！』有點帶哭聲的回答。小珍完全醒過來了。

『土豪，你們要領她去看看郎中先生呀。小人的病怠慢不得。她昨夜喊頭痛，我的心都給她喊酸起來了。』老太太搭上幾句。

兒子含糊糊地答了一句。媳婦好像沒有聽見。她對丈夫說話：

『你自己好起床了哪，八點鐘了。小珍病好不好，你反正沒有力量管。』她自己也起床了。老太太連忙閉上剛剛睜開的眼睛。

『還早呀，不過七點鐘。』方土豪狡猾地微笑着。

太太從寫字檯上抓過鬧鐘，送到丈夫眼前，假裝正經地說：

『你自己看，看：到底是八點還是七點！』

丈夫噗哧笑起來：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這幾天偷偷把鐘撥快一小時。』

『你怎麼知道我把鐘撥快一小時呢？』太太竭力忍住笑。『憑空撒影。真是嬾人說嬾話。』

『我又不是傻子，怎麼不知道呢？』方土豪理直氣壯地說。『在同樣鐘點出發，從前到學校早已上課了，這幾天却離上課還有半點鐘。』

方太太終於笑出聲來了，孩子似的真笑。但立刻又扳起一副鐵面孔：

『就算我撥快一點鐘吧，你也該起床了。賺別人銅鈔老是遲到，脫課，是應該的嗎？要是我



是校長……」

「請你不要吵好不好？」是不高興的聲音，頭往被窩裏一鑽。「讓我再睡半個鐘頭吧！」語氣又帶有哀求的意味了。

「哼，從沒有見過這樣懶的男人！」方太太知道沒有辦法，也就不再堅持了。

閉着眼睛的方太太的耳朵並沒有聾，而且耳朵孔又沒有什麼東西掩住。她老早想說話了。真是一個狠心的潑婦！丈夫天天晚上做事做到一點鐘，天天早晨又逼命一樣逼他起床。你眼睛並沒有瞎掉，難道沒有看見他臉孔一天天瘦了？沒有看見他眼皮腫起來了？你耳朵沒有聾，難道沒有聽見她常常喊腰痠，腳麻，頭昏？還要私底下把自鳴鐘快撥一點鐘，故意讓他少睡一個鐘頭。從來謀殺親夫的，便是這一類狠心的潑婦。要是照她的老脾氣，她非咬牙切齒教訓這潑婦一頓不可，也許還要暗示兒子打她幾拳，使她曉得方家規矩，下回不敢如此。然而現在，不知怎的，她始終不敢正面替可憐的兒子辯護一句，只是睜開眼睛，故意讓她們盯住窗口，好像剛剛發現似的說：

「啊啲，外邊落雪哪！怪不得這樣冷！」

「學堂生」到底是聰明的，她好像猜到了婆婆說這句話的用意。嘟起嘴巴，針鋒相對地自言自語道：

「要賺別人銅鈔，不管落雪落鐵，總得起床。怕風怕雪，只好呆在家裏做大少爺。」

方老太太心火一閃，心臟好像突然膨脹起來，癢得難熬的喉嚨動呀動的，像在十分困難地嚙着什麼東西。可是結果還像是以前許多次一樣，咬緊牙關把怒火硬壓下去，一聲不響。在家鄉做慣了要說就說，要罵就罵的「女霸王」，現在却童養媳似的不敢隨心說話，這其中的原因，恐怕連她自己也似懂不懂的。

她只感到強烈的復仇的希望，希望兒子替她出口氣：偏偏不聽潑婦的話，偏要再睡半個鐘頭。然而兒子像故意跟母親的希望搗蛋似的，突然一滾身從被窩裏掙起來，顯然受了潑婦話語的影響。這使老太太氣上加氣，剎那間她恨兒子簡直比恨「潑婦」還要厲害：賤坯，你現在翅膀硬了，自己會飛了，所以只要老婆，不要娘了！

「唉，真落雪！」方士豪迷細眼睛向小方窗看了好一會。「糟糕！皮鞋底有個大洞，雪水濕到腳底真有點吃不下。套鞋又不尷不尬，不穿皮鞋，太大；套在皮鞋外邊，又太小，套不進去。」

把蓋在棉被上的大衣往身上一披，一動不動呆坐在被窩裏，好像不敢跳下床來。

「都是你自然作孽呀，畜牲！」方老太太三分高興七分痛苦地想。「好好姑娘硬要「毀」掉，現在却在這潑婦手下吃這種苦頭！」

三分出了悶氣似的「高興」立刻消逝了。十足的痛苦使爲母的心有點酸溜溜起來了。

「潑婦」在房門外生着煤球爐子。破焦扇發怒似的唏嘩唏嘩地響着，帶着強烈煤氣的濃烟從

敞開的房門口衝進來，永遠不肯消散似的在房內盤繞，使得大大小小一齊咳嗽起來。尤其是害病的女孩，把全身的血都咳到臉上來了，疲倦的眼睛罩滿了淚水。本來乖乖躺着自言自語的奶孩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小手拚命揩着緊閉的小眼睛。

方老太太重重歎一口氣。

「把門關一關呀，雪珍！烟死了。」是方學士的聲音。

沒有回答。也沒有誰關門。

老太太又歎一口氣。

方士豪在肚子裏倒抽一口長氣，皺起眉頭，偷偷給母親瞥了一眼。於是一把拉開蓋在腿上的棉被（他忘記了這樣會使睡在另一頭的害病女兒受到冷風），跳下床來，渾身抖索着，筆桿似的裸腿豎起無數青白色的汗毛孔。憤憤衝到門口，把房門用力一關：嘭！

回到被窩裏穿襪子和從未換過，一點也不衛生的衛生褲。

已經衝進房來的煤烟始終沒有消散，牠找不到一個出口。誰也沒有想到開窗，因為外邊是風，是雪！

小孫兒哭得更厲害了，祖母的心給哭得酸起來了，好像昨夜孫女喊頭痛的聲音一樣。她不得不掙起身來，慌忙穿好衣服，把小孩抱了起來，給他裹上一件大人的衣服，用手板揩掉他的眼淚，把他緊緊抱胸在前，輕輕撫摩着他的背脊。

懂事的孩子不哭了，慢慢從祖母胸膛掙開來，用圓圓的小眼睛直望着祖母的臉龐，好像告訴她什麼，又好像要求她什麼。像有春陽掠過她冰冷的心，方太太不由得感到一陣溫暖。

『乖囡，哦，乖囡。叫爸爸等一會買糖給乖囡吃。……』

老太太的聲音突然停住，微笑的老臉顯出一點驚惶。因為她的大腿感到又熱又濕，像有滾湯澆下。她連忙把小孩憑空端起來，在自己腿上一看，便忍不住驚叫起來：

『唉，小畜牲，又是尿！把我夾褲都濕透了……怪不得剛才那對小眼睛……我老昏了，沒有想到……真是冤家，你叫我拿什麼褲子換……』

方士豪帶着抱歉似的微笑看一眼母親：

『糟糕！你讓他哭好了，抱他幹麼？小孩子多哭哭反而衛生。』

母親生氣了：

『我心腸沒有這麼硬呀，所以每次自討苦吃。……』

方士豪想不到這幾句平常的話又傷了母親的心，刺起她的牢騷。他感到一點說不出的痛苦。他轉臉對門口喊道：

『雪珍！雪珍！小豪拉尿哪！』

是因為房門關着的緣故呢，還是雪珍假裝沒有聽見？總之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倒是方士豪的希望：他和母親可以少受一點閒氣。因為雪珍的回答是很容易想像

到的：

「我只有一雙手呀！你換一次尿布也不罪過罷。小孩人不是我一個人的……」

方學士早已穿好襪子和衛生褲了，跳下床，從板檯上衣服堆裏翻出幾塊尿布，走到母親跟前，柔聲柔氣說：

『媽，我來換。』

老太太一把奪過兒子手裏的尿布，蹙着眉頭說：

『你去，去。』

方學士無奈何地苦笑着。

這時候，「潑婦」剛剛推進房門，老太太那種氣虎虎的聲調和神氣，立刻在媳婦的表情和動作上引起加倍的反響。像老太太從兒子手裏奪過尿布一樣，她從婆婆手裏奪過孩子，一把扯下孩子身上濕黏黏的尿布，咬緊牙關在被熱的液體燙紅了的小屁股上拚命拍着：

『爲什麼這樣不爭氣，不爭氣，討厭鬼！把你打死，倒少受氣……』

小孩子的哭聲像屠檯上的小豬的叫聲。

方老太太的嘴唇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血色，變成兩片像疾風中的樹葉一樣抖動的烏青。然而依舊沒有作聲，她一時氣得找不到適當的話語，只用冰霜一樣的冷眼望着兒子的臉色。

母親的眼色是一滴滾油，落在兒子的怒火上，他的臉色也像母親嘴唇顏色一摸一樣了。

『你不要太不識相！你……』方學士心上的苦杯已經流盡了最後一滴耐性，整個三層閣和閣內的家具都在他眼前旋轉起來了。

『不好打嗎？不好打嗎？他是我自己生出來的……偏要打，要打……』

除了這顆顆鎗彈似的話語，還有小屁股上更響亮的啪啪聲和小屁股的主人更刺耳的哭叫聲。半年來委曲求全的痛苦生活把方學士跳密式的老脾氣磨煉得更強悍了。

『你給我滾出去，賤坯！別人對你客氣，你以為福氣。要是沒有媽媽住在這裏，我早把你這副賤骨頭敲得粉碎了！』

骨節嶙峋的拳頭在破板桌上狠命擂了一下，一隻盆子跳到地板上，砰的一聲，變成了許多大小不一的碎片。

在方太太發狂似的哭聲和頓腳聲中，老太太連忙顫巍巍地站起身來，走上幾步，面對兒子地隔在夫婦倆的中間：

『士豪……』

方太太的喉嚨被什麼塞住了，再也說不出話來，儘管兩片嘴唇不停地掀動。兩顆閃亮的水珠突然從她還粘着眼屎的眼角裏滾了出來。

兒子的拳頭還在發抖：

『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變到這步田地呀，潑婦……』

是的，誰想得到呢？這便是現實人生的奧妙！

在此後的幾分鐘內，在大大小小的哭聲的交響中，透過他自己模糊的淚水，透過十年來，尤其是四年來塗着鐵鏽似的特別黯淡的生活，我們的方學士的思想閃電似的照亮了黃金一樣閃光的戀愛生活的斷片。……（本章完，另章待續）

## 美國兩短篇小說前驅逝世

最近美國文壇不幸損失了兩個短篇小說的前驅者：短篇小說作家安特生（Shirwood Anderson）和短篇小說編選家奧勃林（Edward J. O'Brien）。安特生在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生於俄亥俄州，所作短篇小說以人物描寫深刻，文字簡潔明白。稱，不過近年來似已有年衰才竭之勢。他是今年三月八日在旅行途中逝世的。奧勃林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日生於波斯頓，自一九一五年以來，每年分別選編英美最佳短篇小說集，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英國逝世。美國惟一專載短篇小說的“Story”二月刊，今年元創刊十週紀念，其五六月號選刊十年中所載最佳小說十二篇加入新作一篇，作為十週紀念號，同時即把它獻紀念安特生和奧勃林二人。

# 中國企業銀行

上海：

四川路三十三號

電話：

一六九八〇

## 展期加利儲蓄

◀有活期之便利

▶享定期之利息▶

# 製創國同客密秘

## 歐化現成西裝

現或西裝  
選擇簡便  
式樣摩登  
出品高貴  
精工裁製  
穿着伏貼  
資本雄厚  
定價低廉

### 中一服裝公司

霞飛路薩坡賽路轉角

# 婚姻大事

## 豈可草草

訂婚，結婚，為人生過程中最可紀念之大事，如草率舉行，則失去紀念之真諦。故當婚禮進行之時，無論為訂婚或結婚，對昭告親友給予深刻印象之證物，不可不預為綢繆也。婚禮證物之最有意義者，首推冠生園生字蘿果，不僅花式繁多，內實名貴；而且生字商標，口采吉利，婚禮採用，有一貴子早生一之預兆，購者喜悅，受者歡迎，所以在婚姻大事上，採用冠生園生字蘿果，實佔其重大成份也。

冠生園蘿果部電話九七〇  
一四如家詢問當即派員送樣以備選定



# 新文叢之一「獸宴」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文叢社

郵政信箱三四〇號

出版者 新文叢社

本 刊 字 不 得 轉 載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

本輯售價壹元肆角正

## 廣告刊例

	全	半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封底	三〇〇元	—	—	—
封裏	二五〇元	一五〇元	—	—
特別地位	二〇〇元	一二〇元	七〇元	—
普通地位	一五〇元	一〇〇元	六〇元	三〇元

圖畫製版按價照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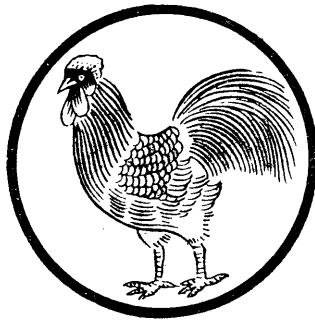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8171B

# 上海經綸棉織廠出品

最著名 最耐用

軟  
毛  
巾



雄  
牌  
鷄

註冊商標禁止假冒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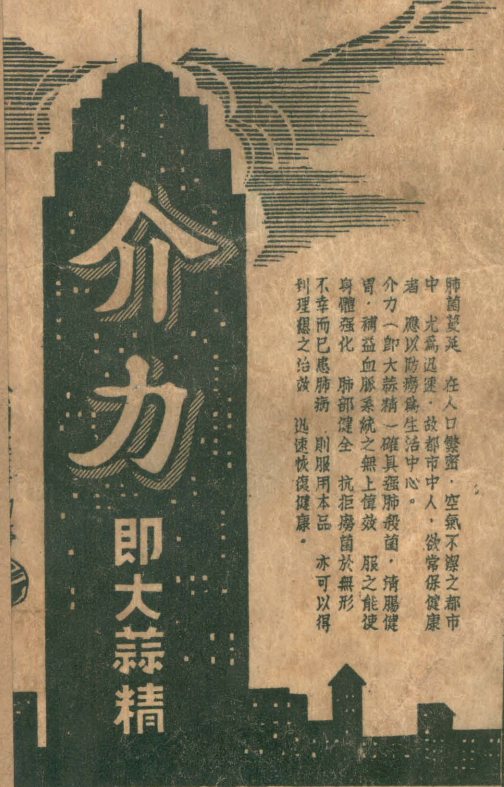
## 裕昌祥毛巾行

上海公共租界貴州路十九號

電話掛號：二四六三

電話：九五四七

1為癆防以應活生市都



介力  
即大蒜精

肺菌蔓延。在人口繁密。空氣不潔之都市  
中。尤為迅速。故都市中人。欲常保健康  
者。應以防癆為生活中心。  
介力一即大蒜精。確具強肺殺菌。清腸健  
胃。補益血脈系統之無上功效。服之能使  
身體強化。肺部健全。抗拒癆菌於無形  
不幸而已患肺病。則服用本品。亦可以得  
到理想之治效。迅速恢復健康。

藥宙字海上

七二三一話電 號七十四里寧承路南河 所行發